

凤云花之语

莲花的花语是信仰。

以前，埃及人的丧礼上一定供奉着莲花，以祈死者能再生，因为，埃及人相信人死后还会复活，像替法老王建造金字塔，乃是准备复活后使用，所以，莲花在这个信仰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莲花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神话。

罗马神话中的女神 N y m p h a ，是个住在海边的美丽女神，深受众神与男人的爱慕与崇拜，而在众多的水生植物中，莲花最娇艳美丽的。所以，莲花有“花中皇后”之称，故莲花的属名就叫“N y m p h a e a”。

而另一个神话则源自德国。传说古代的德国人认为阴森恐怖的沼泽中有恶魔——水妖。

而水妖为了引诱过路的行人，常化成清丽脱俗的莲花，诱骗人们上前采撷而使其失足跌入水中，所以德国人认为莲花是不祥之物。

凤云想起达摩祖师说：“污泥也能生好莲——”也许，莲花最特别之处是在于它的——出污泥而不染吧！

序幕

黑氏家族——是一个情妇世家，同时也一个备受“诅咒”的家族。

传说中，在不知多少年前，曾有一个女人，她身着素袍，一脸哀戚地面对屋檐下以缠困好的绳索，她默默流着泪，心中累积翻腾的仇恨像烧不尽的大火。

“可恶的黑家女人，竟然抢走我的丈夫……哼！在我上吊自缢之前，我——诅咒姓黑的全家族，世代绝子绝孙。我死后更要变成厉鬼，让你们黑家子孙不得安宁，不得好死……”她的“诅咒”，居然从她断气的那一刹那，开始紧紧尾随着黑家的子孙。

在那之后的许多年，“诅咒”竟然成真。中国人一向讲究“多子多孙多福气”，可是，时至今日，对于曾遭受诅咒的黑家而言，全世界绵延的子孙人口数，竟只剩下寥寥十人而已。

这个“情妇世家”每一代子孙都身受诅咒——只要成为男人的情妇，或抢了别人的丈夫，必惨遭横祸，死无葬身之地。

所以，目前硕果仅存的黑家十位女孩儿，不管她们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她们都面临着这骇人的“诅咒”。

如果，这真是她们注定的命运呢？她们能躲得过吗？

第一章

龙，对于中国而言，是独一无二的尊贵象征。

龙之于中国人，是天地间最崇高的尊者，更是不灭的精神图腾。

龙，就是王。

龙霸天，就像是中国的尊龙，他是“龙帝国”的统治者，是一位帝王。

“龙”这个姓，虽然很中国化，但龙浩介却是一位道地的日本人，他成立“龙集团”，建立一个能在日本呼风唤雨，号称第一的最大财团。

而他的儿子龙霸天则更是青出于蓝。龙霸天将整个“龙集团”重新整顿扩编，合并成“霸天财团”，同时也成为一个能在世界商场上叱咤风云，不可一世，令人不容小觑的“龙帝国”。

霸天集团是一个世界性的跨国财团，而龙霸天更是一位令人闻之色变的“冷血帝王”。

传说中的龙霸天，若想并吞他人的财团，就像喝白开水般容易，简直就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家事”；传言他杀人不见血，薄情寡义，无心无肺，冷酷残暴，所以，人人称龙霸天为“冷血帝王”。

人们对于好奇的事物，总免不了有许多揣测，尤其龙霸天又是富甲一方的“帝王”。传闻中的他有着微鬃的身棕色短发，他一向蓄着很正式的绅士头，总是西装笔挺，英气逼人，他的体格壮硕，活脱脱像尊比例均匀的雕像。而且，他俊俏的脸上有着一对极具魔力的黑眸，能蛊惑每个女人的三魂七魄，能令女人神魂颠倒，为之疯狂。

人们想像中的他是个风流倜傥、浪荡不羁、声名狼藉，道道地地的猎尺高手。不管他走到何处，只要是伫立在女人堆中，他天生摄人魂魄的魅力，就足够震慑人心了。

这些都是充斥在市井小民，街头巷尾的八卦小道消息。

而真实的龙霸天，商场上的人唤他为“冷血帝王”，他着实相当的“冷血”，对女人也不例外。

他对女人的态度只有四个字可以形容——酷到极点。

他冷血到对女人毫无感觉，他的情人就是事业，他的情妇就是“龙帝国”，他的妻子就是“霸天集团”，他是名副其实的“冷血帝王”。

龙霸天的母亲冷玉浓，也许是求孙心切，竟明目张胆、大摇大摆地替他——“龙帝国”的帝王——招揽情妇，供龙霸天“传宗接代”用。

冷玉浓一共挑选了十二位情妇，并命令这些情妇进驻龙宅供龙霸天“使用”。

人人见得龙霸天有十二个妾，更加相信他是个风流大哨，道地的玩世不恭的花心大萝卜。

所以，“猎尺高手”的称号不胫而走。

而他的母亲冷玉浓听见传言，竟还大笑道：“我儿子龙霸天是帝王呢！如今仅仅拥有十二个情妇，算得了什么？”但对龙霸天而言，有无这十二位情妇，根本没有差别。

时过多年，他依然未在十二个情妇身上蓝田种玉，冷玉浓报孙之心依然落空。

而她，已等不及了……

龙霸天虽然姓“龙”，不过，他并不是龙浩介的婚生子，他其实是一名私生子。而冷玉浓，则是龙浩介众多妻妾中的一名小姨太。

龙家有个不成文的“家规”——能继承龙集团的“候选人”，未必是正房的儿子，每个孩子必须先从母姓，不从父姓，只除了——龙浩介从众多而女中，遴选出“龙集团”的继承人，才得以改姓为“龙”，由此可知龙浩介重视的是能力，而不是血缘。

龙霸天就是从父亲妻妾的而女中脱颖而出的。他虽是私生子，但他毕竟是这财团的接班人。从此，龙霸天的母亲冷玉浓才得以在龙浩介成群的妻妾中出人头地。她仗着有龙霸天做后盾，行为简直是无法无天。

龙浩介其实有着黑道世家的背景，所以，他所领导的“龙集团”，具有相当浓厚的黑道色彩。而龙霸天接手后，他除了作风更是狠、快、准外，他也比龙浩介更狡猾、阴险、高深莫测，玩弄人于鼓掌之间……这些“特点”，即使他的父亲龙浩介也望尘莫及。

目前，野心勃勃的“龙帝国”领导人龙霸天看中了台湾的一块千顷土地，也虎视眈眈地想得到它，不过，——他厌恶有黑道强势手段干预，他喜欢“白”道的温和手腕，所以，动脑不动刀是他一贯的“蚕食鲸吞”策略。

他飘洋过海从日本飞向台湾，坐镇霸天财团在台湾的总部——位于敦化北路上的霸天大厦，一幢七十层楼高的豪厦。

龙霸天此刻正坐在霸天大厦总部内的总裁室。

四方的玻璃倒映出他雄伟的英姿，以及那张不苟言笑的酷脸。

落地窗外的人群来往不息，车水马龙将台北市内的大街小巷挤得水不通。

霸天大厦内的龙霸天，这位天下第一的帝王，他眼底所见的尽是星光灿烂、明月如钩的夜空。

冬天到了，所以，天黑得特别快吧！他自忖。

蓦地，龙霸天冷酷地旋过身子，面对他的部属中森耀明，他一丝不苟地质问：“那块土地，处理的进度如何？”音调中的寒意渗进人的骨髓。

中森耀明与龙霸天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中森耀明是龙浩介第六个小老婆中森春子所生，而他不是龙集团之继承人，故只能从母姓。

中森耀明负责霸天集团在台湾所有的营运，他也算是年轻有为、努力踏实，加上具有不输龙霸天的经商才能，而且两人年纪相仿，使得龙霸天相当倚重他，并任命他为霸天集团的副总裁。

中森耀明犀利的双眸，从头至尾，仔细端详眼前这位“帝王”，他不禁含笑想着：有谁能料到，这世间竟有如此年轻的帝王？中国的历史上除了溥仪五岁登基，及乾隆二十岁继任外，现在这世上，不论是君王、总统或公司财团总裁，谁能像龙霸天如此年轻就能独当一面？龙霸天向来神龙见首不见尾，只听信“传闻”的人猜测龙霸天有一定的岁数，因为他具有的睿智、远见和威望，应是四十多岁的人才能拥有，才够格成为一位“帝王”。

唉——中森耀明微微叹口气。可惜，大家都估计错误了。因为这位帝王——竟还未达三十而立，他只有二十七岁而已。

帝王应是得到全天下后，绝对的游戏人间，奢侈糜烂、放浪不羁的嘻笑度日，身边美女如云……但是龙霸天的生活并没有落入这样的公式。

他依然不近女色，对女人的殷勤毫无感觉，他只是耗尽精力不停地工作，不断扩大他的“龙帝国”。

世人都谣传龙霸天有着一张玩世不恭的脸，是名副其实的花花公子。其实，龙霸天的外貌只能以具有“王者之风”来形容。

他给人的感觉很冷、很酷，很有威严，一副天生的帝王相，凡是见过他的平凡人，铁定会震于他的威仪。

尽管是现在，中森耀名对上龙霸天那对冷然的眸子，竟也感到一丝寒意！

他一五一十地详细报告：“龙少爷，那块土地……霸天集团已收购了十分之九了，剩余的十分之一，我们……遭遇了某些困难。”他老实叙述。

“困难？”龙霸天黑眸冷冽睨中森一会儿，不疾不徐道：“哦！居然有事能难倒‘龙帝国’？”“在T区这块土地的南边，有近二百坪的土地，是属于一位姓黑的妇人所拥有。”中森耀明解释。

龙霸天道：“怎么？她不肯卖地吗？”“不！不是。”中森耀明苦恼道。

“再怎么说明，我们是采‘怀柔政策’；收购价格比市价行情多三倍以上，拥有那些不毛之地的人应该没有理由不接受这种上好的条件。只不过，我们的运气不好，在采取收购行动前，这位黑姓妇人竟然逝世了，使得这块土地的继承权转移到她女儿身上。于是，麻烦事也随之而来。”“为什么？”龙霸天紧锁眉头。“她女儿有这么难搞定吗？”“这……”迟疑了一会儿，中森耀明坦承道：“一点也不错，事情出乎我们的意料。”龙霸天闻言，双眸闪烁，直言不讳道：“那大家还真是无能啊！”语气相当讽刺。

“是的，我们无能。”中森耀明垂首致歉，他无奈地说明：“根据我们的调查，黑姓妇人的女儿名叫黑夜怜，今年才十岁，生父不详，从未向户政机关报过户口，也没上过学……这些都不打紧，毕竟不管如何，她都拥有这片土地的继承权，她与她母亲的血缘是不能漠视的，但是——”他顿一顿又道：“谁知道，她这女儿竟然是……是个智障儿。”“智障儿？”龙霸天大惊失色。“怎么会如此呢？”“我也不知道。”中森耀明报告道。“其实，我们看中的这块土地，在台湾，根本是人烟罕至、寸草不生的穷乡僻壤，要收购根本是易如反掌。但在这同时，我们得知有一位黑姓妇人拥有二百坪土地的所有权，而且，这位妇人早已卧病在床好多年，她或许因生病而丧失了语言能力，所以，没能好好教导她的女儿。十岁的黑夜怜竟不太听得懂中文，也不太会说话，反应相当迟缓，好像只有五岁的智商……台湾政府的社工人员判定她是名轻度智障儿。”黑夜怜？名字颇特殊的台湾女孩，龙霸天暗自叹了一口气。“这对我们收购她的土地又有何影响？”“龙少爷，你有所不知。”中森耀明侃侃而谈。“我想，各国的法律应该都有明文规定，只要是犯罪被褫夺公权以及精神异常者，法官都可宣告他们为禁治产人。如今黑夜怜是名智障者，没有能力管理她名下的财产，政府有‘权力’将她送往启智学校接受特殊教育。

若她的智力一直无法成长，她名下的土地所有权，可能会转移给台湾政府——充公。”龙霸天闻言，双唇抿紧，沈默了好一会儿，才吐露出几句坚定的话。“我绝不容许这块土地变成台湾政府所有。我也绝不允许收购这块土地的计划失败。我更不能容忍将在这块土地上进行的规划有任何‘闪失’。”他依然傲气腾腾。

龙霸天双眸闪烁着前所未有的野心，这令中森耀明十分纳闷。他唯唯诺诺问道：“龙少爷，我……实在不懂你的心。”他深呼一口气，有点以下犯上的意味。“你已经得到全天下了，你并不差这块土地啊！你有必要如此处心积虑地为了那块荒漠之地绞尽脑汁、不择手段吗？”龙霸天挑眉冷冽道：“绝——对——有——必——要。”中森耀明有好多无解的疑问。“就为了要

在台湾盖一座超越美国迪士尼的游乐场？龙少爷，以我经商多年的经验来‘盘算’这笔买卖，我认为绝对是划不来的。由土地收购开始，到开发建设完成，起码要花六至八年的时间，再加上人事费用，成本将在上千亿日币左右。

而把这些时间和精力用来投资短线的期货、股票、债券，绝对是财源滚滚而来，更能让霸天财团站稳领导商界的地位。”中森耀明滔滔不绝地阐述着。

而龙霸天对中森的话置若罔闻，他还是十分坚持。“不管怎样，那笔土地，我是势在必得。”中森耀明真的不能理解，为何龙霸天会对此次计划如此执拗？此刻龙霸天的表情看起来莫测高深，没人能忖度他的心思；玻璃窗上倒映着他刚毅的轮廓，冰冷的表情，但是他的双眸却是熠熠生辉，因为，他的眼瞳中出现一幅画——一个无忧无虑的儿童天堂——游乐园。

在没有保镖、安全人员护卫下，龙霸天独自一人驾着莲花跑车离开霸天财团，前往台湾内湖的宅邸，这是龙家人在台湾建造的豪宅。

不同于以往，此时此刻，这座最高级的别墅正是灯火通明，显然，龙宅有熟人来访。

龙霸天的母亲冷玉浓带着十二位她挑选给儿子的情妇，一起飘洋过海来台湾。

龙霸天停好车子，冷眼看着冷玉浓及十二位女人趋前热忱地欢迎他回家，这盛情真可感动天地。可惜，龙霸天硬是不领情。

他表情透露着不耐烦，但口气还算尊敬。“妈，您不顾舟车劳顿来到台湾，可有什么指教？”冷玉浓自在地答道：“你不回日本，我当然就来台湾探望你啊！我还不带这十二位情妇，供你在台湾‘暖床’用！”望着十二位貌美如花、婀娜多姿的情妇，龙霸天忍不住嫌厌地道：“妈，你闹够了吗？我可真的是受够了。”语毕，他旋身大步迈进大厅，可是，冷玉浓依然不放过她的儿子。一声令下，十二个情妇已发挥八爪章鱼的功力，努力地服侍、讨好这位帝王。

她们七手八脚地替龙霸天脱鞋、穿鞋、解下外套，为他沏茶、捶背、捶腿、放洗澡水、为他刷背……一番折腾下来，当龙霸天再次出现在和室时，已是一身庄严的深色日本和服。

他英俊挺拔，一副权威的帝王样，盘坐在冷玉浓的对面。

冷玉浓慈蔼地注视着她的儿子。“来！这是母亲亲自为你沏的人参茶，为你补体力用的，喝吧！”她把茶递给龙霸天。“我好关心你啊！孩子在台湾过得好吗？”不过，龙霸天不为这些表面的话语所动，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的母亲，眼瞳中透露着冷酷无情。

冷玉浓虽然有五十岁的年纪，其实还是个相当漂亮的妇人。过度的保养，使她的肌肤仍然光滑细致，称得上得天独厚的曼妙身材；而且现在的她受龙浩介的独宠，集权力、名望于一身，使她更显雍容华贵，益发突显她尊贵女王的模样。

她所有嘘寒问暖之词，在龙霸天听来，全是假情假义。

龙霸天单刀直入地说：“妈，我来台湾是为了公事，而且我也有一半的台湾血统，不是吗？我希望你能回日本，顺道把十二位佳人带走，越快越好。”他说话毫不带感情，更遑论母子之间的亲情了。“最好是明天一大早就走。”“孩子——”冷玉浓露出伤心的神色。“怎么，你这么不欢迎你的母亲和我

为你遴选的十二位佳人？我只是担心你的年纪也老大不小了，却还没一个中意的女人能为你生儿育女……”“少来！”龙霸天讥诮讽刺道。“你可以利用任何人，但话别利用你唯一的儿子。从我接手‘龙集团’以来，你也算是掌握大权之人，你为所欲为、无法无天，但是，碍着你是我的母亲，那些大妈、小妈不敢对你如何。你根本已是恃无恐，除了我之外，你是第二个能控制‘龙集团’的人。这样，你还有何不满？妈，有些事适可而止就好，别太过度了，那样会招致天妒人怨——”他暗示着。

“你——”冷玉浓目光一下暗起来，她双拳紧握道：“你何必如此翻脸不认人，我也只不过是想要个孙子罢了，你爸爸想抱孙子——”“孙子？哼！”龙霸天轻鄙地笑了笑。“要孙子还不容易？龙浩介有数不清的儿女，叫他们其中一人随便生一个不就得了！”“不！别人不能先怀龙家的第三代继承人，只有你，我必须抢在所有龙浩介的妻妾之前，让我的儿子先生下继承人，我必须先驰得点，也好更加取悦龙浩介及掌握龙家第三代的权力——”终于，冷玉浓说出她的“伟大计划”。

“取悦？权力？”龙霸天猛摇头。“为了这些，你可以任意牺牲你为我准备的十二位情妇？她们根本就是生孩子的工贝嘛！妈妈，我拒绝利用她们，因为我不喜欢到处散播我的‘种子’，我无法容忍我的孩子成为私生子——”话毕，他站起身来。

冷玉浓却猛地抓住儿子的手，她翘望龙霸天毫无表情的英俊脸孔，颇无奈地道：“我明白，你很恨自己私生子的身分，但是，我除了没法给你龙浩介婚生子的名分外，我可曾让你受寒受？如果当年我没有委身做龙浩介的妾，今日，又怎会有你龙霸天这位帝王的产生呢？”见龙霸天不语，冷玉浓又振振有辞道：“霸天，别恨你的父亲，你虽是私生子，但是，我敢肯定，在他这么众多的子女中，他是最疼爱你的，不然，也不会只有你姓龙，对吗？”冷玉浓微微叹口气。“其贤，男人嘛！大丈夫三妻四妾，再正常不过了。”“是吗？”龙霸天不以为然地道出心中“真正”的想法。“也许吧！不过，我不觉得我是大丈夫，所以，我不会拥有如云的妻妾；而且，我憎恨在大丈夫身旁的那些三妻四妾，她们那些不要脸的女人，只会跟别的女人抢丈夫。”语毕，他挣脱母亲的手，头也不回地离开，只剩下一脸错愕的冷玉浓。

冷玉浓踉跄瘫倒在地。龙霸天刚刚那一席话，深深刺伤了她的心——原来，她的儿子竟然恨她！

这是什么世界？她辛苦怀胎十月的儿子，竟然嫌她是不要脸的女人！

她有些凄然地咬住自己的食指，一脸无法接受这个恶耗的神情。

身为女人活在世上的意义是什么？她的丈夫龙浩介有许多的妻妾，根本无法完全属于她；而她唯一的儿子，她“认为”可以倚靠一辈子的儿子，竟然瞧不起她！？哼！男人、丈夫、儿子，没有一个是好东西，没有一个是可以让它依靠的。她只能靠自己，而她所拥有的又是什么？她突然大彻大悟——对了，就是权力和金钱。

是的，即使拚上性命，她也要掌控这一切。

今天，一个艳阳高照的好日子。

淡水三芝一带虽然是晴空万里，但是却处处显露着邪恶、丑陋之气息。

中森耀明与属下二十余人，及首脑人物龙霸天，驾驶着豪华轿车，前来勘测这块千顷的土地。

其实，勘测土地只是藉口，真正的用意是来探寻这位据说只有十岁的智障女童——黑夜怜。

龙霸天还未想到用何种“策略”才能得到这块即将充公的二百坪土地，一个跨国财团与当地政府争地，而他究竟有多少胜算及筹码呢？车子驶向这一大片山明水秀、鸟语花香的美丽土地，这里依山傍水仿佛人间仙境，是一块未开发的处女地。龙霸天几乎立即喜欢上这里，也更肯定用这块地来开辟游乐场是最佳的抉择。

望着远方一间破旧不堪的小木屋，中森耀明道：“龙总裁；前方那一片地就是属于黑家的。”说着，耀明已将车停在窄小的巷道内。他停好车，转身问道：“要下车瞧瞧吗？”龙霸天颌首，中森耀明立即恭敬地为龙霸天打开车门。

龙霸天器宇轩昂地下车，两人随即走进层层叠叠的绿竹小径内。

小巷道好窄，不过，一会儿柳暗花明，前方突然宽广起来，映入眼帘的是一大块绿油油的草原，中间是那幢小矮屋。

中森耀明恭敬问道：“龙总裁，要进屋看看吗？”龙霸天点头后，一行二十余人，个个衣装笔挺，踏过草地上的泥沼，渐渐走近那幢小木屋。

越走向前，龙霸天发觉房屋的另外一侧也有巷道直通大马路，而巷道内竟停着一辆白色的厢型车，车身写着“省立启智学校”六个大字。

木屋内传来阵阵的尖叫嘶吼声、铿锵声、碎裂声，也有男人咆哮的声音。

“走——走——你必须跟我们走，这里已不属于你了。”偶尔伴随着“哎哟，你竟敢咬我……”的声音。

“想不到台湾政府机关办事效率如此快速呢！”中森耀明揶揄道。“太不可思议了！”“没错。”龙霸天淡然笑道。“所以，‘龙帝国’更不能落于人后。”说着，他率领这些属下一起走入屋内。

木屋内的状况简直是惨不忍睹。

这个小女孩一定是黑夜怜吧！她显然不想离开这个破烂的小木屋。

她死抓着床沿不放，双手都瘀青了，而且，很明显的，她与这些社工人员有过一番的筋斗；她受了伤，头发凌乱，嘴角有血丝，四肢都有伤口。她哭得泪眼婆娑，也不懂得说话，所以她只能用行动表示，她一直“咿咿啊啊”不停，她张牙舞爪、拳打脚踢，她不仅在折磨自己，也在折磨这些社工人员。

这一群社工人员顿时束手无策。眼见有一群陌生人闯入，他们大惊失色地叫嚷：“你们是谁？怎敢侵入国有地？”龙霸天文风不动，中森耀明代为发言。“这块地不会属于台湾政府，只会属于我们。”他用带着浓厚日本腔的中文说明一切。

“你们是？”这一群社工人员开始觉得不太对劲了。“你们是日本人？”“没错。”中森耀明道。“我们属于霸天集团。”霸天跨国集团——一个文明天下的“龙帝国”！

社工人员面面相觑，其中一位带头开口道：“我们不管你们私闯这块国有地有何意图，不过，我们现在正在执行公务，请别打扰我们，我们奉命带走这名女孩。”语毕，他用力扯住黑夜怜的手臂，她哭得更大声，也叫得更凄厉了。

龙霸天的属下愣在原地，谁也没有作声，大家都在等龙少爷的指示。

一副如墨的太阳眼镜遮住龙霸天高深莫测的黑眼珠，他用不着边界的语气说：“你们凭什么带她走？”他指着尖叫不停的黑夜怜。

“她是智障儿，现在无依无靠，启智学校是她最终的选择。”社工人员解释。“我们有社会局发出的公文，我们有职责这么做。”“是吗？”龙霸天挑眉，突然间，他大步迈向黑夜怜，在她面前蹲下身。

“小心！”社工人员警告。“她不是正常人，她会伤了你——”龙霸天抬首，声音由齿缝中发出。“我要你们立刻放开她的手臂。”“你——”在接触龙霸天身上散发出的冷酷威严之气候，这群社工人员竟不由自主地松了手。

龙霸天透过太阳眼镜看着她，并轻拍黑夜怜的背部，冷冷道：“别哭了。”她颤抖地放松紧抓住床沿的手，回首看着这位高大的男人，他们的四目旋即交接——那一对灵动的大眼，向一团燃烧的火球，侵入龙霸天的心脏。

怎么可能？那么炯炯有神的大眼珠，主人竟是一名智障儿？上帝，这是你因悲怜她而给的礼物吗？有生以来第一次，龙霸天因为女人，不，女孩纯真无邪的水灵灵大演，震撼得无法自己，他有着强烈迷失的感觉。

她，一个仅有十岁的小女孩，却彻底迷惑了“冷血帝王”。

而黑夜怜自从面对龙霸天那一刻起，她便陷入浅意识的回忆中。

那一张再熟悉不过的脸，是嵌在她胸前项链坠子里的“相片中人”。

她记得母亲曾说：“这是你父亲的长相，你要好好记住他的容貌，虽然他已经死了，但是他一定会永永远远保佑你……”他和她的父亲……她迟疑了好一会儿。他带着眼镜，她好想好想看清这位“陌生人”的真面目。

于是，她冷不防伸手摘下龙霸天的太阳眼镜，刹那间，他真实的面孔完全呈现在她乌黑发亮的瞳中。

他不是陌生人，他是她的父亲啊，她呆愣了。

黑夜怜停止哭泣，她只是“啊！哎！”的叫，她或许想表示什么，但是，彼此间的语言隔阂却令她无法表达。

黑夜怜又忽然想起她的父亲早已过世了，所以，眼前这名男子……一定是她父亲的“化身”！

是的，他是父亲的化身——黑夜怜双眸炯炯有神，闪着感动，一阵阵狂喜涌上她的心——他一定是来保护她、帮助她的，他是父亲派来护佑她的，让她不会被那群坏人带走……有那么一刻，被她扯下太阳眼镜的龙霸天，竟会被她目无法纪的举止搞得有些困窘。

但当他见到她露出那个独独为他绽放的美丽笑容后，竟惹得龙霸天有些不知所措。黑夜怜的笑容中含着全心的信任与依赖！

她突然将娇小的身子完全倚进龙霸天的胸膛，将头埋进她的颈项，任自己沉浸在这份安全感中。

她反抗全部的人，却独独服从他——这个无情无心的“冷血帝王”！？龙霸天虽然面不改色，但是他却伸出了手，环住黑夜怜的腰，也许在见到她的笑容时，他心中的冰山已注入一股暖流。

不久后，龙霸天突然起身对社工人员道：“我要带她走。”“带她走？”社工人员反应颇为激烈。“你凭什么这么做？”“凭什么？”龙霸天阴狠地瞪着这一群白色制服的人。“就凭你们觊觎她名下这笔土地，而谎称她是智障儿。”“胡扯！”社工人员恼羞成怒。“一个十岁的孩子竟然连话都听不懂，也不会说，她当然是智障儿！”“哦！不会说话就代表她是智障儿？你们的认定标准还真是简单明了！根据我们所做的调查，她的母亲早在她很小时，就因

生病丧失语言能力，因为没有人教她，她当然不懂中文，也不会说话。而你们社会局不明究理就要送她去启智学校，其中转折还真是匪疑所思呢！”龙霸天轻松的语调中含着令人折服的威严。

“住口！你，你……”社工人贝想上前抢下黑夜怜，龙露天身后森黑装扮的二十余位壮汉立即团团围住龙霸天。

社工人员眼看情势已无法逆转，于是开口恐吓。“台湾政府会告你——你们绝对会吃上官司的！”龙霸天抿嘴冷笑。“咱们走着瞧。”他声音如冷冽的北极寒风。“中森，该回去研究如何吞下台湾商界了！”语毕，他抱着黑夜怜昂首离去，不曾回头。

社工人员尚未由震惊中回复。“他……究竟是谁？嚣张的气焰被冷酷的威严盖过，竟自成合法权威。”中森耀明决定好心地替他们释疑。“他就是冷血帝王——龙霸天！”他露出一个无比骄傲的笑容。

龙霸天！？大伙全部都噤若寒蝉，脸色发白。

称霸天下的帝王——龙霸天！

第二章

黑夜怜紧紧地抱住龙霸天，虽然害怕却又禁不住好奇地四处张望。但她因乏人照料而从身上传出的臭味，却惹得他很不舒服，可是，当他稍微想松手时，她却又啼哭起来……一路上，龙霸天就是这样亲昵地拥着黑夜怜回龙宅。

而他的脑海中，不断出现许多夺取那块土地的残忍手段。望着可怜兮兮的黑夜怜，他有了一石二鸟之计……黄昏时，他们回到了龙宅。

大厅内立即因这位新成员的加入而热闹非凡。正在三楼豪华寝室内睡午觉的冷玉浓也被吵醒了。

她打着呵欠，不情愿地向着门外叫唤：“美贵，美贵，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冈本美贵是十二个情妇之一，她面容姣好，温柔贤慧，聪明机灵，最能讨冷玉浓的欢喜，可惜，她一样无法吸引龙霸天的目光。而她，现在也同时服侍冷玉浓。

美贵不一会儿就出现了。她站在房门外，毕恭毕敬道：“夫人，是少爷带回来一个小女孩，那小女孩紧抱住少爷不放，少爷想松手，她就哭闹不停……”冷玉浓只听到“女”字就失了神，没注意到“小”字。

霸天带回来一个陌生的“女”子？冷玉浓闻言诧异万分，她立刻整装打扮自己，冲到大厅，想一窥究竟。

这是霸天二十几年来第一次抱女人！从二楼楼梯顶居高临下眺望自己的儿子，冷玉浓心花怒放的想。太棒了，这个女人，好像还颇讨霸天的欢喜，否则，儿子怎会“抱”她？也许……她脑中闪过一些意念。

她兴高采烈地下楼，走进大厅靠近霸天后，冷玉浓倏地脸色大变。

“她——她是——”她一脸难以置信。“她……好小喔！”想不到，霸天带回来的竟是一个小女生！

“是的。妈！她才十岁而已。”霸天似乎有些心烦意乱，毕竟，一放开她，

黑夜怜就会又哭又叫，可是，一整天的折腾下来，他也真的累了。

冷玉浓立刻抓住机会猛献殷勤。“儿子，放下她，你该去洗澡休息了，这……这个小女孩也是——”她试图从霸天手中抱下黑夜怜，谁知，黑夜怜竟对冷玉浓张牙舞爪。

黑夜怜脏兮兮的手指甲划伤了冷玉浓细嫩的肌肤，冷玉浓咬牙切齿、气愤不已，不过，一见到儿子龙霸天冰冷的眸子，她又不敢吭声了，虽然她有满腹的疑惑，但现在毕竟不是质询的时机。

“你们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况且，这女孩全身饥脏、蓬头垢面，身上已传出恶臭……”冷玉浓相当关切道。“这样吧！我叫那些情妇们为你们俩打点一切，既然她离不开你，你们乾脆一起洗澡好了。”她打着如意算盘。

“一起洗澡？”龙霸天张大眸子。

“是啊！”冷玉浓故作无辜道。“她只是个小女孩，没有关系的。”其实，她儿子霸天对女人一向视为敝屣般不屑，何不好好地“利用”这陌生的小女孩，也许，龙霸天对女人的态度会有意想不到的改变……龙霸天并没有拒绝，其实他是无法拒绝，因为黑夜怜用尽全力黏往他，根本不愿放手。

如果，他还想要有正常活动的话，他就必须妥协。

他们随即进入浴室内，四周有十二个妾服侍着。

黑夜怜不断挣扎，因为她不肯让任何人碰她，更遑论是脱衣服了。最后，还是龙霸天亲自为她脱衣，与她一起下水洗澡，为她洗头、刷背冲水……在这段时间内，她还是贴着龙霸天不肯稍离。

她真的很脏，换了好几次水后，她总算有如出水芙蓉般露出洁白滑溜的肌肤，乌黑的秀发则贴住她的背脊。

她的头顶住龙霸天的下巴，他立刻闻到了她长发中所散发出来的淡淡玫瑰花香。

黑夜怜放松心情之余便张开双腿，夹住龙霸天的腰，小小屁股坐在他的肚子上，她的小脸埋进他的胸膛，小手环过他的背。

她这个动作竟让龙霸天的身体本能地一挺。他盯住她无邪的脸庞，不禁苦笑一下，她根本不知道她这个“无意”的动作所带来的危险。

不管如何，她终究还是个小女孩！

热水冲刷他俩，为黑夜怜带来前所未有的温暖，她渐渐放松身体及应有的戒心，睡意不知不觉地袭向她，眼皮也渐渐沉重了，她终于闭上了双眸。

一位情妇为龙霸天刷背时，他方发觉黑夜怜睡着了，他终于吐出了一个“搞定”的叹息。

然后，他火速冲完澡，便抱着她从浴盆里站起来。

情妇们立即为他披上浴袍，但碍于龙霸天胸前抱着黑夜怜，使浴袍无法系上前襟的带子，龙霸天索性扯下了浴袍，只披上一条超大型的浴巾，紧紧包围住他与黑夜怜。

跨出浴缸后，他旋即走进自己的寝室。卧房中有一张超大的义大利进口羽毛双人床，他小心翼翼地将黑夜怜放在床上，深怕吵醒她，否则他的“麻烦”又大了。

幸好，黑夜怜虽然挣扎了一下，但浓浓的睡意使她无法再有任何黏人的举动。她放松了四肢，满足地沈进梦乡中。

“解决”了她，龙霸天理理衣容，离开了房间。

身着和服的龙霸天走到和室中，见到了他的母亲冷玉浓及中森耀明。

中森耀明欠身对龙霸天鞠躬。

冷玉浓卯足劲地谄媚儿子。“霸天，坐吧！来喝茶！”她微笑道。“小女孩睡着了吧！”

“你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龙霸天不语，迳自坐在榻榻米上盘起腿，喝起茶来，就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一样。

冷玉浓向中森耀明使了个眼色，她意有所指道：“刚刚耀明把你们今天遭遇的事大略告诉了我，真令我惊讶，那智障的小女孩反抗每个人，竟独独屈服于你。而你，对女人总是无动于衷，却抱住了她——”她一脸喜出望外。“显然，你们很有缘分呢！”龙霸天神色依旧冷漠。“她不是智障。”他特别强调着。

“是，是……她不是智障。”冷玉浓连忙附和着。“那，儿子，你对她有何打算呢？”她想明白霸天真正的想法，这对她日后的“计划”将有很大的影响。

“是啊！”中森耀明提醒着。“台湾政府一定很快会向你提出控诉，到时，我们又要如何应对呢？”龙霸天嗤之以鼻道：“我根本不怕卯上台湾政府。”“那你——”冷玉浓小心翼翼地询问。“将来如何安排那名小女孩的身分？”她注意到儿子脸上展现光彩，她自以为是的兴奋在心底。可惜，她没注意到龙霸天眼中闪烁的是邪恶的光芒。

“这就要看法院判决的结果，如果我获胜，那黑夜怜将会成为我龙霸天的拟制血亲养女。”他莫测高深的态度，令冷玉浓的心凉了半截。

“你要收养她？！为什么？”再怎么绞尽脑汁用力猜臆，冷玉浓也绝无法预测，她会多个法律名义上的孙女。

“为什么？”龙霸天蛮横的表情表露出黑道大哥的铁腕、残酷的作风。“唯有收养她，让她成为我的女儿，我才能得到那块土地。”龙霸天道出他的计划。“只要我能认养成功，在她未满十八岁之前，我就是她的法定监护人，我就有办法代行处分她名下的财产。如此，我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得到这块土地的使用权。而黑夜怜有我这位父亲做依靠，也自然不会吃亏，一个孤女变成龙千金，我们给了她机会飞上枝头做凤凰呢！”中森耀明终于明白龙霸天的恶毒计谋。他深深领悟到狠心、残忍、杀人不见血是“冷血帝王”的特质。他将自己的双拳在桌底下紧握，却对龙霸天露出一个佩服得五体投地的表情。“真有你的，龙少爷，长达六个月的奔波沟通，我对这块土地已是莫可奈何，如今，总裁亲自出马才不过两天功夫，就轻松搞定！龙总裁，你的能力永远是我中森耀明望尘莫及的。”龙霸天抿嘴笑，继续解释：“我必须好好‘利用’收养黑夜怜的机会，顺便重整霸天集团的社会形象。”他有丝不满地提起。“多年来，霸天财团还一直生存在“龙集团”的黑道阴影之下，人们认为我们依然是黑道帮派组成的财团，我想，我很乐意藉由龙霸天收养一名孤女，而得到‘霸天财团’促进社会公益，及企业家回馈社会的附加价值，顺道转移社会大众对她名下那块土地的注意力！”他脸部刚毅的线条及抿紧的唇部表明了他的决心。

中森耀明强压下拍手叫好的欲望。“你真是睿智！这是一箭双雕的好谋略！”土地收购问题的阴霾已除，龙霸天仰天长笑，一副天下唯我独尊的傲气状。

坐在一旁的冷玉浓，虽然也是不断陪笑，不过工于心计的她暗忖着：

儿子难道只重视那片土地？他一点也不在乎黑夜怜？不！他应该有一点点重视黑夜怜吧！否则，他何必收养她……对这位“冷血”儿子，冷玉浓唯有静观其变。

黎明破晓，龙霸天的寝室内传出哀戚的哭泣声及装饰物品的铿锵破裂声……把一屋子的人都吵醒了。

冷玉浓首先冲到房内一窥究竟，不一会儿，十二位情妇及中森耀明也都冲了进来。

卧房内，只有黑夜怜一个人。

原来，龙霸天并没有与她睡在一起，今夜，黑夜怜占了他的床，向来对女人退避三舍的他，很“绅士”地退出，睡在书房旁的客房。

当黑夜怜醒来找不到他时，她的直觉是恐惧、害怕……她在这个大房间内翻箱倒柜地寻找龙霸天，她愤怒不已，只能以行动表示她的不满。

黑夜怜一丝不挂地趴在地毯上，哭得泪眼婆娑的样子真是楚楚可怜。她听见有人进来的声音，连忙坐起身子，从人群中寻找龙霸天。

冷玉浓看清楚黑夜怜的脸孔后，被她给震撼住了——她真美！绝对是天下第一的美人！

黑夜怜光着身子坐在地毯上，那模样简直会让男人心荡神驰。

虽然她只是一个小女孩，但倾国倾城的美颜早已在她身上现出雏型。

她长发飘逸，雪自细致的肌肤，柳眉凤眼，一双会说话、会勾魂的大眼睛，樱桃小唇，微翘的小鼻子，美若天仙都不足以形容黑夜怜带给冷玉浓的感觉。冷玉浓只觉得心脏快麻痹了。

黑夜怜的美丽令人无法漠视。

黑夜怜比起冷玉浓替儿子遴选的十二位情妇要标致上千万倍。

怪不得霸天看不上那十二个女人。

冷玉浓再次仔仔细细地端详黑夜怜。

先前，她整个人脏兮兮的被龙霸天抱回家时，冷玉浓根本看不清她的真面目，当时只觉得一个小女孩能吸引龙霸天抱住她，一定有特别耐人寻味的魅力，虽然，当时的黑夜怜看来相貌平凡。

然而，冷玉浓不得不重新为黑夜怜打分数——黑夜怜艳丽娇娆的美，是注定遭天妒而沦为情妇的命。

或许唯有能与天匹敌的帝王能给她救赎，唯有帝王的爱能扭转她的宿命。

帝王！？黑夜怜是帝王的情妇？冷玉浓终于感到有一线希望，她有了制服儿子龙霸天的方法了。

只有十岁又如何？古代的女子很多都是十三、十四岁就生孩子了。是的！她不用等太久的。

黑夜怜！请你别怨我将设计你成为“帝王的情妇”。

冷玉浓不怀好意地注视着黑夜怜……

得到中森耀明的报告后，龙霸天身着深色睡袍匆匆忙忙地跑进他的卧室。

众人一看到龙少爷走近，纷纷让开一条通道。

龙霸天走到黑夜怜前方。

黑夜怜见到了她最信任的他。

她站起身，全身裸裎，以火烧屁股的速度奔向龙霸天，她抱住了他的大腿，她的脸在他的腰间磨蹭，好似在埋怨他为何抛弃她。

她只是一个十岁的孩子，又不懂礼教，不过，裸体毕竟很不雅观。

龙霸天命人取出他衣柜内的一件丝质长袖衬衫。他想蹲下身为她穿衣，可是，黑夜怜将他的大腿搂得死紧，令龙霸天动弹不得，她仍然在哭，泪水沾湿了他的睡袍。

黑夜怜的身高只达高大的龙霸天的腰部而已，龙霸天索性拉住她的长发，逼她往上抬高脸，霎时，她水汪汪的眸子完全承载这位帝王的霸气容颜。

“别哭了！”他用手指揩去她脸上晶莹剔透的泪珠。“不管你听不听得懂我在说什么，我现在要告诉你的是，下次，我不会再单独留你一个人在房间内了。”很慈祥的语气。

在场的人，都觉得这好似是一位父亲关怀女儿的口气，几乎不可能由龙少爷的口中说出。冷玉浓更是爽快在心田，毕竟，儿子对“女人”的口气有明显的大转变，就算黑夜怜只是一个小女孩也无所谓。

中森耀明则是摸不透龙霸天对黑夜怜的态度，究竟是真心抑或虚伪？是真诚抑或在演戏？黑夜怜一定听得懂龙霸天话中的“保证”，半晌，她真的不哭了，清澈的眸子目不转睛地盯住龙霸天，小手也没有那么使力了。

龙霸天蹲下身子，粗糙的大手按住黑夜怜的脸颊。“好了，你要乖乖的，我先为你穿上我的衬衫，明天再替你买衣服。”黑夜怜完全服从龙霸天的指示，她顺从地让他把白衬衫套进她瘦小的身体。

龙霸天又抱起她，他道：“现在是凌晨，还是小孩子的睡眠时间，你再去睡个回笼觉，等你睡饱了，再来打点一切吧！”话毕，他即把她抱回床上去。

不过，坐在床上的黑夜怜，却一把扯住龙霸天的睡袍，不肯让他离开。

龙霸天在拿到那块土地之前，他绝对会对黑夜怜百依百顺，这一切，对他而言只是个“交易”，绝不掺杂私人情感。

“好！我陪你。”他随即遣退了所有的下人，并关上门，走向床边。黑夜怜立刻窝进他的怀里，将头枕在他的手臂上。

月光微微射入窗棂，拉拢窗帘后，龙霸天拥着黑夜怜，再次入眠。

“冷血帝王”的床边，有生以来第一次多了个女孩子。

再次凝视黑夜怜，龙霸天不得不承认，黑夜怜真的很美，甚至每到会令男人血脉贲张、热血沸腾。

这个小女孩只着一件白衬衫，睡眠姿势却千变万化，这会儿，她正趴在大枕头上，睡得好香沈。

虽然她只是小女孩，但她那撩人的睡姿，竟已能使龙霸天“幻想”当她长大成人，只着一件晨褙，风情万种地侧趴在雪白床单上的模样……龙霸天猛摇头，挥去不该有的遐想，他纳闷自己究竟是怎么了？怎么会失去原有的自制力了？盯住她如天使般的脸孔，趁着她还在熟睡之时，龙霸天悄悄下床打点自己，顺便打了好多通电话。

他正在安排一出戏……而他与她都是要角！

当黑夜怜睁开双眼时，床的四周围了好多人。

龙霸天一副唯我独尊的帝王模样，西装笔挺，安静地坐在床沿，尽管

在寝室内，他那股王者之风还是会令屋内的所有人胆颤心惊。

黑夜怜本能地找寻龙霸天，扯住他的西装外套，她躲在他身后抱住了他，她似乎相当恐惧，身体因而有些抽搐。

“别怕，他们不是昨天要抓你的那些坏人——”仿佛与她心有灵犀般，龙霸天洞悉她的心道。“这是我请来的一些服装商人，记得我说过要替你买衣服吗？”商人们取出五颜六色各种款式的童装，从家居服、外出服、内衣、内裤……应有尽有。

龙霸天命令那些情妇以女人的眼光来为黑夜怜挑选小女孩的服饰。

一、二个钟头后，天底下最可爱的小女孩出现了。

一袭粉红色的洋装，秀发上还绑着两个漂亮的小蝴蝶结，配上一双粉红色的小皮鞋，说有多可爱，就有多可爱。

她可爱的发型，是冈本美贵辛苦的杰作。黑夜怜并不习惯让人碰她，这还是龙霸天紧紧抱住她，半哄半骗，才得逞的呢！

当一切大功告成时，龙霸天抱着坐在他腿上的黑夜怜说道：“如果你跟我住在一起，我可以让你吃好穿好，我还可以送你去上学，如果你愿意，我明天就请家庭教师及心理医生来这里教你说话、写字，你觉得如何？”黑夜怜似乎懂得他的话，她用力地点头了。

“可是，在我们能永远不受干扰的在一起之前，我们还有一场很辛苦的仗要打，包括面对你国家政府的法律，如果你想要做我合法的女儿，那么，我希望你全力配合我，把你的生命交给我——”龙霸天伸出右手，紧紧握住她的小手，他很认真地问：“如何？”她咿咿哇哇不知在说些什么，突然间，她反握住龙霸天的手，与他玩起勾手指“保证”的游戏。

龙霸天看着她的傻劲，竟禁不住微笑起来了。

可惜！这一切都是虚伪的。

而且，龙霸天的笑容只是他“利用”的手段之一罢了。

“好。”他慎重地说。“我希望你能听我的话，不吵不闹不哭，等会儿，可能会面对一些令你困窘的事，希望你别害怕，不管如何，我都会待在你身边的。”她怎么可能害怕呢？黑夜怜知道，只要自己能抱住他强壮的身躯，她就会平安无事。

须臾，中森耀明敲了门。

龙霸天抬首看看墙上的钟，时间差不多了。他起身稍离开她半寸，她却像惊弓之鸟般小手立刻又抓紧龙霸天的手臂。

龙霸天耸耸肩。“好，我不离开你就是了。”于是，他又把她抱进怀中。

抱着一个如洋娃娃般可爱的女孩，龙霸天依然维持他冷血帝王的本色，昂然走出房间，一群黑色装束的属下早已整齐列队站在房间两侧。

中森耀明禀告：“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在霸天饭店所召开的记者会，记者们都已经到齐了。”“好。”龙霸天咬牙道。“致胜定要掌握先机，我们得先发制人。”龙霸天抱着黑夜怜走进霸天饭店的会议厅，迎面而来“啪嗒！啪嗒”的镁光灯令黑夜怜哼哼地抱怨着，她将头埋在龙霸天的颈子上，显然很怕这群陌生人。

龙霸天搂她搂得更紧了。

大家就定位后，中森耀明代表发言。“各位记者先生、小姐，今天霸天集团的龙霸天总裁之所以会召开这个记者会，完全是为了这个可怜的小女孩……我们恳求诸位媒体代表勇敢揭发事实真相，为社会正义做见证。大家

只要仔细看这女孩慧黠的眼神，便足以知道她并非智障儿，但社会局不知是何居心，竟仅凭她不会说话便断定她是智障儿。幸好我们龙总裁及时抢救了正要被送往疗养院监禁终生的她……龙总裁见她可怜，想收养她为女儿，霸天集团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财团，本着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初衷，龙总裁绝对会请世界顶尖的心理医师及教育学家，来帮助这女孩恢复正常，使她能正常的孩子一样过生活……“如今我们财团势必将与台湾政府打官司，我们请求社会大众能为我们做见证——这是今天的黑夜怜——不会说话，也听不懂语言……从今天起，我们将会彻底改变她，我们请社会大众一起关心她，所有记者密集报导她……到法院开庭的那一天，如果，她真的改变了，就证明她不是智障儿，我们希望台湾政府还给她一个公道，社会大众更应该发挥同胞爱，为这个可怜的孤女黑夜怜寻找一个家——成为龙霸天的女儿。”这一番讨好群众的言论，加上耸动的标题，立刻公开在新闻节目、报章杂志，以及各种管道的传播媒介上，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轰动了全世界。

黑夜怜一夜之间成为社会大众最关心同情的无辜受害者。许多卫道之士纷纷站出来护卫她。

首当其冲的社会局饱受舆论的批评，早已体无完肤。
龙霸天运用舆论的力量，先将了台湾政府一军。

新闻、报纸每天连载报导黑夜怜的最新状况。

录影机每天对准龙霸天及黑夜怜的“学习”近况。

只要龙霸天伴着黑夜怜，她的情况就显得特别好，摄影机纪录了她不断进步的过程，今天学会写注音符号，明天学会说简单的句子……在摄影机的镜头前，龙霸天完全是个标准的好好父亲模样，他宠爱黑夜怜，他也总是伴着她，二十四小时与她形影不离。

面对闪光灯，龙霸天露出无可奈何及心痛的神情。“虽然我不是她的亲生父亲，但是我保证会给她比她的生父还多的照顾与关怀，我希望台湾政府与人民能给我机会，让我成为这位孤女的父亲，让我可以付出我的爱……”这样深情的告白，出自“冷血帝王”的口中，着实又赚了不少热泪。

很快的，对簿公堂的日子到了。

黑夜怜还是缠着龙霸天。

就算他在办公，她也是躲在他的办公桌下，抱住他的大腿。一起吃饭时，她一定也是赖在他身边，就连洗澡，她也和他一起洗；而晚上要就寝时，她就成了他暖床的伴侣。

当然，每天龙霸天都会抽空陪她上课，这段时间也正是媒体采访的时候。

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黑夜怜真的有很显著的进步，这足以证明她根本不是智障儿。

这阵子龙霸天也有明显的改变，他时常眉开眼笑，一副慈蔼的帝王相，大伙都觉得是黑夜怜改变了他，龙少爷是真心喜欢黑夜怜的，若真能收养成功，这肯定是美事一桩。

其实，不论是在暗处或明处，都有记者在观察他俩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

台湾最高法院。

全国最有名的律师、心理学家、教育学家、法官……全部聚在这个殿堂上。

媒体也加入这场正义之战，有些记者甚至提供了他们每日偷偷捕捉的镜头——由照片中看来，龙霸天几乎是溺爱黑夜怜的，他没有对媒体做表面工夫，也没有欺骗媒体，就算是没有“镜头”时，他还是与她形影不离，他没有虐待她、欺凌她，他就像真正的父亲一样，很关心自己的女儿。龙霸天，有资格成为被收养者的父亲。

几番折腾下来，也许是邪不胜正，也许是不想引起天怒人怨，也许是人民替天行道，所以，最后的审判是——龙霸天获得收养黑夜怜的权利。

霎时，法院内外的卫道人士掀起一阵响彻云霄的欢呼声，媒体不断拍摄龙霸天一脸欣喜若狂紧拥着黑夜怜的神情。

“谢谢台湾人民的成全，从今以后，我有一个可爱俏皮的女儿了。”他低头凝视黑夜怜，她一身蕾丝的白纱小洋装，黑发上扎了粉色玫瑰花发带，蕾丝小白袜配上小白鞋，活脱脱像是天上下凡的小仙女。

“夜怜——”他激动地呼唤她。“以后，你就叫龙夜怜了，你是我最爱的女儿。”他以眼神示意中森耀明，耀明有默契地取出一个盒子递给龙霸天。

当着所有媒体面前，龙霸天将盒子交给黑夜怜。“来！这是我第一次以父亲的身分送礼物给你，拆开它吧！”黑夜怜满眼疑惑，但仍小心翼翼地拆开它，一个亮晶晶的水晶球体出现在她眼前，令她惊呼不已。

龙霸天面容慈蔼道：“把这盒盖掀开吧！”掀开水晶球时，轻柔感人的音乐流泻而出，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名曲——似曾相识。

这个音乐盒内有许多旋转的小木马，好似一个小小的游乐场，当盒盖一被掀开时，旋转小木马就会随着摇曳的音乐而转动……看着闪闪动人的小木马，夜怜的双眸也散发出灿亮的光彩。

“总有一天——”龙霸天应允。“我会盖一座真正的游乐场送给你——我最亲爱的女儿。”震耳欲聋的呼叫声响起，对黑夜怜而言，这是最不平凡的一天。

也许她还不太能用言语表达情感，但是充塞在她心中满满的喜悦，已非言语所能形容了。

龙霸天为此大摆“庆功宴”，邀请所有的卫道之士及媒体记者……这个狂欢的舞会一直持续到深夜。

而夜怜虽是小女孩，但她那会发光的美丽脸庞，令在场所有人不禁露出疼惜的笑容，毫无疑问的，她才是今夜最紧扣人心的女主角。

而夜怜还是寸步不离地黏住龙霸天，她现在名正言顺的父亲……但是，龙霸天的真面目已呼之欲出了。

第三章

戏演完了，而看“秀”的人也纷纷离席。

一直伪装着的“面具”此刻终于可以完全卸下。

薄情寡义、无心无肺的龙霸天，这时才真正表现出“冷血帝王”的本

色来。

“把她送走！送到日本去——”他下令。

夜怜痛哭流涕地苦苦哀求着，她的小手紧抓住他的裤管，龙霸天却狠狠地推开她。

“把你送到日本是为你好！日本有更好的环境及医疗设施，等你‘正常’后，你甚至可以上贵族学校。你是我龙霸天的女儿，我要你杰出又优秀！”他的眼神极为冰冷。“相信我，女儿！爸爸的任何决定都是对你最好的。”夜怜哭得肝肠寸断，龙霸天竟然毫不怜悯地将她赶到大门外，“砰”一声锁上门，任夜怜在门外呼天抢地地哭喊，他还是无动于衷。

下人们看到龙少爷的残酷作风，虽然同情夜怜，但因不敢触怒龙霸天，所以，夜怜在门外整整哭了三天三夜，仍没有人敢插手。

她哭累了就趴在门边睡着，醒了又在外哭喊。“爸爸……爸爸……”嗷嗷的童声令人闻之心酸。

可是，龙霸天从未走出这扇门。

冷玉浓实在看不下去了。

她对于儿子冰天冻地的冷血本色，总算亲自领教了。冷玉浓一样也进不了霸天的书房，她拨了专线电话给房间内的儿子，是龙霸天接的。

她单刀直入问道：“霸天，你不要夜怜了吗？”“是的。”“为什么？”一个森冷仿佛来自地狱般的声音回答：“‘利用’完了。”语毕，龙霸天便挂上了电话。

“利用？”冷玉浓的心凉了半截。

她心寒地想着，儿子曾指控她在利用他，而今，他却也利用了夜怜，一个根本完全不明世事的小女孩。哎！难道，为了金钱、权力，人们就要相互利用吗？她看着坐在地上哭啼的夜怜，女人疼惜女人的心，油然而生。

冷玉浓抱起了夜怜。她——带走了夜怜。

在第四天的深夜，哭啼声停止了，龙宅内一片沈静安静得令人毛骨悚然。

冷玉浓连十二位情妇也一起带走了。

当龙霸天再度开启书房的大门时，他感觉到似乎所有的人都“遗弃”他了。

遗弃？他失笑着，他怎会有这种不正常的想法？他是一个“冷血帝王”啊！

冷血到无血无泪，没心少肝，是杀人不眨眼的“杀人魔王”呢！

他走进自己的寝室。这四天，他第一次回到他豪华的卧室，屋内冷冷清清，夜怜所有的衣物通通被冷玉浓带走了。

冷玉浓没有留下任何夜怜的东西，只除了——放在床头柜上的音乐盒。

龙霸天表情微微抽搐，他送给夜怜的音乐盒，竟被她“退”回来了？他打开音乐盒的盖子——这个迷你的旋转木马场，好似一个儿童游乐园的缩影。

它转啊转，绕啊绕个不停，伴随着“似曾相识”的音乐，弥漫整个寝室……

离开龙霸天后，夜怜哭得泪流成河。

冷玉浓面对她，感触良深地道：“不管你听不听得懂我说的话，我一定要告诉你，我深信你生来注定要成为‘帝王的情妇’。虽然龙霸天是帝王，

但帝王并不属于任何女人，而且他封闭自己，他是百分之百的冷血动物——但是，我相信他绝对抗拒不了你的美，你是专生来克他的。让我将你改造成一位令众男人为之神魂颠倒的情妇。情妇——也许很不道德，对你而言，更是残酷。但当你懂得如何抓住男人的心时，你就能揣摩‘冷血帝王’的情与爱，这是你的天赋。那时你就可以报龙霸天今日弃你于不顾之仇了。”夜怜望着冷玉浓，她停止了哭泣。

报仇？情妇？她似懂非懂。

不过，这两句话却深深植入她的脑海中。

冷玉浓对着白云霭霭的天空，又一语双关道：“谁说生下帝王的孩子是困难的事？只不过是娶一位情妇的卵子与帝王的精子互相结合罢了。”

冷玉浓聘请最好的老师及医师，教导夜怜成为正常人，而她变成“正常人”之后，对夜怜而言——便是堕落的开始！

一个沈沦的世界，载不动千古传唱的情仇！

无关道德、无关伦理，她所受的知识，完全是最禁忌的男女情事——如何诱拐男人的心？如何欺骗男人、玩弄男人的感情？如何取悦男人？如何让男人需要你？如何安抚男人？如何在床上满足男人？如何对男人卑躬屈膝？在外表上，冷玉浓也花费许多的时间与金钱，她要让夜怜彻底成为“帝王的情妇”。

但是，夜怜的早熟与世故，协助了有野心的冷玉浓，不久之后，她已成为一位专为龙霸天而生的情妇了。

这位情妇，已掌握复仇时机，蓄势待发……

女人——何其不幸沦为情妇，又何其有幸成为帝王专宠的情妇！

但能取悦帝王的情妇，这世上又有几个？时光匆匆流逝，一转眼间——龙霸天已三十岁了，而他三年前收养的女儿龙夜怜，至今，也已十三岁了。

这三年，夜怜到底在日本过着何种生活？是养尊处优，抑或昏天暗地？没有人知晓，只有她自己最心知肚明。

不过，当龙夜怜以亮丽轻盈的体态出现在龙宅时，她与三年前那个被台湾社会局称为智障儿的黑夜怜，简直是判若两人。

她那股令男人失魂的美泄气息，已表露无遗了。

她只有十三岁，可是现在的她，却拥有十七岁女孩的美艳、清纯，及三十岁女人该有的成熟风韵。

在大太阳底下，她的一颦一笑展露万种风情，让路过的男孩子全看得痴了，频频对她传送秋波。

她默默注视龙宅那幢富丽堂皇的大别墅，她晶亮的美颜竟露出邪恶的笑容……情妇要征服帝王了！

龙霸天已到了“而立”之年。

这三年中间，他是否想念过夜怜？从他冷残的脸庞看来，实在是看不出个所以然。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那块土地已经动工了。龙霸天兴建世界最大游乐场的梦想，将是指日可待之事。

他总是忙到三更半夜才回龙宅。

偌大的龙宅，除了两名伺候的仆人外，其余空间简直是空空汤汤，这

也符合他冷酷的形象——冷冷清清，孑然一身。

他走进大厅，登上三楼，当他疲惫地打开寝室门时，本能地警觉到有丝异样的气息。

他对着黑暗的空间喊道：“是谁？”没有人回答他，但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幽香，使龙霸天敏感地嗅出有几许的不同。

他霍地开亮电灯，想一窥真相。

在看到凌乱的被褥和掩住上半身只露出少许乌黑直发及脚丫子帅娇躯时，龙霸天已怒火冲天了。

“你是谁？竟敢擅闯龙宅！还明目张胆地睡在我龙霸天的床上！”语调中的寒意可以使人冻成冰块。“你最好下床，让我看清楚你是谁！”见对方仍然不为所动，龙霸天双眸已闪烁着愤怒的火花。

被子里忽地传来一阵惺忪的呢喃。

爸爸？龙霸天怔愣在原地！

被子里露出一个半梦半醒的脸，用着甜甜的声音轻唤：“爸爸——”“你——”龙霸天瞪大双眼，冰冷道：“你是谁？”“我是谁？”他的问话令她清醒了。“我是夜怜啊！爸爸，难道您忘了我吗？我是您‘最爱’的女儿啊！”她在床上坐起，被子遮住了她胸部以下，裸露的香肩、玉颈，一张美得发光的脸，瀑布般流泻的长发，那双大眼很媚，很勾魂蛊惑男人心底深处的欲望。

“夜怜？”她是当年被他赶出龙宅的夜怜？在她没有“利用”价值之后，他一脚踢开，不顾她死活的夜怜？三年前，既是小可怜虫，又是智障儿的黑夜怜，至今——龙霸天不敢相信这个坐在床上袒胸露背的女人……不！女孩，竟是——夜怜？不过，她已有女人的成熟妩媚及妖娆艳丽的模样了。她跟一般成年女人比起来，只怕是独一无二、举世无双的大美人了。

而且，夜怜的美所带给他的震撼……让他绞尽脑汁也无法形容其于万一冷玉浓真是有“先见之明”。夜怜的风情尽数展现在为人情妇该有的本分上。

龙霸天依然呆若木鸡，只是目不转睛地注视夜怜，而夜怜眼见他呆滞的模样，竟然嘻嘻笑了起来。“爹，我是不是吓着您了？”“你——”她伸出手，优雅地拨拢发丝，若隐若现的酥胸就像鲜红欲滴的苹果，相当娇羞可人。她用被单紧紧包裹住自己的身体，站起身子，羞红着脸说：“对不起，我在日本已习惯裸睡，所以，我没穿衣服，被单借我用一下！”语毕，她即跳下床，修长姣好的美腿一伸，“不小心”竟春光外泄了，夜怜紧张地瞪大眼看着龙霸天，她想知道自己刻意制造的“效果”如何！

龙霸天直视她明亮的勾魂眼。“你怎么会到台湾来？”“爸爸！”她露出一个颠倒众生的笑容。“接下来你是不是要问我为何会出现在你的床上？”她嘟着樱桃小嘴道。“您是我的爸爸，这里是我的家，而且，这张床以前也算是我的床，为何我不能回来？”龙霸天冷眼瞪着她，语带威胁地“警告”：“别耍嘴皮子，你最好老实地回答我的问题。”“是的！爸爸！”她对他行个童子军礼，依然嘻皮笑脸，丝毫不畏惧龙霸天。“我还不是为了奶奶，您在台湾这三年，对日本的龙家不闻不问，但奶奶仍然担心她宝贝孙子的着落。在她劝不动你的情况下，只好派我这个龙霸天的女儿来‘卧底’喽！”“卧底？”“是的。”夜怜继续说道：“我的使命就是帮爸爸您找一个老婆，为我自己找一个妈妈，所以，我回来时，就先到爸爸您的房间内瞧一瞧，看有没有‘女主人’的踪影。当然，很令我失望，您的房间内一点女人气息都没有。

我一路坐飞机从日本回来，非常疲惫，看着这张以前我也睡过的床，想再一次感觉它的温暖，没想到我一倒下来就睡得不醒人事。”“是吗？”龙霸天咄咄逼人。

她慧黠地一笑。“随爸爸您信不信。”随即用很嗲声的口吻说：“不过，现在您既然回来了，这张床就要还给您了。奶奶说长大的女孩要自己睡一张床。”下一刻，夜怜已走到门边。“奶奶吩咐过我，我可以睡她的房间，我现在就到她的卧室去，爸爸！被单先借我，等会儿还您。”语毕，她俏皮地走出了房门。

不一会儿，她又里着一条粉红色的被单跑出来，这条粉色被子是半透明的，使得她婀娜多姿的身材，几乎一览无遗了。

“被单还您，”她将被单还给龙霸天，而后以充满揶揄的语气问道：“我好惊讶啊！爸爸，您的床头柜上竟然还摆着那个当初您送我的音乐盒？而且，还保持得一尘不染呢！真是不可思议！”她站在龙霸天面前，现在，夜怜的身高已到他的前胸了。她再也不是当年那个身高只到他腰部，双手紧抱住他的大腿，还需要他时时抱住的黑夜怜。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夜怜惦起脚尖在龙霸天的脸上献上香吻。在龙霸天错愕来不及骂她之际，她又像一个淘气的小精灵般，一溜烟的不见了。只留下一串甜美的回音：“爹地，晚安！”

第二天早晨，太阳都快晒到屁股了。龙霸天坐在餐桌旁，他——似乎在等待夜怜。

为了一位“收养”的女儿，今日，他可是破天荒快到中午还没去霸天财团上班。龙霸天觉得自己必须与夜怜约法三章，尤其是经过昨夜之后。

夜怜终于从楼上走下来了。她一脸的神彩飞扬，容光焕发，在在显示她一夜好眠。

她穿着露出小肚脐的细肩带背心，好短的紧身小裤子，不过，倒是穿了长马靴，全身上下都是黑色装束。她让长发自然飘逸，黑色衬托出她雪白的肌肤，及姣好的魔鬼身材，当她故意贴着龙霸天最近的位子坐下来时，还因裤子太短，而暴露出少许的臀部。

她的打扮分明是想引人犯罪！

“爸！早安！”她对他眨眼道。

龙霸天双眼犀利像要看穿夜怜，而他说话的语气更是尖锐。“虽然你已成长为亭亭玉立、落落大方的大女孩，但是，你的穿着实在像小太妹，更像是在沿街招客的‘落翅仔’，不知你到底在日本学到了什么？你奶奶又是怎么教导你的？”夜怜沉默了一会儿，大眼滴溜溜地转了一圈，伸手捏了一小块吐司送入口中，然后理直气壮道：“你管不着！当初是你不要我的，现在你也不能干涉我。这一切只要我喜欢，有何不可以？”龙霸天不语，喜怒哀乐永远不形于色的他只是端着一张面无表情的脸。“你在日本过得如何？”她对他视若无睹，兀自怡然自得地吃起火腿及煎蛋。

他睨着夜怜，直言不讳道：“不管如何，现在你在我管辖的范围内，而我可没时间陪你，你最好今天就回日本——”“谁要你陪？”她顶嘴，不服气道：“你以为我喜欢回来吗？你懂不懂‘好马不吃回头草’这句话？如果不是为了奶奶，谁要摇尾乞怜地站在你面前？”她的大眼因愠色而闪闪发光，她不忘讽刺道：“赶我走的最好方式，就是你替我找个妈妈，了解吗？”她

霍地起身，促狭地说：“虽然同住在一间大宅，不过，我们各玩各的，我保证，女儿绝不会打扰爸爸。再见！请慢用！”她洒脱地走出豪宅，又不忘回头道：“爸爸！你院子内停的另外一台BMW跑车借我喔！”“你——”龙霸天想到她才十三岁，怎会开车？她一定是无照驾驶。思及此，他急急站起身，想制止她。

像是看穿龙霸天的心思似地，夜怜哈哈大笑。“哟——爸爸也知道关心女儿啊！”就算龙霸天有被看穿的困窘，依然不形于色。夜怜继续道：“我十二岁时，奶奶就教我开车了，不过，没有驾照倒是事实。”她再次强调：“反正我们各玩各的，我绝不会给爸爸您添麻烦的。”语毕，引擎声大作，跑车已奔驰离去。

如夜怜所保证的，这些日子以来，龙霸天压根见不到她的人。

龙霸天每天早出晚归，不过，他的晚归也是在深夜十二点以前，而夜怜呢？她是属于晚出晚归型。每大不睡到中午不起床，不到深夜一、两点是不会回龙宅的。

对龙霸天而言，多一个她，少一个她，并没有差别，她就像“隐形人”一样，不曾打扰他，对他也未造成任何影响。他，从未真正关心过她。

况且，龙霸天一厢情愿的以为，龙夜怜只是一个小女生，虽然无照上路是很危险，但还不至于闯下什么大祸，遑论她只有十三岁，能搞出什么名堂？可惜，在龙霸天不知情的时候，十三岁的夜怜早已胡作非为……

龙霸天将莲花跑车驶进霸天大厦的地下停车场时，已敏锐感觉到地下室有几许不一样的气氛。

一群台湾的警察不知为了何种原因在巡视地下室。他撇撇头，竟看到了那一台BMW的跑车。他不动声色、自在地下车。警卫在见到龙少爷的跑车驶入后，已有四、五个保全人员站在他车门旁，保护龙霸天。

警察先生想拦下龙霸天盘问，保全人员立即上前阻挡。

龙霸天冷硬地开口道：“有什么问题请上我办公室再说。”语毕，他领先走入电梯。

两个警卫在一旁低语：“咱们霸天集团的龙总裁，岂容这些小员警在这暗黑的地下室随便询问，请他们到楼上还真折熬了他的贵气。”警察人员听了这番话后，面面相觑，随即跟着走向电梯。

豪华气派的“冷血帝王”办公室。

占地一百多坪像别墅级的高级住家办公室，面外的部分由透明的落地玻璃组成，不但采光极佳还可以任意地眺望台北市的天空。另外与建筑物结构相接的墙壁上则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书籍，可媲美小型图书馆。室内各种摆设简单而大方，且不失气派，光龙霸天的办公桌就近三公尺长。

在另外一方，有着阔气的会客室。此时的龙霸天正好整以暇地坐在会客室的牛皮椅上，等着那群警察。

中森耀明带着警察们走进来。这些年来，中森耀明依然是龙霸天的最佳拍档。

龙霸天坐在首，中森耀明坐于右侧，警察先生坐在左侧。

中森耀明替龙霸天发言。“请问你们，找龙少爷有何事？”龙霸天冷酷

的眼光像一把利刃，令警察们战战兢兢。一位较年长的警察说道：“敢问龙先生，那台白色BMW跑车是你的吗？”见龙霸天无动于衷，他只好继续说明。“今天凌晨，我们临检时，在一个不良场所见到一名女孩想溜走，我们试图抓住她，无奈她不但跑得很快，还唆使其余三名不良少年跟随她。她跳进了那台车，沿街与我们搏命‘赛车’，她连闯好几个红灯，最后竟明目张胆地闯入霸天大厦的地下室停靠，等我们大批人马赶到时，她及另外三名少年早已逃之夭夭，”警察先生挑明道：“请问龙少爷，这到底是——”龙霸天不以为然道：“那台车是我的没错，车子内有大厦大门的遥控器，自然能自由进出霸天大厦。但是，我并没有使用那辆跑车，我将跑车借给我的——”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思忖措辞。“一位朋友。”他淡然道。“没想到她竟然这般胡做非为，目无法纪。我先代她向你们道歉，等我找到她时，我会好好告诫她的。”警察先生似乎还有满腹的疑问，但是，面对这种“大人物”，他的道歉已表达一切。

他们随即走出了会客室的大门。

中森耀明带上门，双眸充满不相信。

“我很讶异，龙少爷！”中森耀明尊敬的口吻中，有一丝挑衅的味道。“你竟会向警察们道歉？我真怀疑我是否耳朵有毛病了？你的那位朋友，铁定很特别吧！她是谁呢？”他好奇极了。

龙霸天冰冷道：“不这么做，事情铁定没完没了，我只想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速战速决，至于她嘛——”他语气忽地一转。“这儿没你的事，下去吧！”中森耀明抿抿嘴，无奈道：“是的。”他安静地离开。

不良场所？三个不良青少年？可恶！夜怜真是太妹吗？龙霸天静静望着落地窗外的天空，他虽面不改色，可是，双眉却蹙紧了！

算了！他对自己道：夜怜只是爱玩，但还不至于胡搞。他走向办公桌，毕竟，他还有许多文件要处理。

他拉开办公椅，坐在豪华大椅上。

才坐下他便觉得自己的脚碰到不知名的物体。

他低首仔细察看，一对黑白分明的大眼，正好与他的双眸对个正着，而且，她还张大了朱唇。

“夜怜——”龙霸天目瞪口呆。

“爸爸！”她一副既别扭又疲惫的模样。

“你怎么会在这儿？”他质问道。“你怎么跑进来的？”他一脸不可思议。

“别这么大惊小怪，好吗？”她睡眼惺忪地从桌底下爬出来，叫苦连天。“我睡得好难过，脖子好像扭到了，四肢也发麻……”她苦恼道。“我记得我以前都是躲在这张桌子底下，抱着爸爸的腿，现在……唉！时不我予！”她伸伸懒腰，打了好几个呵欠。“以后我再也不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了！”龙霸天只是冷眼端睨她——她浑身的酒味、烟味，而且，穿着暴露，鲜红色的上衣及短裤中间露出一大片雪白的肌肤，配上一双红色的马靴。红白交互辉映下，绝对足以令男人血脉贲张。

龙霸天虽是“冷血帝王”，但终究是个热血沸腾的健康男人！他见到此情况随即开口大骂。

“你到底是怎么进来的？这幢楼不但有重重戒备，连进入这扇门，也必须刷卡——”龙霸天双眸闪烁着火花。

夜怜一股脑儿地坐在办公桌上，弯下身子，翘挺的浑圆胸脯忽隐忽现，

她带着诱惑的语气道：“用美色啊！”说完还刻意眨眨大眼。

龙霸天狠狠捉着夜怜的手肘，跋扈道：“你很有胆量，想亲自体验在我面前撒谎的下场吗？”奇怪！他竟因听到夜怜利用她的“美色”而恼羞成怒。

他的力量很大，令夜怜双眉紧蹙，龙霸天也许不知道，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他被“自己”的女儿搞到失控。“说实话！”他命令。

她依然桀骜难驯。“你直接把我掐死算了，那我就什么都不用说了！”她撇过头。

龙霸天松了手，发现她白皙的肌肤上已有五道青紫的指痕，他直视着她，等她开口。

“奶奶给我一张卡片，您的专属办公室除了您自己有卡片外，奶奶也有一张，我用奶奶的卡片，没有任何阻碍地进来了。”夜怜说明原委。

龙霸天又逼问：“为什么你一定要躲在这里？”“这里最安全啊！尤其是您的办公桌下，平日除了您以外，谁敢靠近这张办公桌？”“所以，你就肆无忌惮地躲在桌底下睡觉？”“您是我爸爸啊！女儿躲在爸爸的‘羽翼’之下，实属当然。我还想重温当年抱住您大腿的安全和依赖感呢！”“你到底给我惹出了多少麻烦？闯了多少祸？”龙霸天气得咬牙切齿。“你实在是缺乏管教——”她面对龙霸天的怒容居然还是一脸怡然自得的笑脸。“我这个人很识相，我现在立刻就离爸爸您远远的，我先走一步了！再见！”她面对他，身子慢慢退到大门口。

龙霸天命令自己不去理会，但当他再度拉开椅子准备坐下时，却不经意看到桌底下红绒绒的地毯上有一样刺眼的东西——保险套！？在桌底下竟然有一个尚未用过的保险套。

龙霸天此时只有一股强烈的昏厥感，“冷血”帝王的面具渐渐瓦解！

火速捡起地上的保险套，龙霸天大喊：“站住，夜怜——”正要关上大门的夜怜立即再度进门，佯装有礼地问道：“爸爸，有何吩咐？”龙霸天整理好自己的情绪与面容，大步走向她，在夜怜眼前晃着手中的保险套。“这是什么？你怎么会有这种东西？”虽然，龙霸天面无表情，但夜怜已感觉头皮至脚底发颤了。

“这是——”她仍俏皮地回道。“口香糖啊！可以吹出奇怪形状的泡泡哦！”她说完快速地抢过龙霸天手上的保险套，塞到自己的口袋中，简单地抛下一句话：“我走了——”“站住！”他又叫住她，再次开口的冰冷话气令夜怜背脊发麻。“我不准你再四处乱跑、彻夜不归，也不准你再开车，你只能乖乖地待在龙宅，听清楚了吗？”背对着龙霸天的夜怜，她低着头，好似认错的小孩。但她脸上却浮起一抹狡诈的笑容，她假装可怜兮兮的口吻道：“如果，我……不听你的话呢？”“你敢？别逼我送你回日本——”他吼叫。

“那——”她突然回过身子，用悲哀的口吻道：“你凭什么这样限制我？”“凭什么？就凭我是你的父亲。”龙霸天说至此，已是暴跳如雷了。“这样不够格？”他吆喝。

“那……好吧！”她乖巧地点头了。

他怒目瞪视着她。“我叫中森耀明送你回龙宅。”他回首，接通电话。不一会儿，中森耀明已敲门入内。

眼见面前站着一位美若天仙的佳人，他可是整个眼睛都发亮了。他讶异龙霸天的办公室内，何时多了这位性感佳人？“我是夜怜，你忘了我吗？中森先生？”抢在龙霸天开口前，夜怜先解答了中森眼中的疑惑，她刻意露

出令天下男人都为之疯狂的笑容。

“你？夜怜？”中森耀明欣喜若狂。“龙少爷，这真是‘吾家有女初长成’啊！你的女儿已是亭亭玉立的美人了，小心！你以后肯定要多请几名保镖，好好保护龙千金了。”“多嘴！”龙霸天霸气指责。“我的家务事岂需你多加置喙！”“对不起。”中森耀明行个九十度的大礼。“原谅我多事，对不起。”龙霸天简单道：“送夜怜回龙宅。”“是。小姐，请往这边走！”中森耀明以大礼待夜怜。他替夜怜开门，请她先走。

走出门口，夜怜不忘回头送龙霸天一个飞吻。“再见，爹地！晚上见！”关上门后，只留下龙霸天一人。蓦地，他将左手拳头打进右手掌，并用力咬住下唇……没人能猜臆他真正的心思。

“保险套”事件过后，他命令夜怜不准任意外出，只能安分守己地待在龙宅内，他自以为是地认为他已驯服了夜怜。龙霸天认定夜怜会听他的话，所以他又变得不太理睬这名女儿了。

他依然早出晚归，虽然每天早上他会与夜怜一起用早餐再出门上班，但从上午到深夜的这段时间，他对夜怜还是不闻不问。

家中的确人并没有向他报告夜怜的不良行径，于是他认定夜怜一定每天本分地待在龙宅内。

这一日，他讶异地接到越洋电话，是他的母亲冷玉浓从日本打来的。这三年来，他们母子首度说话。

冷玉浓开门见山地说：“霸天，我不准你再虐待夜怜了。”“虐待？”此话怎说？龙霸天听得一头雾水。

“你不能将她‘软禁’在龙宅，对她不闻不问！你既然收她为养女，她就算是我的孙女，这几年，都是她在孝顺我、讨我开心。我现在也不指望你能为我生下孙子了，夜怜算是我唯一的孙女啊！如果，你还是狠心这样冷落她，那就让她回日本吧！”龙霸天目光一闪，他用着不疾不徐的口吻问：“夜怜打电话向你告状吗？”“是诉苦。夜怜很怕孤单，儿子，多花点时间陪陪她！”孤单？她也会怕孤单？不知为何，龙霸天的心一沈。

“霸天——”冷玉浓的声音显得相当遥远。“当年，咱们‘利用’了人家，成功地获得那块土地的使用权。而今，我不奢求你什么，只希望你尽点做父亲的责任！只要一点点就好——就当做是对她的‘回馈’吧！”冷玉浓感叹道。“夜怜算是用她所有的身外物，想换取你全心的父爱。儿子，别太吝啬！”电话那头的龙霸天，静静聆听着。

“夜怜想以堕落来吸引你的注意，她愈得不到温暖，就愈放肆、不知检点……我明白她其实很需要你的父爱，有你对她的爱与关心，将使她不再孤单……”父爱？关心？孤单？这小妮子可真会告状啊！

这一告——使得龙霸天有些动容，也有些不忍心了。

他简短地对冷玉浓道：“好的，妈妈，今晚我会早点回家陪夜怜。”挂上电话后，龙霸天陷入前所未有的沈思中……

第四章

破天荒头一遭，龙霸天在晚上七点钟回到龙邸。而仆人们也在中森耀明的告知下，准备出满满一桌的美味佳肴。

坐在餐桌前，龙霸天嘱咐下人。“上楼叫小姐下来用餐。”“叫过了，也敲了门——”仆人为难地说。“小姐吩咐过我们，说她要睡午觉，但是……好像也睡太久了。”“是这样吗？”龙霸天警觉地想，她发生了什么事吗？他居然对她的事紧张起来了。

“她睡老夫人的房间吗？”“是的。”“有房门钥匙吗？去找出来，拿给我！”龙霸天命令。

不一会儿，他已取到钥匙，前往房间。

他想知道夜伶到底怎么了？是生病了吗？否则，怎么会唤不醒？结果却令龙霸天啼笑皆非。

房间内的窗户是打开的，微风轻轻吹进房间内，带进庭园内花草香味。

原来这小女孩爬窗户沿芒果树而下，在神不知鬼不觉间跑出去玩了！算她飞檐走壁、神出鬼没的功夫好！

什么跟什么嘛！他一颗心往下沉。

龙霸天黑着一张脸，亏她还口口声声向冷玉浓告状，说他虐待她、冷落她……结果，自己不知跑去哪儿鬼混了！

他心烦意乱，又好气又好笑！气她压根不把他的“圣律”放在眼底，却又笑自己因得知她暂时平安无事，而重重松了一口气。

龙霸天坐在床沿，仔仔细细地环顾这个房间。以往，这是冷玉浓的房间；现在，却是一个小女孩的闺房。他从未进来过，所以心底的好奇心随即加强。

粉红色被单、衣柜、沙发……从床头柜往下瞧，墙角摆了一个已经爆满的垃圾桶。

这些垃圾几乎通通都是卫生纸呢！他好意替她捡起掉落地毯上的卫生纸。

龙霸天的脸色因所看到的東西而变得难看不已！

一个用过的保险套！？套子内“可疑”的液体从他手上的卫生纸团中滑落。

龙霸天三十年来最自豪、最骄傲的自制力，此时此刻已被这个微不足道的保险套激得几乎荡然无存了。

活了三十年的龙霸天，向来无情无义、无心无肺，对任何事无动于衷，可惜，这个在夜伶房里发现的保险套，竟使他潜藏三十年的怒气一倾而出。他就像将爆发的火山，头顶喷出浓浓的黑烟，嘴里快要吐出红红的岩浆了。

他的神情像是世界末日来临般，坐在床沿，盯着在垃圾桶顶端的保险套，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不知过了多久——窗户前有沙沙的声音，不一会儿，一位俏佳人正爬向窗户，她轻轻跳进室内，不经意地抬首，在毫无防备的状态下，她因为面前矗立的人影而惊呼出声，看清那背影是属于他那雄浑伟岸的身躯时，夜伶才放下心来。

她大大刺刺地坐在地毯上。嘲弄道：“爸爸，你还记得自己家中有个宝贝女儿啊！我以为你已经忘记我了，我只好认命地‘向外发展’了。”她一点也没有悔意。

龙霸天冰冷的声音传来。“我记得曾交代过你要待在龙宅，不准外出。原来你把我的话当耳边风，左耳进，右耳出。你心中又何曾尊敬我龙霸天为

你的父亲？”“我……”夜怜耸耸肩，就像一般做坏事被抓到的小孩，她说不出任何话。

龙霸天已忍无可忍，他迈开大步怒发冲冠地走向她，指责道：“你到外头和野男人混，还把他們带回龙宅！”他神色骇人地咆哮着。

夜怜不禁面红耳赤，第一次看到龙霸天发飙的她，故作轻松地道：“才没这回事呢！爸爸，你太爱胡思乱想了！”“啪——”龙霸天倏地挥出右手掌，狠狠地甩了她一个巴掌。

五指清晰的手印，火辣辣地印在夜怜的左脸颊上，她震惊得无法反应，只能愣愣地瞪视着龙霸天。

“你还敢说谎！”他咬牙切齿地指责。“你当我是白痴吗？你要检查你不小心留下来的‘证据’吗？垃圾桶内的保险套，你要怎么解释？”“解释？”她沈默了，左脸颊的疼痛，令倔强的她不顾一切地吼叫。“是的，我胡作非为、十恶不赦，我令你蒙羞，我该自惭形秽、羞愧得无地自容，你总是看我不顺眼，明天一早我就回日本！”“啪——”又是一记耳光，龙霸天的怒气已盖过理智。“你不知改过自新、洗心革面，还在这里与我大呼小叫？你——”龙霸天显然已抓狂了，他全身竟因怒气而遽颤不已。

“你——”他为之气结，道不出任何话。

她不服气地顶嘴。“我何错之有？你也只是我名义上的父亲罢了，从你收养我之后，你没有尽过任何做父亲的责任！现在你也没有权力打我！我‘黑’夜怜不吃这一套——”语毕，她突然跳了起来，发疯似的想夺门而出。

龙霸天长手一伸抓住她的肩膀，然后由背后将她整个人抱起。“是的！我一直没善尽一个好爸爸该有的责任，没有好好管教女儿，让女儿变成供男人任意玩弄的残花败柳，我实在是罪该万死。现在，我决心要把三年来没尽到的义务完全确实地付出，我要做一个最称职的爸爸，好好把我这个已成小太妹的女儿管训一番——”龙霸天坐在床沿，将她按倒在他的大腿上，粗暴地以单手压制她的扭动，让她动弹不得，再以另一手重击她的臀部，制造许多像拍掌般清脆的响声。

自尊心强的夜怜既不叫也不哭，她只是拚命咬住下唇，将朱唇咬得又红又肿，龙霸天佩服她的“固执”之余，才感受到掌心传来的疼痛。怒气稍平的他，竟有些分不清是手疼还是心疼……“你承认不承认你有错？”他逼问。

“我没错！男人可以因为玩弄女人而个个‘经验丰富’，女人就一定要冰清玉洁等待男人来‘指导’吗？为何我不能经由‘练习’而使自已拥有高超的‘技巧’，来玩弄男人？”她有些自暴自弃地吼叫道。

老天，她才十三岁！现在的女孩都这么早熟、这么沈沦、这么不知羞耻吗？龙霸天闻言，心脏仿佛被切成两半，他不懂自己的心，这就叫心如刀割吗？他居然“有幸”体会这四个字了。

哈！哈！我龙霸天竟也会有懂得何谓切肤之痛的一天？他狠瞪着夜怜，神情一副豁出去的可怕模样。“好——”他怒火中烧。“你想学！你想玩！爸爸可以教你，这也是做爸爸的‘责任’，不是吗？”他抓住她，圈住她的柳腰，紧得几乎让夜怜无法呼吸，他发飙道：“我表演给你看！”他捉住夜怜的手腕，用力把她拉出房门外，再将她拖到他自己的卧室。

夜怜一直拚命地反抗，拳打脚踢。“放开我！”她张牙舞爪、用力嘶吼。“放——开——我！”进了房间后，他将她摔在雪白大床上，他的力量很大，

令她感觉快被摔碎了，她有些呼吸困难。

她毫不畏惧地从床上爬起来，龙霸天立刻又压住了她。

他邪恶地对她微笑。“怎么，怕了？爸爸只不过是要宾现你的愿望，替你找个妈妈！”龙霸天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夜怜心中感觉阵阵凉意袭来。

龙霸天瞥见床上的白色被单，他毫不踌躇地拿起来，并扛抱起夜怜，在夜怜大呼小叫之际，将她绑在一根大理石圆柱上。

龙霸天双眸发亮，阴狠地道：“对不起，宝贝女儿，这里暂时充当你的观众席……”他伸展四肢后，便坐在豪华沙发上，拨了几通电话，这时间，他的目光有着狂怒后的短暂涣散。

一个小时后，夜怜终于恍然大悟，龙霸天要“表演”什么了。

房间内，出现一个艳丽无比的女人，她穿着猩红色的薄纱小洋装，性感而美丽，脸上挂着热情的笑容。

当这位应召女郎的目光转向夜怜时，她不解地问道：“她是？”“我的女儿。”龙霸天起身走向她，并坦白道：“我要教教她，何谓‘成人的世界’，我的女儿一天到晚烦恼自己经验不足，无法取悦男人，今夜，希望我们激情投入的演出，能让她获益良多。”那名女郎有些困惑道：“真的要这么做？”“是的。”龙霸天相当肯定，语罢便在床沿坐下。

女郎闻言，不禁微微一笑。“能受龙少爷点召，算是我的福气呢！无论如何我都愿意舍命奉陪！”说着，她也妖娆地坐在床沿，并投进龙霸天的怀里。

龙霸天嘴角上扬，他用眼角余光看着夜怜并暗示道：“爸爸在‘教’你！好好看！好好学！”他泰然自若地任女郎为他解开衬衫的钮钮……“不——”一声尖叫后，夜怜的双眼立即进出如泉水般的泪水。“不要！不要！”她痛哭流涕，心痛如绞，龙霸天的“背叛”，已令夜怜肝胆俱裂。毕竟，在她的心底，她要他完完全全属于她，她要霸占他的全部，成为他的情妇，当然，这只是时间的问题……“不要——”她痛彻心扉地呐喊。“不要……”仿佛无法承受这种致命的打击似的，激动的她不断地扭动被被单困绑的双手，手腕用力摩擦的结果，竟已渗出血丝，她感觉到手腕有灼热的疼痛，心伤加肉伤，使她处在失神之中，脑袋中一片空白，只是不停地挣扎。

无意识中，她竟呼喊：“霸天……”她痛苦地呻吟着。“霸天……”龙霸天突地止住不动。

“霸天……霸天……”断肠的呼喊，令龙霸天心脏仿佛遭到重重撞击，他的身体抽搐着。

放开了怀中的女郎，他旋身下床，理理身上凌乱不堪的衣服，缓缓走向她的面前。

他注视着她，在她清澈明亮的眼眸中，他看到了巨大的痛苦。

“不要……不要……”她低吟。“求求你……求求你……”龙霸天莫名的心乱如麻、六神无主。“夜怜……”这一刻，他居然没有冲天的怒火及怨气，他只笑自己太冲动、太盲目、太傻，怎会想以这种“残忍”的方式处罚她？老天，龙霸天难道真的是惨无人道的“冷血帝王”？她因过度的刺激而气息奄奄的模样，龙霸天不禁深深自责。

难道，真是我在虐待她？他自问。

不可一世、唯我独尊的龙霸天，竟也有悔意了。

他当机立断地回首对那名女郎道：“你走吧！”他心不在焉，眼睛一直

盯着夜怜惨白枯槁的脸。“当然，你还是会得到适当的报酬。”他补充。

女郎识趣地起身穿上衣服。

女郎走到门边，轻旋门把，又突然回首，若有所思道：“有一句话，我不知该不该说——”她深吸一口气。“你们这对刺猬父女，试着收起彼此的刺，再多靠近对方一点，就会发现你们深爱着对方，别再互相伤害，也别再折磨自己了。”语罢，她便轻轻扣上房门离去。

女郎的话恍如当头棒喝，令龙霸天大彻大悟。

端详夜怜梨花带泪的脸，从不懂得柔情为何物的他，竟也懂得伸手揩去她脸上的泪珠。

“别哭了！”他道。

他伸手扯开被单，才惊见她手腕已是鲜血淋漓，霎时心痛的感觉从他心底深处泛散开来，他握住她的手腕，歉声连连。“对不起，对不起……”有生以来第一次，他向女人说对不起。

夜怜却如母狮般扑进他的怀中，她完全不顾后果地张嘴用力咬住他的肩膀，好似要发泄她所有的委屈及愤怒，除了要他尝到她所受的痛苦外，他也感觉到他的肌肉上有咸咸的泪水。

“我错了……”他诚心道。“我错了……”她不禁松了口，在他怀中放声大哭，龙霸天紧搂住她，任她哭个够。

夜怜的哭泣声暂歇后，他才听闻她那气若游丝的话语。“我……不要别的女人碰你……”龙霸天莞尔一笑，他话中有话道：“你可知道‘冷血帝王’的面具已被你撕毁，你已经彻底激起我的七情六欲了，我龙霸天因为你，再也不寡情寡义了，我会嫉妒、愤怒、丧失理智……甚至，我会后悔，会低头向你认错，向你道歉……”龙霸天一番深情的告白，让夜怜不自觉地更加搂住他。她情不自禁地低喃：“霸天……”“不！”他摇首。“夜怜，不可以叫我的名字，我是你的爸爸啊！”“不！”她驳斥。“我知道你不是我的亲生父亲，我当然也不是你的女儿。”仿佛要印证她的话，她更加结实地揽住龙霸天。“霸天——”再次深情地叫唤！

无法遏止心底的渴望。他顾不了道德、称谓，顺其自然地，他也揽紧了夜怜。

许久之后，夜怜哽咽问道：“你是不是很讨厌我？”“我——”他黯然失笑。“傻瓜，我怎么可能讨厌你？”“真的吗？”她兴奋地仰起头，对他挤眉弄眼。

他轻敲她的头。“别淘气了。”他溺爱地轻斥。他轻轻抱起她，慢慢摇晃着自己的身子，好似一个摇篮，他又道：“以后，你要做个乖小孩，不可以变坏，好吗？”“这——”怀中的可人儿迟疑了一会儿，突然很狡猾地笑笑，乘机要求龙霸天。“可以啊！但是，我有一个条件。”“条件？”这是纵容的结果吗？龙霸天失笑地想着。“你说吧！”她的双眼绕啊绕的，她笃定道：“我要做——‘帝王的情妇’。”她仍有些苍白的脸庞散发出光彩。

“帝王的情妇？”他皱眉，不知她所指为何。

“我——”她嘟起朱唇，直接挑明道：“我要做龙霸天的情妇。”霎时，龙霸天的记忆有短暂的空白，好半晌才缓缓道：“别闹了，夜怜！我们之间——”他因看到夜怜失望的脸而止住不语。

“我没有胡闹啊！我说的是事实。”她可怜兮兮道。“帝王不可能属于任何女人，更不可能会上女人，这些我都很明白。所以，我只求做你的情妇，

用心服侍你，并得你专宠——”龙霸天讶异小小年纪的夜怜，居然如此世故，她对他肯定下过功夫研究。

“我是你的爸爸——”“这只是名义上、法律上的形式而已，我们又没有血缘关系。”她说得振振有辞。

“但是，你只有十三岁啊！你太小了。”他叹了口气。

“我会长大的。”她兴高采烈道。“请你等我，让我成为帝王的第一个情妇，如果，你将来想要小孩，我可以为你生儿育女——”夜怜不敢说“唯一”，虽然她真心期待。

“夜怜——”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天真烂漫的脸，她是如此的无邪、清纯，他不禁被她深深吸引住。

他反问她一句话：“你知道自己究竟在做什么吗？”“当然！”她万分肯定。

龙霸天觉得自己可能会被夜怜的话搞得不知所措，索性，他胡乱搪塞道：“我又怎么知道你能不能取悦我？懂不懂如何讨我欢喜呢？”她笑嘻嘻地回答：“所以，我可以先实习啊！”“实习？”龙霸天更觉不可思议。

“现在开始，我先跟在你身边照顾你，直到你觉得我合格，可以走马上任了，我就是你名正言顺的情妇，如何？”她拍胸脯保证道。“一切就等我长大！”“你——”她的怪异行径、谬论，已令龙霸天无法招架。

“放心啦！”夜怜更加地黏住他，她娇声道：“我绝对是个能取悦你的乖情妇——”“是吗？”他不解道。“那你能做什么呢？”“所有情妇能做的，我都能做。”她信誓旦旦道。

“是吗？”城府深沈的他，内心随即升起一个计谋。“既然你如此执着，那你必须乖乖听我的话，不能违背我，也不能惹我不高兴，如何？”“当然。”她完全认同。“做情妇必须懂得顺从。”接着她又古灵精怪道：“但是，并不包含服从你拒绝情妇每天该做的工作喔！”“情妇的工作？”这又是什么？“服侍你啊！”她露出令男人屏息的笑容。

夜怜的美，实在令人无法漠视。

对龙霸天而言，他几乎忘却了昨天的风风雨雨，到底是如何结束的。

他只记得他们聊到好晚好晚，他不记得是怎么睡着的，不过，当他早晨清醒时，才睁开双眼，第一个见到的人，就是夜怜。

她身着传统的日本和服，一身素净，雪白的肌肤及纯白的日本和服，衬托出她的浓眉大眼及乌溜溜的秀发。他不禁含笑溺爱地看着她。

此时此刻，她看起来完全是成熟的女人模样，如果不是知道她的实际年龄，他还真会当她是名情妇呢！

她跪在床沿，而龙霸天的床底下放着一双木屐，她对他展露笑靥道：“早安，爸爸！请下床！”她垂首尊敬道。

“你——”他呆愣半晌，微微起身，才坐直身子，夜怜便急急取出一件宽大的外套，她微笑道：“爸爸，室内有冷气，你刚起床，别冷着了。”她将衣服覆在龙霸天身上。

龙霸天不语，穿好衣服及木屐，他便下了床，走向浴室。

夜怜机灵地抢先进入浴室中，浴缸内已放好热水，她弯身站在浴缸旁，柔弱道：“爸爸，请洗澡！”她的头不曾抬起来。

他居高临下注视她。“夜怜——”他烦躁地拨开额前的头发。“别这个

样子，我不喜欢，你是我的女儿——”“我不是。”她抬首驳斥，表情相当倔强。“我是你的‘实习’情妇，我会叫你‘爸爸’，只不过是尊称你，可是在我的心中，你根本不是我的父亲——”“夜怜——”他严肃道。“你答应过我，你必须听我的话。”“是！”她回嘴。“但是，这并不包括‘服侍你’的部分啊！”她脸上闪过一丝得意。

“你忘了我的话尾的‘但是’了吗？”她对他眨眼。“你不能不让我服侍你喔！不然，我也不要听你的话。”“你——”他皱眉，实在害怕她又在外面瞎搞、混。一脸刚毅的他，只好认栽地褪去衣服，坐进浴缸内。

身为半个日本人，又成长在黑道兼豪门世家，所以，让情妇服侍他这位帝王，早已是司空见惯了，可是，当他面对这位“小”女孩时，不得不命令：“转过头，不准偷看。”红潮顿时布满她的面颊，她默默转过身子，直到听到了水声，她才旋身，开始尽一个情妇的本分——替龙霸天刷背、按摩……她动作丝毫不马虎，尤其是当她看到龙霸天肩膀上的伤口——她昨夜的“杰作”——她满心愧疚，更是小心翼翼地清洗伤口。

她难过道：“对不起，你一定很痛吧！”龙霸天忽然握住她的手腕向前一扯，毫无戒心的她，一屁股摔在地板上，他们四目交接，龙霸天赶快又别过眼。

他低首，对着他握住的手腕道：“该道歉的是我，你的手腕伤口才严重呢！这样被水浸渍，一定很疼吧？”“我——”夜怜口吃了，因为她的一颗心怦怦跳个不停，她的双颊也红透了。她手足无措地咬住下唇，不经意间，一瓢热腾腾的水泼了她整个脸，让她吓了一跳。

“你——”她愕然地瞪着他。

“哈！哈！”龙霸天忍不住嘲笑她。“你是落汤鸡喔！现在，该换你好好洗一洗了。”龙霸天迅速套好了浴袍，然后，他抱起夜怜，像帮小孩洗澡似的把她丢入水池中，不顾她尖叫连连。

他洒脱道：“你好好洗个澡吧！听话喔！待会儿餐厅见。”他自己或许没有察觉，他是捧腹大笑着上门。

终于有女人能让他开怀大笑了。

龙霸天西装笔挺、容光焕发、器宇轩昂地走向餐厅时，桌上已有一桌可口的小菜在欢迎着他。他很讶异，因为以前的早餐都是西式的，而这次，竟是中式的清粥小菜。

其实，龙霸天一直偏爱中式早点，也许有一半中国血统的缘故，他酷爱吃中国菜，但是，他的喜好鲜少人知，所以，仆人们多半为他准备西餐。

他为着眼前的不同而抬首叫唤仆人，可惜，却没人应声，只见夜怜匆匆忙忙地从楼上跑下来。

她红扑扑的脸蛋，秀发微湿，穿着一件有大花边的粉色和服，脚着木屐，与龙霸天光鲜挺拔的西装装扮呈现强烈对比。

她灿笑道：“我洗好澡了。你别以为把我丢在浴缸，就甩得掉我！”她沾沾自喜地走向他。“我没迟到吧！”她灵巧地取下碗筷盛稀饭。

龙霸天不语，只是盯着夜怜瞧——以往，夜怜都是穿袒胸露背的小可爱、短裤很有意的暴露自己，龙霸天不知她真正的用意为何，不过，那时，她压根是一天到晚在外勾三搭四，与不同的男人鬼混。经过昨夜的“风雨”后，她应允要成为乖小孩，以及——做他的情妇，但是，她的穿着为何变得

保守了？斜睨她身上那袭可爱的日本和服，为何他心中五味杂陈？这是嫉妒吗？他快速让这股奇异的心情消失，他不能让任何人、事“掌握”他的意志、他的心，因为，他是不可一世的帝王！

他随意找话题。“仆人们去哪儿了？”“我遣走他们了。”夜怜泰然自若道。“你只需要我一个人就够了，你的食、衣、住、行，全由我——你的女儿负责，爸爸！”她说得煞有其事。

“为什么？”“我是你的情妇啊！”她耸耸肩，摆摆手，一副有我就搞定的模样。她已将碗放在他面前，热呼呼的粥令人垂涎三尺。

龙霸天专心地品尝夜怜夹给他的每一道小菜。

他无法置信道：“这全是你做的吗？手艺好得没话说，令我——难以相信。”“这是赞美吗？”她欣然道。“我已经开始得到你的认同了哦！”她故意抛媚眼。“我认为情妇不应只是暖床的工具，我是个不一样的情妇，而且能做妻子的工作——”她亦庄亦谐道。“我要你完完全全离不开我——”咻——龙霸天突然拍击桌面，这个出其不意的动作所发出的声音回荡在空阔的龙宅里，原来和乐的场面再次像紧绷欲裂的弦。龙霸天身上散发出前所未有的阴冷，他像是森林中一头凶猛的狮子，紧紧盯着令他蠢蠢欲动的猎物——神情虽是如此，但他的心底却是非常无助，他不敢相信力才那番话竟是出自一位十三岁女孩的口中。

这些年，冷玉浓到底是如何“教育”夜怜的？龙霸天明白自己并不喜欢现在的处境——好似一只任夜怜宰割的狮子。

他是龙帝国的帝王啊！冷血帝王不能容许自己落陷到手足无措、惊慌害怕的田地。

看着龙霸天冰冷、目空一切的模样，夜怜不禁心生怯意，但她依然鼓起勇气道：“我很清楚你喜欢的每一道佳肴喔！以后，我会每天做菜给你吃。”他毫无表情，令人猜不透他的心思。

龙宅缭绕着凝重的气息……是夜怜不放过龙霸天，还是龙霸天舍不得夜怜？她完全顺龙霸天的意，依着他的喜好去讨好他——她变得好乖、好乖。

他会把龙宅打扫得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她会做好一桌可口佳肴在家里等他。她为他洗衣，替他刷背……当他深夜未归，她就坐在沙发上等他回家，当他在书房内办公时，她就静静坐在一旁的沙发上，既不吵也不闹，只是默默地关心他，担心他。这种关注已超越了情妇——只有肉体需求——的关卡，他们的心灵是契合的，这是只有丈夫与妻子才有的默契与祥和。

举凡仆人能做的，情妇能给予的，妻子应有的关怀……夜怜一样也没有疏忽，除了——龙霸天还没有碰过她。

名义上，她是他的女儿，而实际上，她扮演着许多不同的角色。

她虽然还是喊他“爸爸”，但两人都明白，他们之间的感情已不是简单的“亲情”二字就能形容的。

时间一天天地流逝，他们逐渐习惯于彼此的存在，习惯于两人的世界。

龙霸天虽不曾表达情绪，但很显然，夜怜已成功地取悦这位帝王，只是，她有办法掠夺他的心吗？恐怕只有龙霸天自己心知肚明吧！

时光悄然流逝，他俩还是耽溺在彼此的世界中。

第五章

夜怜十六岁了。

十六岁的少女像一朵含苞待放的玫瑰花，既娇柔又纯真，正是最璀璨的年纪。

对龙霸天来说，夜怜是否足够当“真正”的情妇呢？她不知龙霸天有何想法，她只是很高兴自己又长大一岁了。

虽然离弱冠之年还有四年，不过，十六岁对她而言，总比十三岁还适合谈情说爱。

过去两年，龙霸天不曾在意过她的生日，虽然今天是她十六岁的生日，但是她不在意，只要还能继续与龙霸天在一块就够了。

黄昏来临时，夜怜已准备好丰盛的晚餐，然后换上端庄的和服，坐在玄关处，等待龙霸天的归来。

然而，门铃声却提早响起。

她并没有听见车库前的引擎咆哮声！夜怜警觉来者另有其人，她小心翼翼地检查保全系统是否开启，再走向大门口。龙霸天向来深居简出，私生活相当低调，龙宅不曾有过陌生访客。

隔着精雕细琢的古铜色大铁门，她由外视窗中瞥见了站在大门外的男子。她欣然一笑，是中森耀明。

她放了心，毫无警戒地开启大门。

“中森先生，你好，好久不见。”她以日本礼待他。“请往内坐！”她垂着首恭敬道。

“别这样。”中森耀明亲切微笑道。“这里是台湾，不是日本，别这么多礼啊！况且，我们认识很久了，我一直把你当成朋友。”“是吗？”她笑逐颜开。中森耀明是很温和的男人，与他在一起，总是令人毫无顾忌。

夜怜表现出最真实的一面，蹦蹦跳跳地跑进大厅。夜怜关切地问着坐在沙发上的中森耀明：“爸爸呢？他怎么还没回来？”她对着窗口东张西望。

“龙少爷，他，他……”中森耀明支支吾吾。“其实，我今天是溜班，没告诉龙爷我要到龙宅来找你，所以，请你替我保守秘密，好吗？”“为什么？”夜怜不懂。

凝视夜怜国色天香的容颜，中森耀明突然感到莫名地口乾舌燥。他

口水，鼓起勇气道：“还不是为了你。”“为了我？”“是啊！今天是你满十六岁的生日，我特别来祝贺你生日快乐。”他真诚地祝福她。

“虽然我无法带任何礼物给你，但我用真诚的心意深深祝福你。龙霸天是个高深莫测、猜忌心重的人，我不想为你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希望你能谅解我。”夜怜呆若木鸡，她所承受的震撼不小。半晌后，她的表情忽地转为惊喜。“我以为没有人会注意我，就连爸爸也不会把我的生日当做一回事，可是，你却——”“那是因为我对你——”中森耀明倏地噤住口，伸手抓抓自己的头发。“抱歉，我忘了你和龙爷之间——”夜怜不表态，只是闷不吭声，以美丽的双眸凝视他。

中森耀明既关切，又很无法理解地问道：“你怎能忍受既是龙爷的女

儿，又与他发生特别的感情？这种关系太不正常了——”“我——”中森耀明竟然知道“事实”？夜怜满脸通红，虽然她知道他只猜对了一半，对事实一定只是一知半解，毕竟她只是“实习”情妇啊！

她以略微口吃的口吻说：“这些……全是我心甘情愿……”“我不懂，夜怜——”中森耀明语重心长道。“难道你不明白‘情妇’一词的社会评价？”“不！”夜怜驳斥。“我与那些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是不同的，我不一样，我完全不一样，爸爸从来没有任何情妇，而我会是龙霸天独一无二的情妇。”她的目光忽地幽暗下来。“况且我爱他，为了爱他，做他的情妇又有何不可？”“你是傻瓜！”中森耀明指责。“难道你不知道，龙霸天是个‘冷血帝王’吗？他没有爱，他不懂爱，如果你以为成为他的情妇，就会让他爱你的话，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因为龙霸天最恨的女人，就是做人情妇的女人——”顷刻间，夜怜脸上血色尽失。

“我太了解龙霸天了。”中森耀明决定点醒夜怜。“女人最傻的地方，就是认为为了爱可以牺牲一切，甚至为了绑住男人而怀他的孩子。但是，私生子过的却是被人唾弃鄙视的苦日子，这就是龙霸天的童年，龙霸天被人轻视的结果造就了今日的‘冷血帝王’。龙霸天对他的母亲冷玉浓是又爱又恨，爱她是因为她生下了龙霸天，恨是恨她的无耻，为钱而出卖自己——”“不！”夜怜激烈反驳。“我不是冷玉浓，龙霸天也不是龙浩介。冷玉浓是为钱和权力才做龙浩介的妾，而我，是真心真意爱霸天的。”中森耀明的心仿佛撒旦般的邪恶。“就是因为这样，你才是最危险、最可怜的。”中森耀明佯装心疼夜怜的低嚷。“我必须提醒你，避免你陷入万劫不复之地。龙霸天不像龙浩介那样游戏人间，妻妾成群，那是因为龙霸天是全天下最无情、最残忍、最冷酷的帝王，他没有感情，所以他——”中森耀明挑明道。“他会让你受伤到体无完肤。”“你——”她咬住下唇。“不可能！我不信——”“相信我！夜怜。”他突然起身走到她面前，蹲下身子，与她平视，诚挚地说道：“夜怜，我说这一切都是为了你，现在我要告诉你，龙霸天曾如何地‘利用’你——”他特别加重“利用”二字。

“利用？”夜怜面色惨白，这是什么意思？“当初，你只是个脏兮兮的智障儿，你以为他真的是有‘爱心’才收养你做为他的女儿吗？”中森耀明嘲笑夜怜。“龙霸天只是为了你名下的那块土地……”他一五一十地吐露事实，句句都撕裂夜怜的心。“你喊他一声爸爸却让你一无所有，他设计你失去那块土地的处分权，而你，竟还傻傻的想做他的情妇来取悦他，让他爱你……”夜怜的脑海中一片空白——她崩溃了——不！不！不！她嘶喊。

龙霸天怎能这样对待她？他——怎——能？她感觉心已碎成千万片了，她心痛如绞！

夜怜不知道中森耀明什么时候离开的，当黑夜笼罩大地，龙宅内一片漆黑时，夜怜坐在玄关处，让黑暗、仇恨吞噬她……她被骗了，她被骗了，被骗了……龙霸天毁了她——他利用她，他践踏她，他蹂躏她……

龙霸天没有想到龙宅悄然无声时竟是这般阴森。

莫名地，龙霸天紧张不已。

夜怜呢？她跑到哪儿去了？她不在家吗？这两年来，他早已“习惯”了她的存在。

她为他等门，她服侍他，她逗他笑，她陪伴他……如果，她走了……

不行！她不能走——他疯狂地打开大门，然而，迎接他的却是天崩地裂的震撼……

这个躺在女人堆里的男人正得意洋洋地大笑呢！他眼中充满对龙霸天的敌意。

今天，我出卖了你，让你的“女儿”知道你最丑陋的一面，我倒要看看你要怎么“解决”！？不过，这只是“起头”呢！后面，更有得瞧！

我可是有很多女人为我卖命呢！你可能无法想像，你的十二位情妇之一——冈本美贵，也是我的人……哈！哈哈！哈……他大笑不已。

“夜怜——”龙霸天急急忙忙冲进大厅，霍地打开电灯开关，大厅的灯一亮，他见到坐在玄关，缩成一团的小身影，龙霸天不由得松了一口气。他警觉到她与平日并不相同，她没对他展露笑颜，欢迎他回家，她只是背对着他。

龙霸天感觉到她的背脊似乎传来阵阵的敌意与愤怒。

“夜怜——”他轻唤。“怎么了？躲在这里会着凉的，来吧！我们进大厅。”他伸手轻触她的肩膀，语气中充满疼惜。

“不要碰我！”她像惊弓之鸟般的狂跳起来，并扯开龙霸天的手，疯狂地叫嚷。“我讨厌你！”“夜怜——”他被她突如其来的激烈态度吓到，龙霸天愣在原地。

“不要叫我的名字。”夜怜咬牙切齿，全身因愤怒而颤抖不已。“我——不会再让你‘利用’我了。”她加重“利用”这二字。

龙霸天的心脏倏地紧缩。

老天！她难道知道“事实”了？“谁告诉你的？”他虽震惊，但声音还是很冷淡。

夜怜冷哼道：“我如何得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狐狸尾巴已经露出来了，我再也不会上当，不再受欺骗了。你，龙霸天，整个脑袋里都是阴谋、阴谋——从今天起，我决不再是龙霸天的女儿，不再是了。”她突然冲向他，啪——重重的一耳光打在龙霸天的脸颊上。

他沈默地承受，似乎在默认他的罪！

夜怜哭得眼睛红肿——这巴掌等于打碎了夜怜对他的爱与感情。“为什么？为什么你要利用我？难道，你真是冷血动物？”她猛地转身夺门而出。

龙霸天外表虽无动于衷，心底却心痛如绞，一待夜怜跑出大门，他才如大梦初醒般——“夜怜！听我说！听我说！”他跑到大门口咆哮。

可惜，他迟了一步，夜怜已跑得无影无踪了。

他十分担心她，于是冲向自己的跑车，坐进车内，车子立刻像阵旋风般呼啸离去……他发誓要找到夜怜。

雨越落越急，小雨滴转成大水珠，完全在夜怜的身上，不一会儿，她已成为名副其实的“雨人”。

她无意识地走着，直到前方迎面而来的公车驶近，她才注意列车前“淡水，三芝”的字样，她毫不犹豫地跳上了公车，直奔淡水T区。

黑夜沈沈的淡水T区。

夜怜里足在这曾经是她的家、她的土地之处，曾经山明水秀，绿油油

的稻田……如今，真如中森耀明所言，龙霸天已一手毁了它。

天！她无法原谅——龙霸天利用了她，他利用了她……她耳际轰轰作响，全是让她致命的这句话。

青山绿水不复见，只剩下光秃秃的山、满地的泥泞，建造工程的机具和正在建设中的游乐器材。

夜怜无法遏止自己伤痕累累的心，她的泪水汨汨流出，她彻底崩溃了！她踩着满地的泥沼，往深山跑去……

她真的不再理睬他了吗？以龙霸天冷血帝王霸悍强硬的铁腕作风，他绝不会让夜怜离开他的掌握的。

他不眠不休地找了她一天一夜，甚至动用了霸天财团的保全人员，不过，以龙霸天向来料事如神的本领，他还是到了淡水。

直觉告诉他，夜怜一定会回到她的家——她印象中的小木屋。

夜怜的家早已面目全非，现在只能隐约见到一座游乐场的雏型。龙霸天望着一片属于他的“乐园”，他的心很沉重。

潮湿的泥浆暴露了她的踪迹。看着泥地上那数不尽的鞋印，龙霸天终于松了一口气。

凌晨三点，他持着手电筒，沿着鞋印向前走，走到山边的尽头时，他看到凹陷的地上布满了饥脏的池水，鞋印也由此消失，龙霸天更是忧心忡忡。

她在哪里呢？会不会有危险？这里，应该是预计埋地下水管之处吧！所以，有许多圆形空心的水泥管子，而圆管内直径大约一公尺，他用手电筒微弱的灯光搜寻每个地方，不久后，他终于露出欣喜若狂的笑容——他瞥见圆柱内有一团小小的人影。

他迈开大步趋前，手电筒越照越近，美人的身影也越清晰可见，终于，龙霸天看到她了。

是夜怜——他费尽千辛万苦、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找到她了。

躲在大水管中的夜怜，全身上下不仅湿透，还脏兮兮的。

龙霸天蹲下身子，在水管的入口处，以手电筒照着夜怜。这一刻，他突然感到心在抽搐。

夜怜一脸愤恨，在她还来不及有所反应前，龙霸天已气定神闲地道：“回家吧！夜怜。”“家！？”她尖声叫嚷。“我无家可归，我的家被你毁了。这里才是我的家——”语毕，她弯身冲出水管，想逃离他这恶魔。

龙霸天眼明手快地在水管出口处一把抱住了夜怜，他揽住她的腰，把她提高，让她在半空中挣扎、拳打脚踢，而他，还是泰然自若，面不改色。

“夜怜，回家吧！”“我不要走！这块土地才是我的家。”她的粉拳绣腿不断地挥向他。“我不要离开这里！”“听我说，夜怜！”他以震耳欲聋的声音咆哮，企图压制这位失去理性的小女孩。“我是曾经欺骗过你，那是因为当时你还太小，我无法对你说明我的计划，只好以你法定代理人的身分，代为处分那笔土地，这块土地的所有权人仍是你——跟我回家吧！夜怜！”“你——”一脸伤心的她，此刻更是怨气冲天，她大声指控他。“我不要土地，也不要钱，我更不要你利用我，我无法忍受你背叛我啊！”背叛？“夜怜……”龙霸天心底淌着血。

“我恨你——”她咬牙切齿，歇斯底里地用她的小拳头击打龙霸天的胸膛。“我恨你！”

我恨你……你怎么可以骗我……”“夜怜……”龙霸天哑口无言。

他任她发泄，但龙霸天的胸膛对夜怜而言，是铜墙铁壁，很快地，她筋疲力尽了。

龙霸天紧紧拥住她低喃：“夜怜，别离开我，我不能放你走，我不能……”夜怜哭了，备受折磨的她早已身心俱疲，她声泪俱下道：“难道你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难道你只懂得背叛人、负情于人？你眼中只有金钱、权势……”她断断续续地呜咽着。

“不！”他更加用力揽住她，声音中尽是强烈的痛苦。“那不是事实，在你面前，我不懂得利用、背叛，我更不冷血——”他狂野道。“夜怜，你一定是专生来制裁我的。”龙霸天带着几乎撕碎人心的声音道：“刚开始，我确实是不择手段、心狠手辣。我收养你为女儿，完全是为了得到那块土地……可是，这三年来……你对我的付出在我心中起了化学变化……”他的语气中有着不容置疑的真心。

他将她搂得更紧，一股强大的情感包围着他们，他低头在她耳边道：“夜怜，我爱你。”冷血帝王终于对夜怜俯首称臣了。

帝王爱上了他的情妇。

“夜怜，我爱你，求求你别离开我！”他一脸沮丧地乞求着她。

“你——”夜怜顷刻间哭得宛若长江溃堤，她喜极而泣道：“这是你最真实的一面吗？”她激动得抚着他的面颊，他们的双眸紧紧交缠。

而他双眸闪烁着只锺情于她的浓浓爱意。

“霸天——”她呼唤他的名字。“我爱你。”她突然献出朱唇，以及真心。

他们唇齿交接，热情地，猛烈地……“夜怜，我爱你……”声音消失在无尽的星空中。

在拥抱与泪水中，他们的情感更加增进。夜怜同时决定原谅“多嘴”的中森耀明。

洗个热腾腾的澡后，夜怜偷偷摸摸地溜进龙霸天的房间，她穿着一件和服睡衣，看起来非常妩媚动人。她躺在大床上用被单将自己包得密不透风，若不是眼尖的人，根本感觉不出床上有个俏佳人。

龙霸天从浴室走出来，看起来既清爽又乾净，他身着一件深蓝色浴袍。

他对着这只有盏昏黄灯光的寝室唤道：“夜怜？”屋内没有回声。她不在？龙霸天不经意叹了口气。他本来就不该预期她会出现在他的房间内。他沮丧地走向床边，坐在床尾。

“哇——”突地传来一声尖叫，让龙霸天吓了一跳。

她见他那张受惊吓的脸，忍不住笑跌在床上。“哈哈！哈……”她指着她苍白的脸。

“喔——你快被我吓死了。”“你‘欺负’我喔！”他扑向她。“敢调戏‘冷血帝王’的人你是第一个喔！你要好好地接受惩罚才行。”他故作凶神恶煞样。

“惩罚？”她咧嘴大笑。“你要怎么处罚我呢？打我屁股！我不再是十三岁的小孩了，你不能打我了——”她扮个鬼脸。

他注视她美若天仙的容颜，不怀好意道：“如果——”他伸出十只“魔指”。

在她瞪着如铜铃似的大眼时，随即传来尖叫声及响彻云霄的笑声。她

挣扎，她抵抗，可是还是敌不过龙霸天厚实的手掌及灵巧的指尖。

“痒死你，痒死你……”他得意洋洋。“除非你向一代帝王求饶，我才赦你‘免痒罪’。”“我……”她笑得快没气了，在床上翻滚不停，眼看龙霸天似乎真的不饶过她，夜怜急得大嚷：“饶了我……饶了我……求求你……”她笑得满脸通红，红欲滴的双唇，样子真是娇羞可人。她双手做投降状，娇躯因剧烈的前俯后仰而香汗淋漓。

龙霸天玩弄揶揄的诙谐脸孔，一下已转变成一板一眼的正经，他双眼发光，柔情万千地注视她。“夜怜……”“霸天……”她伸手轻抚他的面颊，既害羞又警扭。“我对不起你，我不该打你——”“不——”他毫不在意。“我也有错，以前，我不也是打过你？我们算扯平了——”“我是你的情妇，你当然有权对我为所欲为，甚至，包括得到我的人。”她低吟。“给我机会，为你献身——”他为之动容。“夜怜，你年纪还小——不行！”“别担心，我相当‘早熟’，关于男女之间的事，我早已是个中翘楚了。”“早熟？”仿佛当头棒喝般，龙霸天忆起了三年前她房中的保险套……顷刻间，他已是暴跳如雷，妒火焚烧全身。“对！你年纪轻轻就已经身经百战，既然你都能毫无顾忌的‘奉献’，我又何必太在意？”他忿

全忆起冷玉浓这些年对她的“教导”，在床第之间……可是，真正面临这一刻，她的心还是像小鹿乱撞，娇躯全都羞红了，她觉得他的拥抱越来越有力，而自己则越来越软弱。

她不禁喃喃低语：“霸天，我爱你，我会给你我的全部……”他的双手缓缓地碰触她，用力扯下她和服的腰带，在散开的和服下，一丝不挂的娇躯因激情而泛红颤抖，他把两人的衣服一寸寸推下。她清如处子的胴体，令龙霸天感到晕眩。他的视线停在她的乳峰和臀上，他咬牙地说：“我不会再让任何人分享你，你只属于我。”他俯下身，含住她浑圆胸脯上的尖挺蓓蕾，她惊呼一声，旋即拱起身子。

“你好甜蜜，你好美……”他失神地狂吟。

他的手缓缓覆上她赤裸的小腹，令夜怜倒抽口气。

“我是否激起了你的欲望！”他爱抚她的小腹，每个移动都引起她双腿间的疼痛。她娇喘咻咻，她从来不知道，实战经验可以比书本上的知识刺激一千倍。

他的手突然覆上她的女性核心，并轻扯着她。夜怜低呼出声，感觉热力在所有的血管中爆炸，她弓起背，发出无助的呻吟。他亲吻她的每一寸肌肤，令她觉得血液直冲脑门。

他的胸膛因沈重的喘息而急遽起伏着。突然间，他静止下来，她感觉到他的身体剧烈地颤了一下。

他抿唇道：“我……无法再等了，我……要你——”他的喉咙深处发出一声低吼，突地抬起她，分开她双腿。“抱紧我——”他搜寻她，进而深深地占有她。“你好紧——”她发出痛苦的叫喊，手指陷进他的肩。霸天突然停止动作，并在她怀中僵硬。

“别——”她紧抓住他的肩膀。“别离开我，千万别在这当口离开我……”他的脸因强自压抑的欲望和震惊而扭曲。“老天，我伤害了你——”“不！”她尽全力抱住他，让他更进入她。“爱我，霸天，深深地爱我……”“你——”他扣住她的臀部，继续向前冲刺，他的臀一次又一次地撞向她，她发出激情的吼叫。“你是我的，你是——”他再次移动臀部。“说出来，夜怜。”“我是

你的。”她大叫。“我是……”她流下两道泪水。

他冲得更深了，美妙的欢悦感窜过她的身躯，令她尖叫。

他们跃上快乐的最高点，感到晕眩而喜悦……他们一起进入那片从来没有人到过的大堂。

她几乎无法呼吸，她的脸枕着他的胸膛，他的双臂用力拥紧她，聆听着他急速的心跳，她满足地笑了。

他疼惜地轻吻她。“我弄疼你了吗？”她摇摇头。他在她脸颊上重重一啄，小心翼翼地离开她的身子，仔细审视他所造成的青紫。“老天，你一定很痛。”他相当舍不得。“你先别动。”语毕，他便抽身离开。

夜怜疲惫地闭上双眼，她累得几乎张不开眼。

须臾，她感觉霸天分开她的双腿，以温柔而润的毛巾，轻拭她的两腿间。她感动道：“谢谢你！”他轻啄她的芳唇，旋身又离开。不久，他回到床上，躺在她身边，紧紧搂住她，再盖上被单。

他轻问：“为什么，你要——”“因为——”她亲吻他的胸膛。“我爱你。”为了爱他，她可以奉献自己的一切。

“傻瓜！”他捏捏她的俏鼻。“我值得你如此牺牲奉献吗？”“值得！”她笃定道。“我是为你而活着的，在日本的那段岁月，我每天都在学习，在思考如何讨你欢心，唯一支撑着我的力量，就是成为龙霸天完美的情妇。”她低下头。“现在，我只求我能完全取悦你。”“取悦？”他感到好笑。“夜怜，你不仅取悦我，你已征服我了。”“征服？”她不可置信地睁大了眼。

“我怎能不喜欢、不爱你？”他幽幽叙述。“如果我不喜欢你，怎会想收养你做我的女儿？其实，当你黏住我，抱住我的刹那间，‘冷血帝王’的心已被你攻破了，只不过——”他轻抚她如瀑布的秀发。“我习惯性的冷漠无情，不但拒绝了别人的感情，同时也忽略了我心底深处的情感，我——”他愧疚不已。“我对你太残酷了，我将你逐出我的世界，藉以淡化心中的情愫。”他执起床头柜上的音乐盒。“你看，这么多年，它一直伴着我，我一直无法将它舍弃。”打开音乐盒的盖子，似曾相识的音乐立即流泻在房间内。

“霸天……”她激动得无法言语。

“我真的无法理解，我怎么会爱上一个小我近十七岁的女孩。”他倾身，温柔地吻住她。“我原本想等你长大，可惜，这个‘时间’却提前了，老天，你才十六岁！”他既心疼又自责。“而我竟——”“不！”她否认。“你没有诱惑我，一切都是我心甘情愿的，这表示——”她甜美一笑。“以后，你再也不孤单，再也没有别的女人能霸占这张床，只除了我。”夜怜沾沾自喜。

“是的。”他慎重道。“帝王的情妇——夜怜，绝对是这帝王帐内唯一的女人。”“情妇？”她的脸略显苍白，忆起了中森耀明所言：龙霸天最痛恨做别人情妇的女人……现在，他承认她是他的情妇，她反而有些惶恐。“霸天，你讨厌做别人情妇的女人吗？”他挑高眉，狡诈一笑。“我这么爱你，怎么会讨厌你做我的情妇？不过——”他的脸色突然一沉。“我现在倒是很生气——”“生气？”她俯身抱住他。“别生气嘛！求求你，别生我的气，我要如何才能让你不生气呢？”她抬起头，楚楚可怜道。

“那你要坦白才行。”龙霸天直言道。

“坦白？”她不懂。

他清清喉咙开始逼供。“你既是处子之身，那三年前垃圾桶内的保险套如何而来？你又是何居心？”夜怜倏地双颊臊红，瞪大双眼，接着噗哧一笑，

她躲进被单里，想避开这个敏感的问题。

“再不说，我可要对你严刑拷打罗！”他一脸说到做到的酷模样。

夜怜立刻从被单内乖乖地坐起来，她支支吾吾道：“我……只不过……动了一点手脚……”“怎么说？”龙霸天斜睨着她。“用什么方法？”“就是……加了一点‘调味料’……”她越说头越低，声音越小。

“调味料？”天！这是怎么一回事？“快说！不然我就——”他又威胁她了。

她吓得花容失色，立即说道：“我在套子内加漂白水及蛋黄，就制造成——”“什么？”龙霸天一脸愕然，他实在想捧腹大笑，他努力忍住狂笑的冲动，佯装穷凶恶极的臭脸。“原来，你一直都在耍我、骗我、整我，我是叱吒风云的帝王，怎能任你为所欲为？你该受罚——”“受罚？”她一脸冤屈。“不说要被严刑拷打，说了要被处罚，这世界真是没天理——”她的嘴撅得有半天高。

龙霸天忽然抓住她的双腿，让她趴在床上，她立即呼天抢地地吼叫：“别打我屁股，我好可怜……”声音消失在她的喉咙中，因为当龙霸天开始亲吻她的臀部时，她立即娇喘咻咻，用双手扯住被单，陷入意乱情迷中……他的吻遍布她全身，连脚趾也不放过。

龙霸天宣告：“我要处罚你——好好再爱你一次。”当他进入她时，他履行了他的“誓言”。

许久之后，她陷入梦乡，口中还喃喃自语：“我喜欢这种‘严刑拷打’……”

第六章

天亮了。

而怀中的可人儿呢？她在哪里？龙霸天半眯着眼，神志犹在混沌之际，他伸手一扑，却扑了个空。奇怪，他的宝贝呢？半晌，他感觉到被单内的下半身，有一个东西在他的肚子上磨蹭。

他继续保持不动。

不过，他感到腹上有股骚动，长长的发尾，刺激着他的末梢神经。

是她！他的情妇，夜怜正趴在他的小腹上。

她在干么？蓦地，他的身子僵直，他感到小腹上有强烈的灼热感，天！她竟伸手抚摸它。

这小丫头不知道这么做很“危险”吗？出于本能的反应，它在她的眼前傲然顶立。

“啊——”她大叫，猛地钻出被单。

他们的目光随即相遇。她面红耳赤地说：“怎么会这样。老天！我看过‘图片’，图片上没有这样……”看她一脸大惊小怪的模样，龙霸天哭笑不得地道：“第一：我是活生生、‘能屈能伸’的大丈夫，图片是死的。第二——”他的脸上有丝愠怒。“你竟背着我看别的男人的‘图片’，我无法原谅你的‘偷看行为’——”他邪笑道。“看你怎么补偿我。”“补偿？”她哭丧着一张脸。“你不能每次都欺负我，人家看图片是为了‘学习’要怎么取悦

你，才够格成为你的情妇——”“学习？”龙霸天嗤之以鼻。“那你的学习成果如何？是否研究出更高深的技巧？”他挑眉逼问她。

失望浮现在她的脸上，她垂首摇摇头。“没……有……我实在很丢脸，都不懂……”龙霸天露出轻佻的笑容。“我看你，只能好好向我讨教及学习了。”“讨教？”她嘴巴张成O字型。龙霸天趁她不备之际扛起她，往浴室走去。

她在他肩膀上大叫：“你要做什么？”“洗鸳鸯浴啊！”他大笑。“这是你‘学习’的好时机喔——”“真的吗？”她无法相信。

“当然。”他信誓旦旦。“我要在水中爱你——”在浴缸内，他们不仅享受互相刷背的乐趣，及泼水嬉闹的喜悦，在他的教导下，她不停地探索——她心悸于“冷血帝王”的伟岸身躯——他健壮而结实，紧绷而坚硬的臀部和强壮的大腿，肆无忌惮地刺激着她。

他分开她的大腿圈住他，让她坐在他的肚子上，她喘息着，因为他的碰触带给她前所未有的震撼。

他爱抚她的全身，每一次的抚摸都使她战栗，他用他的胸膛摩擦她，挑逗着她的胸脯，她忍不住发出低沉而沙哑的呻吟，并更加拱向他。“霸天……”“你好美。”他真心的赞美，并深深地吻住她。“我想你的滋味……”他的手滑到水中，感觉到那里的紧绷，他的手指更往下探索她的双腿之间。“好紧！”突然，它们滑进并移动着……夜怜倒抽一口气，他们额头相抵，四目凝望，急促喘息，很快地，她发出呜咽声。“霸天……”他带给她至高的欢愉。猛地，他长驱直入，充满她，冲击她。

饥渴，疼痛，呐喊，充实，无边无尽的满足……就在这绮旎浪漫的水池中……

十六岁的情妇，是当今世界上年纪最小的情妇吧！

可是，她却备受帝王的呵护，龙霸天宠爱她的程度已到溺爱的田地了。这位帝王似乎要把全天下的金山银矿、奇珍异宝，全部献给他的情妇，当然也包括彻底地交付他的心与身。

夜怜取悦他，令他开怀，惹他怜惜她，这位含苞待放、娇羞可人的小情妇，总是带给龙霸天意外的惊喜，增添生活中的乐趣。

龙霸天送给夜怜上百套的衣服，包括名牌的内衣、内裤……可是，当这些蕾丝、性感的内衣裤、睡衣展现在她面前时，夜怜却猛摇头，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朱唇翘得好高。

“怎么了？你不喜欢吗？”“不喜欢。”很嗲声的口气。她将自己塞进他的怀中，愁眉苦脸道：“我真的是你唯一的情妇吗？”“夜怜——”他紧紧抱住他。“天地良心，别怀疑我！以前我母亲虽然替我挑选了十二位情妇，可是，我从未碰过她们，也从未承认她们，你是我第一位，也是唯一的情妇——”“真的吗？”大眼三百六十度绕了一圈。“那——是谁告诉你情妇都要穿蕾丝、半透明、性感的睡衣、内衣裤？”她老实坦白道。“我不喜欢这些性感的衣服，也不特别崇尚名牌服饰……”她抬首气馁地睨着他。“这样，我是不是就不够资格做你的情妇？”疼爱她的情从心底泛涌上来，龙霸天轻抚她的面颊，轻声细语对她道：“是我不应该把所有‘情妇’都定义成爱慕虚荣、见钱眼开的女人。”他朝她怜惜地笑一笑。“告诉我，我的小情人，究竟什么样的东西，才能满足你呢？”她小心翼翼道：“你——会买给我吗？”“当然。”他肯定万分道：“我巴不得把全天下最珍贵的宝物全部献给你。”“那一

——”她露出开心的笑容。“别忘了，你的‘承诺’喔！”她指定选购的内衣裤，全是可爱俏皮的棉织布，上面不是小花儿，就是猫狗的图案，以各种缤纷颜色的线绣成，当这些少女内衣穿在夜怜的身上时，那股纯真更显诱人，令龙霸天更加为她着迷。她的单纯与天真，和一般情妇的美艳与矫作，有着天壤之别。她只会令男人用尽全副心力疼爱她。

“好看吗？”她怯怯地问。

他不语，只是点头，然后张开双臂邀请她。

她立即奔进他怀中，他如饿虎扑羊般对她又咬又啃，夜怜银铃似的笑声回汤在龙宅里。

龙霸天紧倚着她道：“你比任何女人都还性感诱人，你深深蛊惑着我，即使你一身少女的装扮，也依然让我情不自禁——”他扣住她的臀，深深地埋进她的身体里……有夜怜这样的小情妇，“冷血帝王”夫复何求？她似乎讨厌身上的束缚，所以常常光着脚丫子、穿着内衣裤在龙宅里到处乱跑，惹得龙霸天热血沸腾。而她似乎不明白她浑身的性感及魅力，她总是一脸的无辜。如果真要穿衣服，她也只穿和服，毕竟，和服方便又宽大，怪不得龙霸天送给她整柜的昂贵服饰也无法让她看上眼。

她喜欢“空中弹跳”——在龙霸天的雪白大床上，藉着软绵绵大床的弹簧张力，让自己跃上跃下，玩得不亦乐乎，然后扑进他的怀中，他会在她香汗淋漓的玉体上撒下无数的热吻……有时，她又爱搞怪，譬如突然放着很有“水准”的芭蕾舞音乐，然后掂起脚尖，佯装自己是世界顶尖的舞者，她翘起美腿，跳着芭蕾舞，不过，她跳得却很像“机械舞”，惹得龙霸天笑不可遏。她那股憨傻状，总是令他双目发亮。

这天，当夜怜在洗澡时，龙霸天突然蹑手蹑脚地破门而入。他原本想出其不意地吓她一跳，哪知，他反而被吓得夺门而出——只因宽大的浴缸内坐着一个“小泥人”，她全身上下涂满绿色的泥巴。

她对龙霸天咧嘴大笑。“我在‘保养’呢！”“保养？”他瞠目结舌。“这是什么怪东西？”“泥浆。”她对他猛眨眼。“是特殊的偏方哦！专门用来保养肌肤的，可达到深层的洁净与滋润，现在——”她邪笑。“竟然被帝王发现他情妇的‘保养之道’，情妇为了守住机密，必须也要将帝王变成一个‘大泥人’。”她故意露出狰狞的面目。

“大泥人？”龙霸天恍然大悟，却为时已晚。“不！”他嚷叫。“别过来，你别过来……别靠近我……”“小泥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环住他的腰，她的脸在他的胸膛上磨蹭，双手则在他的背脊上游移，很快地，他身上已满是绿色的泥浆，他变成名副其实的“大泥人”了。看着他无奈的模样，她嘻嘻笑个不停。

“好吧！”他认栽道。“既然你如此热中玩弄‘泥人’的游戏，那我这位‘大泥人’就舍命陪君子了——”他抓住她，一同跌进热腾腾的水池中。

这会儿，乾净的水顿时变成一滩泥沼。

他温柔地抱住她，在她耳际挑逗问道：“在泥沼中玩‘成人游戏’，好吗？”“很好。”她闭上双眸，故意开口道：“有‘大泥人’供我玩，我何乐而不为？”“喔——”他提高音调。“你越来越气尺高涨，越来越嚣张，简直是无法无天，要爬到我头顶上了。”他抱怨。“我不能任你这么撒野。”他决定道。

“是吗？”她抚媚娇笑。“我也不能任你总是这么高高在上，这次，我要

采取主攻，让你低声下气地求我……”她的头缓缓靠近他的大腿间……她的动作让他低吼不断。“求你，求你，夜怜——”一代帝王败给了他的情妇……云雨过后。

夜怜裹着浴巾，坐在地毯上，龙霸天坐在豪华牛皮沙发上，夜怜把头枕在他的大腿上，双手则抱住他的小腿，这柔情有信任的动作，让夜怜想起小时候，她也是紧抓着他的小腿不放……如今，她长大了，这“习惯”动作仍不曾改变。

霸天轻抚夜怜的长发，他身着深蓝色的浴袍，使得夜怜很容易伸手到浴袍内触碰他的小腿，大腿……“别乱来！”龙霸天严厉制止。“我已快被你乾了，你别人小鬼大，古灵精怪，出什么歪主意整我——”“我有吗？”她又是一张无辜的脸，百口莫辩的难堪样。“我所‘做’的一切，还不都是你教的。”“你——”他抱起她，让她坐在他的大腿上。他爱抚她，轻轻吻她的五官。“夜怜——”他显然有话想说。

“霸天……”她把他抱得好紧。“我不想离开你，一分一秒都不要——”她心照不宣的“暗示”。

“我知道。”他轻拍她的背。“我也舍不得你离开我半步，但是，你的帝王还有一个‘龙帝国’啊！无论如何，我不可能不去管它。我好多天没上班了。”他深叹一口气。

“可是——”她有一千万个不愿意啊！“我不要白天一个人在家……”她可怜兮兮地叫道。“我不要啦！”“我知道。”他爱怜地抱着她。“这样好了。”他低首望着怀中的情妇。“陪我一起上班，好吗？”“与你一起？”她简直是欣喜若狂，一颗心飞上云霄。“当然好，好……”她说了近一百个好，她甚至举手起誓。“我会乖乖的，安静的，绝不吵你办公……”看她正经八百的“发誓”，令龙霸天吃笑不已。

一大早，夜怜便兴高采烈地坐在床边等待霸天。

她穿着一件碎花的和服，踩着木屐，头发让它自然飘逸，一张素净的脸，手中提着一个小包包，身上散发着幸福的光芒。虽然在台湾，而且要外出，她还是不变的和服打扮。

等龙霸天西装笔挺、鲜亮英俊地走进卧室时，夜怜一个箭步冲向他，在他的面颊上轻吻。“我这身打扮可以吗？”她紧张地问道。

“为什么你执意要穿和服？”他不懂。

“因为——”她故作神秘，然后大叫：“不告诉你——嘻！嘻！”她扮鬼脸。

“你这小鬼——”他敲打她的头。“我买给你的名牌洋装，你竟通通不爱，真是！”他溺爱轻斥。

龙霸天有些担心夜怜一身的和服，会在路上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但想想，反正车子直接由家中开到公司停车场，而且她只待在办公室里，应还不致会引人品头论足。

龙霸天偕夜怜到财团时，由停车场乘坐私人电梯上楼，所以，也只有他的机要秘书中森耀明注意到他们一同来到。

中森耀明见到夜怜亲密地搂着龙霸天时，已大惊失色，当他听见夜怜唤龙霸天为“霸天”时，他更是面如死灰，以他超人的敏感度，他迅速伪装自己，笑脸迎接。“龙少爷好，龙千金好！”龙霸天只是冷漠颌首，然后带着夜怜走进个人办公室，中森耀明万万没想到，他反而让他们更亲密了！

可恨！他心中已是累积了欲置人于死地的仇恨，这次放过龙霸天，但下次……如夜怜的“发誓”，她可不曾吵过龙霸天。龙霸天真的很忙，而夜怜，她绝对是一名“称职”的情妇，乖乖坐在一旁，不吵不闹，她忙她自己的“工作”。

她的兴趣是摺纸。

她拿着五颜六色的色纸，在桌上慢慢地摺出她的天空，她的世界——一朵朵好漂亮、好典雅、好素净的“纸莲花”。

她的双手好灵巧，一朵朵的莲花由她指尖绽放开来，整张玻璃桌很快排满了整齐的莲花。

龙霸天惊叹这些“纸莲花”的美丽，他见她努力的埋头苦干，他有些不忍心，放下手边的工作，悄悄地走到她身边，拥住她。“你到底要摺多少朵莲花才肯罢休？才肯休息？”“一天一百零八朵，十天就有一千零八十朵……如此持续下去，数量很惊人呢！”“为什么要摺莲花？”“我要将‘纸莲花’送给你。”她贴进他的胸膛，她的话令龙霸天好感动。“我是夜怜，怜与莲同音，一天送你一百零八朵，代表怜儿对你的真心，生生世世与你相依，夜怜永远都是你的女人。”“夜怜——”他轻吻她的朱唇，心疼她的痴。“为什么要摺一百零八朵？”“佛家说：人往生后，要踏着莲花座登上极乐世界，共一百零八层，如果在世者能够为他摺纸莲花，他就能踩着莲花到极乐世界，这莲花代表在世者给他的功德，”她感性道。

“但是，我摺莲花是为了许愿，只要我摺一朵莲，我的心，我的念力就放在莲花里，我要让你无法变心，无法背叛夜怜。莲花会一直围绕在你周围，直到天长地久，而你的心中只有莲花，只有夜怜。”他震撼于她的真心，却又促狭道：“你的占有欲真强呢！这是一个情妇应有的行为吗？”“没办法，因为我爱你。”她更加用力搂紧霸天。“我太爱你了，无法忍受你将来抛弃我——”她恐惧道。

“夜怜，”他对她微微笑。“你是我龙霸天唯一的女人啊！我怎会抛弃你呢？我永远都不会。相信我！”他允诺道。“放一百个心吧！小傻瓜！”“你骂我是小傻瓜？”她瞪他。好一会儿，才不情愿地承认。“大概是吧！我是傻瓜。”她躲在他的怀中，有些不平。“可是，你若真的在乎我，怎么连我的生日都忘掉？人家好难过喔！”喔！这小丫头开始“反击”了。龙霸天立即致歉。“对不起，我绝对不会再忘记了，往后的每一年，我都会陪你度过你的生日。”他保证。“如果我忘了，就任你处罚，如何？”“真的吗？”她为他的“保证”而欣喜若狂。“我好高兴！如果你以后真的忘记我的生日，你就是小猪，不！是大老猪！”她弯起手指，比个手枪的姿势。“我就会将这只大老猪‘砰！砰！’再宰来吃……”她的声音消失在龙霸天的吻中。

龙霸天深深地吻住了她，他的舌头恣意纠缠她的，让她道不出任何话。

他在她的芳唇中说道：“好可怕的情妇啊！想置你的男人于死地，不过——”他邪恶地笑笑。“但在这之前，你可能会先被我吃了，让我当你——”他抱住了她，对她又亲又吻。

夜怜用双脚夹住他的腰，嘻笑声不断。她故意挣扎，对他张牙舞爪，拳打脚踢，最后，她当然是敌不过龙霸天强大的力气。

为了不服输，她用她的小脚给龙霸天的脸一个“锅贴”，龙霸天一手抓住她的小脚，在她脚底上搔痒，夜怜怕痒，只好认命服输；可是，她又倔强地加了一句话：“是我故意输给你的，晚上我再讨回来——”倏地，她整个

人黏住他，像小猫咪般在龙霸天身上磨蹭不已，并嗲声道：“晚上，我一定要赢你！”白天夜怜在办公室里陪伴龙霸天，除了摺莲花外，累了她就会睡觉。不过，她既不睡在沙发上，也不睡办公室内休息室的大床上，她就睡在龙霸天的办公桌底下，她喜欢抱着他的小腿，头枕在他的大腿上，与她以前完全一样，有他的大腿依靠，夜怜总是睡得很深沈。而龙霸天绝不会忘记，替她覆上一件他的西装外套。

很多次，中森耀明敲门进入，龙霸天都会做“嘘”的手势，叫他别吵醒夜怜。龙霸天对女人不曾有的柔情与疼惜，尽数“奉献”给夜怜的这些一举一动，从未逃过中森耀明犀利的双眼，但他依然不动声色。

某日，中森耀明又被霸天召见，他进入办公室后道：“龙爷，您找我？”“是的。”龙霸天垂首柔情万千地盯着沈睡中的夜怜，然后抬起头，慎重道：“替我找律师，我要终止与夜怜的收养关系，这件事越快越好。”中森耀明一脸愕然。“龙少爷……如果，夜怜回复孤女的身分，游乐园那块土地的使用权——”他点到为止，不多言了。

“我明白。”龙霸天早已知道他所应付出的某些“代价”。“如果夜怜愿意，我们还是能继续开发，如果她有意见，我会全力配合她的要求。”龙霸天——你变了，彻底变了！中森耀明无法置信龙霸天前后判若二人的改变。这位“冷血帝王”竟也有这天？就为了一个女人？中森耀明瞥见睡在办公桌底下的夜怜，那张清纯无邪的美丽容颜，竟让——他的仇恨，彻底浮出台面……

“是的。”他恭敬道。“我立刻去办。”中森耀明关上大门，龙霸天轻触夜怜如瀑布的秀发，见她睡得像婴儿般，双手紧抱住他小腿的信任模样，令龙霸天又爱又怜。

夜怜醒了。龙霸天感觉她已经睡饱了。可是，这小妮子还在“赖床”，迟迟不肯爬起来。

她摸着他的大腿，好一会儿声音才从桌底传出来。“你的腿为了让我倚靠，好一阵子不能动，真是辛苦你了，我帮你按摩，做为回馈喔——”说着，夜怜开始为龙霸天“马杀鸡”。

她真的是一位很善解人意的情妇，这么的用心，从小腿，大腿……可惜，她心怀不轨呢！她灵巧的双手渐渐靠近那男性的核心……龙霸天突然拉起她，让她坐在他的大腿上。她双眼闪闪发光，脸颊红透半边天。“霸天……”她害羞地轻唤。

他更加揽紧了她，疯狂地碰触她，亲吻她——他的手滑进她的和服内，碰触到她的赤裸。“你没穿内衣……”他心跳狂乱，呼吸急促。

“这就是我坚持穿和服的原因——”转眼间，龙霸天已稳稳托住了她，轻咬她肿胀的双峰，漂亮的蓓蕾。他伸手抚弄她，并用手指寻找他想要的，夜怜承受着一波波的快感，销魂的快乐及火焰般的旋律。

须臾，夜怜疲惫地闭上双眼，他轻经将她放在牛皮沙发椅上，温柔地拍抚她的背脊。

她累得连打了好几个呵欠。

“奇怪！最近你特别容易累哦！”他好狐疑。

“为了你，我花尽了我所有的精力，当然累翻了。”她的头枕在他的腿上，声音已是呢喃。“对了，你要开会……”她的意识逐渐朦胧。“别忘了……”

“好好睡吧！夜怜！等我忙完了，再过来找你。”他不忘为她覆上大衣，离

去前，他恋恋不舍地亲吻她的芳唇。

他深情注视她，他的柔情只为她一人独绽。

龙霸天迅速整理仪容。

西装笔挺的他，容光焕发、神采飞扬，当他走出办公室时，他又是一名不可一世，叱吒风云的“冷血帝王”了。

散会后，龙霸天第一次让他的情绪浮现在他的脸上。以往，他总是面无表情；而今，从他的脸上竟可以看到欢愉、狂喜……这令所有的部下啧啧称奇。

龙霸天火速奔回办公室。“夜怜——”他叫唤，他想告诉她这个天大的惊喜。

可惜，他似乎迟了一步。

办公室内空空汤汤，只有夕阳从玻璃窗射进来。他从办公桌上找到了一张纸条“霸天：好想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可是，一直等你，却不见你的踪影，我只好先自行回龙宅。今夜，我要在烛光晚餐中向你宣告这个好消息。你一定要早点回来啊！”

好想你的夜怜留”小傻瓜！龙霸天笑着摇头。

我带给你的“好消息”，会比不上你带给我的好消息吗？他抬首看看时钟，立即决定回龙宅。

第七章

“哇——”长长的一声叫喊后，夜怜跌在龙霸天的雪白大床上，她实在太兴奋了，忍不住在床上手舞足蹈，开怀大笑个不停。

她倏地坐起身子，摸摸自己的肚子，忆起了医生的告诫。“要小心，不能乱蹦乱跳，以免动到胎气……”她小心翼翼地站在镜子前，注视自己的身体，也许再过几个月，她的小腹会隆起——顿时，一股满足感袭向她的心田。以后，她就不能再穿和服了，因为带子系着腹部，会影响肚子里的孩子，她必须要换上洋装。思及此，她快速走到衣柜前，找寻适合的洋装。

其实，夜怜近来一直很疲惫。

睡眠花掉她大部分时间不说，她也没有什么食欲，而且，时常恶心想吐，今天下午在办公室醒转时，她躺在沙发上思忖最近的异常，才霍地发觉自己的月信已经有两个月没来，会不会是……她一股脑地冲出办公室，冲出大楼，寻找医院。

经过医生证实，她已有四星期的身孕了。

她简直不敢相信——她真的怀了龙霸天的骨肉。

这是多么令人欣喜的事啊！她除了喜悦，还是喜悦。

她幻想着，当她把这个“天大的喜悦”告诉霸天时，他的反应……她刻意打扮自己，一套鹅黄色的长洋装，长发披肩，略施淡淡的粉彩口红，让她看起来更妩媚，更风情万种。她满意地看看自己，然后旋身下楼准备晚餐。

她因为过于欣喜，脑海中一直浮现龙霸天膛目结舌的那一幕，以至于

完全没注意到躲在厨房内一角的男人。

他早已神不知鬼不觉地走进龙宅。

他悄悄地注视着她。

原本，他是应该唤她的，让她知道他的早归，让她高兴得抱住他，让她亲他，与他共进晚餐……可是龙霸天什么也没做。他见到她着一袭鹅黄色洋装，就已令他忘魂了。

她，终于穿他买给她的衣服了。

他打算等一会儿再给她惊喜，现在，他只想默默地站在一角欣赏夜怜倾国倾城的容颜。

他注视着她，双谋温柔得几乎滴出水来——晚餐已大体就绪，龙霸天也准备“现身”了，不过，电话却在此时响起。

夜怜走到客厅接电话。

“奶奶！是你！”原来是冷玉浓打来的电话。“你好吗……‘欲擒故纵’的把戏，在奶奶的教导之下，当然成功了啊！现在霸天早在我的控制之下，他被我‘利用’了……放心吧！你的愿望，我已帮你达成了……”是的，冷玉浓抱孙有望了。“奶奶，我真的很高兴，当年，你带找到日本，教导我……”龙霸天全身的血液在瞬间冻结了。

利用？他被利用了？他的脸像冰雕般，前所未有的耻辱感凌驾了他。原来，这才是铁铮铮的事实！

他——被冷玉浓及夜怜戏弄？利用？仇恨就像是洪水猛兽，已一发不可收拾，此时此别的他——是个十足的冷血魔王！

他迈开大步走向夜怜。

感觉身后有个庞大的身影，夜怜警觉地抬头，而后露出一个如沐春风的幸福笑脸。“霸天——”她亲昵地唤道。

龙霸天野蛮又粗鲁地抓住她的腰际，将她举起来，令她痛得呻吟出声。

她一脸错愕，这是龙霸天第二次抓狂。第一次，她拿保险套开了大玩笑，而这次……她注意到他有着撒旦般的表情。

“如果可以，我真想杀了你——”他青筋暴露，再也没有浓情爱意，“你玩弄我，是不是？”他震怒道。

这就是“冷血帝王”——他绝对可以杀死背叛他的人，而不问缘由，甚至不管眼前的她是他的爱人。夜怜整个心都冰冻了。

“这是耻辱，我堂堂一代帝王，竟栽在一个小丫头身上……”龙霸天根本无法接受他被愚弄的事实。“我恨我的母亲，而你居然与她是同一类型的女人——”“我不会再任你利用了，你别想从我身上捞到任何好处，包括我母亲的愿望，你与她都是贱货——”他破口大骂。“而我竟笨到让你用一个‘爱’字把我轻易地束缚，夜怜，你真是心如蛇蝎的可怕女人，老天，你真的只有十六岁？”夜怜用双手紧紧抱住自己的肚子，任龙霸天剧烈的摇晃。她的身子好痛，她的心更痛。

这就是他最真实的面目吗——毫无人性。

残暴，冷酷，无心无肝……他不懂爱，他没有爱……这就是今夜的“天大喜悦”吗？她却像在地府里深受苦刑与身心的折磨。

她哀嚎啼哭，崩溃地叫嚷：“我没有利用你，我唯一利用的，是你心底深处仅存的感性，为了让你爱上我。”她忍受着椎心之痛道。“当年，你不要我，冷玉浓见我可怜，就把我带到日本，没错，她是有她的计划，她想要‘利

用’我的肚子，期望我能为她生下一名孙子。而我为了能永远陪在你身边，所以我义无反顾地答应成为‘帝王的情妇’——”“哼！”龙霸天嗤之以鼻。“多完美、多冠冕堂皇的理由啊！你只是在玩弄我，想利用怀我的孩子来得到权力及财富？”他咆哮。“贱人！滚！滚——”夜怜神魂俱裂，她已心死了。仅剩的自尊令她大叫出声：“不！”她狂斥。“你的孩子在我的肚子里成长，我可以保证，他不会成为被‘利用’的工具，我不会让他认你做父亲，以免你认为我企图以孩子来控制你——”她怒目瞪视。“这孩子永远只属于我。”她蹒跚地向后退一步，带着会让龙霸天后悔莫及的神情，她凄然地笑了。“我是你的情妇，情妇的天是她的男人——你要我走，我绝对会离你远远的，免得碍你的眼。”语毕，她即夺门而出。

待龙霸天回神时，她早已芳踪杳然。

龙霸天沮丧地跌回沙发椅上，无法置信自己刚刚的疯狂举动，他脑中都是夜怜心碎的神情。

为什么——她总是这么无怨无悔？她总是这么忍气吞声？龙霸天不懂她为什么说“孩子”，可是，“我会离你远远的”的这句话，已让他肝胆俱裂。

不！他不应该有这种被撕裂的痛苦，是夜怜利用他啊！她能够离开他，还是“冷血帝王”的“法外施恩”呢！否则，以他“冷血”的个性，夜怜“玩弄”他的代价绝对是死。

可是，可是——他真的是如此冷血吗？望着空汤汤的龙宅，回想夜怜带给他的所有欢乐……他爱她又如何？他更憎恨她以身体这原始的本钱，将男人玩弄于股掌间——他不容许自己被一名只为钱为权的贱女人利用……龙霸天可怕的熊熊恨火，将他推向情恨交织的边缘。

夜怜赤着脚丫子奔出龙宅，她感觉整个心被掏空了，她的眼前一片黑暗，她失去方寸，只是不停地向前冲，泪水打湿了她的面颊，她的眼前一片朦胧……十字路口突然冲出四辆豪华轿车，猛地一煞车，挡住了夜怜的去路。

五个大汉冲下车，以旋风之速抓住了夜怜的四肢。

在夜怜一脸惊恐中，他们迅速发动车子，轻而易举地带走了她。

电话声响了。

龙霸天从恍惚中回神。现在究竟是几点了？他霍地抬首看钟，老天！凌晨一点了。

夜怜真的没有回来？他沮丧不已。

听着仿佛催魂似的电话声，龙霸天本能地拿起话筒。尽管他好似在期盼什么，不过，表面的他还是一贯的无动于衷，不为所动。

“喂——”声音冷冽到极点。

“龙爷，您好，久仰您是‘龙帝国’的‘冷血帝王’，冷血是您的本性，残酷更是您的手腕，所以，现在您的千金，龙夜怜落在我们的手中，想当然尔，您铁定也是毫不在乎。但是，您的女儿真是美若天仙，正是一朵含苞待放的花儿呢！让我们这群兄弟爱极了，我们‘特地’禀告龙爷您，我们打算轮流品尝她……”“住口！”龙霸天的心脏倏地紧缩，全身的血脉直冲脑门，他感觉到自己的声音开始颤抖。“你们要多少钱？”他咬牙。

“龙爷您真是够爽快！我们更加佩服你了，只不过——”话筒那端停顿了一会儿。“你以为你的钱真是万能吗？如果，我们就是不买您龙爷的帐，

不给你面子呢？”“你们——”龙霸天只觉得陷入水深火热中，他忍受着椎心刺骨的痛。“你们究竟要如何？”他一字一字，蛮横问道。

“我们——”对方一阵邪笑。“想跟龙爷玩一个游戏……”“住口！”龙霸天凶狠地说。“我龙霸天出生黑道世家，黑道有黑道的游戏规则，我有我的气度，你们要玩，我奉陪到底。但前提，我不准你们碰夜怜分毫，如果她有一丝一毫受到伤害，我一定会让你们死无全，我——说到做到。”他已豁出去了。

“很好！”对方似乎也全力卯上了。“龙爷既然撂出狠话，而您又是是非分明，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的一代‘冷血帝王’，我们愿意与您玩个交换的游戏——拿你的人头来换你的宝贝女儿——”首先，龙霸天必须单枪匹马“赴宴”。

游戏已经开始了……

夜怜料想不到，当她眼睛上的黑布被掀开时，她竟位在十层楼高的空中，她往下眺望，不禁感到一阵昏厥。

这里是龙霸天准备设置游乐园的土地，而且许多游乐设施早已完工，虽然还没有开始使用，但也只等接上电源罢了。

而她竟在摩天巨轮的最高处，她被绑住双足双手，挂在巨轮的最高点。她动弹不得，黑布被取下后，她只以眼角余光瞥见那几个绑匪的脸孔，他们戴深黑色墨镜，夜怜根本看不清他们究竟是谁，她只看到他们急急地往下爬，到地面后，他们立刻跑向丛林，消失无踪。

夜怜已吓得魂不附体，她呜咽地低吟：“霸天，霸天……救我！救我……”声音凄凉悲苦。

位在高处的夜怜，强风飕飕凌虐着她的身体，她的肌肤在寒风刺骨中乾裂！而她口中的“求救讯号”，也随风散布在这片土地上。

不知过了多久——“夜怜，夜怜，你在哪里？”夜怜双眸发光，猛地抬起头，再也没有任何时候让她有如此刻般，有着如释重负的感觉——她看到他了。见到飒爽英姿，生龙活虎的一代帝王龙霸天，她竟喜极而泣，因为她深深明白——只要有他的依靠，她便不需害怕。

“霸天——”她声嘶力竭地吼叫。“我在这儿，霸天——”是夜怜！感谢上帝！有生以来第一次，龙霸天开始感谢万能的造物主！

“夜怜——”“霸天——”他四处寻找她，忽地一抬首，立即吓白了脸，老天！她竟被挂在摩天巨轮的最上方。龙霸天血色全无。

“夜怜——”他咆哮着。这会儿，他更是痛心疾首。

“霸天——”她嘶喊，声音好不可怜。“救救我，霸天……”龙霸天褪去西装外套跑向栏杆，开始爬楼梯。这梯子安全梯，若要爬到最顶端，也要近半个小时，若稍不留意松了手，铁定会摔个粉身碎骨。

“霸天……”夜怜紧紧闭上双眼，不敢往下看。

“别怕，夜怜，我马上来了，别怕，等我……”他大喊，每跨上一步，他就越接近她；越靠近她，他的心跳也愈益加快。他心底有着不曾有过的恐惧——他替夜怜害怕，老天！她那么弱小，怎能承受这种苦难！

他终于靠近她所在的位置了。他仔细站稳脚步后，才一把抱住她，并替她解开绳子。

“霸天——”夜怜哭嚷着。“霸天……”她一张花容失色的脸，已哭得泪

流成河。“我好怕……”在这一刻，她心中是喜悦的，因为霸天抱住了她，他来救她了。“霸天……”她可怜兮兮地道。“我以为你不来了……你不要我了……”“傻瓜！”他拥着她。“我这不是来了吗？”他低首注视她哭丧的脸。“都是我的错，是我的错……”他更加搂紧她，厚唇覆上她的。

此刻，他们只有历劫归来的喜乐感，龙霸天心中再没有仇恨、愤怒，他们早已忘却之前的争执。

“好好抱紧我，我背你下去。”夜怜将双手缠住他的脖子，双脚缠住他的腰。

龙霸天又道：“无论如何，你都不可以放松你的双手双脚，现在是生死一线间，只要稍不小心，我们都会从半空中摔下去，知道吗？”他安慰道。

“把一切交给我！”夜怜完全明白。所以，她像八爪章鱼似的紧紧吸附住龙霸天的身躯，她将头靠在他的肩上，紧紧闭上双眼，她将她的生命完全托付给他。

龙霸天也准备就绪，他身上的“包袱”可比他的生命还重要呢！“我会保护你的。”他开始小心翼翼地往下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陆地已近在眼前。

再度踏在结实的泥土上，龙霸天大有股强烈的踏实感，他冷汗涔涔地放下了夜怜，盯着她有些失神的眼低嚷：“夜怜！夜怜！”他结结实实地抱住她。

“霸天，”她悸动地大喊。“霸天，我好怕再也见不到你了——”在他怀中，刚刚所受的可怕感觉，竟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是她的守护神。“没事了，没事了……”他仿佛要将她揉进体内般紧紧将她揽进怀中，并拚命安慰她：“别害怕！别害怕……”究竟是谁斗胆拿夜怜的生命寻开心，将她高挂在摩天巨轮上？龙霸天暗自发誓绝不会放过这帮人！

在见到夜怜平安时，龙霸天已松懈了他应有的敏锐度，忘了这个“游戏规则”是——拿你的人头换取你女儿的平安……不远处，一把枪已对准龙霸天的胸膛。

那名匪徒愤恨低语：“好一幅壮烈的‘英雄救美’图！可惜，这只是前奏，接下来还有更精彩的戏码要招待你们——”他上了枪膛。

“喔！夜怜！”龙霸天抬高她的下颏，低下首用他的唇吻去她两颊的泪痕……夜怜双眼突然瞪得如铜铃大，她尖叫：“小心！霸天！”千钧一发间，她猛地推开他。

“砰——”像鞭炮似的枪声响起，子弹当场贯穿夜怜的胸部。

“夜怜——”凄凉痛楚的叫喊，龙霸天心脏几乎停止跳动，全身血液冻结。他脸色苍白，感觉到夜怜把他的心也带走了，这一刹那间，他恍若只剩下一具躯壳。

他奔向她，将她抱在怀中，看着她胸部血流如注，龙霸天气愤到濒临歇斯底里。“冷血帝王”第一次觉得世界在眼前静止。“夜怜……”接着现场枪声大作，警车呼啸而过，空气中一片嘈杂与叫啸。原来，龙爷也摆了这些匪徒一道。

他是答应单独赴约，但前提是——他与夜怜平安无事。其实，他早已联络警方不动声色地在游乐场外随时伺机而动。

如果夜怜没事，那龙霸天就会当是与匪徒玩一场游戏；如果歹徒真是泯灭人性的话，那他就会让警察将歹徒绳之以法。

所以，骇人的枪声令这些警察飞奔而出，这就是游戏的终结——龙霸

天要这群歹徒受法律的制裁。

究竟是谁要置他们于死地？是谁让夜怜陷入命在旦夕的危境？龙霸天此刻再也无法仔细思考了。

救护车很快地来了。

龙霸天用他的西装外套用力按住夜怜胸部上的伤口，他期待能止一些血，但似乎起不了什么效用。他的手掌鲜血淋淋，这一片血流成河的景象，竟让龙霸天双眼濡湿。

救护车一路飞奔疾驶向医院。

焦急的龙霸天，只能望着窗外，为正在急诊室内与死神搏斗的夜怜向上帝祈祷……

中森耀明得知消息也立刻赶到医院，给予必要的协助。

他只能扶龙霸天坐在椅子上，并不断安抚他。

此时，医生突然急急忙忙地冲出来。“谁是病患家属？”“我是——”龙霸天跳起来大叫。

“病患失血过多，她极需要输血，可是，她的血型是稀有的RH阴性，血库也没有这型的储血，你是她的父亲，你的血型——”医师充满期待地问。

中森耀明立即打断。“不！龙少爷不是RH阴性血型。”毕竟，龙霸天和夜怜不是亲生，更没有血缘关系。而且，RH阴性血型的人少之又少，龙霸天怎可能会是那百分之一的人呢？显然，夜怜注定要去见阎罗王了。中森耀明心中真是惋惜，夜怜红颜薄命啊！

龙霸天推开中森耀明的手，笃定道：“医师，我是RH阴性血型的人，快将我的血输给她。”“这真是太好了。”医生很兴奋，急忙交代护士带他去验血、抽血。

护士小姐很快地走过来，带龙霸天离开。

中森耀明脸色沈了下来。

怎么可能？世上怎会有如此巧合之事？他们又不是真正的父女。

难道——不！中森耀明笑自己太神经质了，不过，如果——他目光一凛，随即对着护士小姐道：“我是龙霸天先生的机要秘书，有什么资料我必须填写吗？还有，我需要了解他们两人的身体状况，你们是否能给我一些简报？”中森耀明仔细地注视护士小姐拿过来的血型报告表。

忽地，他似乎忆起什么大事来。他的表情宛如地狱的撒旦……是的。龙霸天与夜怜，长得还真酷似呢！

“医生——”即使躺在病床上，正在大量失血的龙霸天依然无法忘记正在急诊室内受苦的夜怜。“你们一定要救夜怜，要让他平安，要让她活下来——”他诚恳地说。

“救人是我们的义务，你尽管放心。”医生肯定道。“只不过——”他似乎颇伤脑筋，不知如何启口。“我们刚发现，你的女儿不只有胸部的枪伤，她还有，还有……”“还有什么？”龙霸天心脏迅速狂跳起来，他好紧张。“她哪里还有受伤？”他咆哮。

“快点说——”医师一五一十道：“我们为了确定她是否有别的伤口，于是对她的全身做了详细的检查，才发觉她已有四个星期的身孕了……”

医师还在滔滔不绝说些什么，龙霸天再也听不进去了，他的脑子因这

讯息而强烈受到撞击——孩子？他有孩子了？老天！他竟要做父亲了？他低首，痛苦地闭上双眸。喔——他是怎样的在欺凌她呢？他自责万分。

若是夜怜及小孩有个三长两短，他就是名副其实的刽子手。

他仿佛苍老了好多岁，双眸充满无助及哀求。“无论如何，请你们一定要让他们母子平安，好吗？”医生们看见他眼底深沈的哀痛，个个面面相觑。其中一个医生发言道：“我们当然会尽力急救，只不过一切还是要看他们母子的造化。”“造化？”龙霸天失了魂魄，无语问苍天。

医生们不眠不休地抢救夜怜。龙霸天在休息室中焦急地等待着，他因大量输血，体力显得很差，幸好有中森耀明无时无刻地服侍。在龙霸天看来，中森耀明可谓之“心腹”。

每一分每一秒，对龙霸天而言，都如一世纪那么难熬，使他如坐针毡。有时，体力不继的他，陷入昏迷的状态中，唇中还是喃喃自语：“夜怜……”中森耀明实在无法置信，龙霸天骨子里竟然是个痴情种，他真是大开眼界了！

不管夜怜是死是活，龙霸天离死期之日也不远了。

中森耀明露出了诡诈的笑容。

“龙少爷——”医生奔进来，他气喘咻咻，但他脸上的表情是狂喜的。“龙千金醒了，而且‘母子平安。’”龙霸天闻言，脸上紧绷的线条终于放松，这一刻，他与凡人无异，是充满感恩的，并无一代帝王应有的冷血、无情。他的神情是喜乐及前所未有的光彩。

中森耀明兴奋道：“太棒了，龙爷，我就知道龙千金一定福大命大！现在我立刻陪你去加护病房看夜怜。”在加护病房内，龙霸天紧紧握住夜怜虚弱消瘦的小手。他的心在发紧、发痛，而且淌着血。

她的手臂吊着点滴，除了补充营养仍持续输血中，胸前贴着接连心电图显示器的电线，龙霸天看了好不心疼。

龙霸天轻轻碰触她的额头，低声唤着：“夜怜……”他相信，夜怜一定会很高兴张开眼就看得见他。

夜怜听到呼唤而张大了双眼，她无法移动，但她能感觉他的大手始终握住她，仿佛要带给她温暖与信心。

他们四目相交，多少柔情，多少疼惜，多少殷殷盼望，尽在不言中！

“夜怜……”她想张嘴说些什么，可惜，喉咙却无法出声。

龙霸天牵强地笑道：“你现在还无法说话，因为你胸部受枪伤，无法使力，所以声带无法发声，但是，只要等你复原，我很快又能倾听你银铃般的笑声了。”他爱抚她的秀发。“你知道吗？你身上流着百分之五十的我的血液，你——完全属于我。”他的眼瞳发亮。“一切有我在，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半步。”他发誓道。

她的身体流着他的血？这是怎样的亲密联系与牵扯呢？她以形发问：“孩子……”无论如何，她要孩子。

龙霸天神情怆然。“别担心孩子，他，平安无事。”他满脸的忏悔道。“原谅我，夜怜——”他在祈求她原谅？她哭了，很心满意足的哭了……

当夜怜身子逐渐复原时，已是两个月以后的事了。

龙霸天每天细心照顾她，她吃饭，扶她上洗手间，为她擦澡，甚至帮

她洗头、梳头……当夜怜能开口说话时，她的第一句话是：“我真是个麻烦的情妇，应该是我来服侍你，怎么能让你为我劳累？使你的身分变得——”她思忖措辞。“很像仆人及情夫。”她粲笑。

“情夫？”龙霸天哈哈大笑，他意有所指道：“如果，这情夫的字眼变成丈夫呢？丈夫照顾妻子，就理所当然了，不是吗？”“丈夫？”夜怜脸色发白，好一会儿，她低头，很坚定道：“霸天，我不要你的权势富贵，更不要你的同情。”她也有傲气及自尊。

“夜怜……”他目光一闪。“我没有施舍更没有同情你，如果，不是为了我，你何必去挨这一枪？如果没有爱那股强大的力量支撑，又有谁会甘心为另一个人吃苦受罪。”夜怜美眸炯然，正经道：“我是帝王的情妇！情妇的生命属于帝王，为你出生入死，吃苦受罪，我也在所不惜。”她这番痴情的话，令龙霸天心头揪紧。“至于孩子，放心吧！我绝不会拿孩子来要胁你，这孩子——”她摸摸自己日益凸起的小腹。“这孩子是我的，我会好好抚养照显他。”她很笃定。

“夜怜——”龙霸天驳斥。“这孩子也是我的。”她盯住他气急败坏的脸，若有所思地忆起中森耀明所说的话，她恍然大悟道：“你是因为自己是私生子，所以无法容忍你的孩子是私生子吗？”“错了！”他大吼，倾身抱住夜怜，他将她孱弱的身子紧紧压向他强壮的身躯。“夜怜，我爱你，我爱你——”他感觉到她的泪沾湿他的衣襟，他听到她在他怀中哭嚷。“真的吗？你真的是因为爱我才愿意接纳我肚子里的孩子吗？”“夜怜，请听我说。”龙霸天心一横，一五一十地吐露他潜藏在心中多年的仇恨。“我恨我的母亲冷玉浓，是因为在我小的时候，她就开始不断地利用我。只要对她有利益的事情，她都可以牺牲她的亲生儿子。她为了讨好龙浩介，而叫我做所有能让龙浩介高兴的事。

当她发现我不再能取悦我父亲时，她就会把我丢在一旁，不管我的死活，更甚者， she 会把气发泄在我的身上。因为她充其量只是龙浩介众多妻妾中一名微不足道的小妾，所以，她就算受尽了委屈，也是有苦不能言，她只能选择毒打我一顿。

“为了怕她常常虐待我，我选择了‘利用’我父亲，我刻意取悦、讨好龙浩介，成为他心目中独一无二、无人能取代的好儿子，也唯有我龙霸天，才能继承他的龙集团。”龙霸天一脸晦暗。“夜怜，你现在看到的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成长，因为痛恨自己私生子的身分，而选择残酷地利用别人，以达到成功的冷血帝王。

“脱离儿时的梦魇后，我依然痛恨被别人利用，做别人的傀儡，尤其是我的母亲——那一天，我由你们的谈话内容得知我母亲竟派你来‘利用’我，要你得我恩宠后，为我怀孕生子。我的冷静立即因此崩溃了，我是如此的爱你，盲目的仇恨使我不分清红皂白地谩骂你，发泄了我心底多年来无法忘怀的阴影。幸好，你以及你肚子里的小孩，愿意给我一个忏悔的机会——”他哽咽地说：“夜怜，我好爱你，才无法容忍被你欺骗，被你玩弄，被你利用……常我看到你奋不顾身地为我挡子弹时，我才发觉，我太愤世嫉俗了，甚至忽略了你对我的付出，及无怨无悔的爱。”他心恸地哀求。“原谅我，让我再好好的爱你——”“霸天，”夜怜破涕为笑。“我——原谅你！”她警扭地将身子捱向龙霸天。“我会无怨无悔地跟着你，一辈子做你的情妇！”“谁要你做情妇呢？”龙霸天故意佯装凶神恶煞的脸。“你要从十六岁到七十岁都当情妇？”

这中间五十多年的时间，你不嫌腻，我可会受不了。”“我——”她吸吸鼻子哭丧道。“如果你觉得我老了，丑了，你可以去找别的女人代替我，做你的情妇。”“傻瓜！”他又骂她。“你会老，我也会老，除了你，谁还会要我？”他突然将她抱高离开地面。她用力圈紧他的颈项。

“宝贝——”他第一次用甜蜜的爱语称呼她。“我只是在想，十六岁的情妇已经够小了，那——十六岁的新娘，会不会也很小呢？”他在说什么啊？十六岁的新娘？她要做新娘子了？夜怜一脸惊愕。

龙霸天叹了一口气。“要怪只怪一切阴错阳差，我原本在那一天就要带给你的 Surprise，现在，希望不会太迟——”他从怀中取出一张单子。“我已经向法院申请终止我俩的收养关系，现在，我不再是你的父亲，而你也不是我的女儿——”他将证明书放在夜怜手上。“这张纸表示，我可以光明磊落、大大方方地追求你，不必要偷偷摸摸、遮遮掩掩了。”“你——”她兴奋得说不出话，只是红着双眼瞪着龙霸天。“我原本也想要告诉你‘天大的消息’，谁知，偏偏我受了枪伤，反而要由医师来告诉你——”“这种天大的喜乐，永远不嫌来得太迟。”他清清喉咙，正经八百道：“有些话我要对你说明，你的帝王相当讨厌情妇这名词，他比较喜欢王后或妻子这些字眼、你可能会雀屏中选成为他的王后，希望你别嫌他专制又霸道……”“你——”她有些哭笑不得。“你是一代帝王呢！我现在正承受着浩瀚的皇恩，受此大大恩赐，小女子唯有以身相许了。”她偏头劝他。“其实，你也别那么恨你母亲，我当了你的情妇之后，才知道要同情她那种爱不着的苦。你知道吗？对一般人来说，爱是占有，但对情妇而言，爱是分享，与不同的女人共同拥有一个丈夫，这是很可悲的事。”这一刻，她的谈吐，竟仿佛是成熟的少妇，她望着龙霸天，叹口气，酸溜溜地说：“王后母仪天下的众多美德中，最重要的就是不能善妒与一定要具备的超人包容力，除了努力为她的帝王生下‘龙子’，还要费心挑选各类环肥燕瘦的女人，来伺候帝王的欲望。这些……我都会努力学习、适应，绝不会因拥有一纸薄薄的结婚证书就恃宠而骄——”她抬眼看向霸天，却见到他一脸似笑非笑的表情。

“噢？刚才我倒水的时候，不小心打翻了醋瓶吗？空气中弥漫着好浓的酸味啊！”看到夜怜圆瞪的双眼，霸天才收起玩笑的心情。“夜怜，谁说帝王一定要后宫佳丽三千人？谁说大丈夫一定要三妻四妾？我不管你在日本受了什么‘特训’，现在我要你完全抛开。你的帝王我就是对你情有独钟，夜怜，弱水三千，我就只取你这一瓢饮。”

他弯身与夜怜平视，脸上的真爱不容置疑，他道：“因为小时候深受我母亲的影响，我最憎恨做别人情妇的女人，我甚至嫌厌自豪拥有无数女人及情妇的男人，私底下被他的情妇玩弄于股掌间的行径。”“夜怜，你是我第一个情妇，但这情妇也会是我唯一的妻子。”他坦承。“那区区的一张纸，却代表了我对你无限的爱以及永远不变的痴心。”他口气变得好独裁及强硬。“无论如何，你一定要答应嫁给我，否则，我就把你绑进礼堂——”他可是说到做到。

“你真是无法无天的帝王。”夜怜一脸没法度样。

“是的，我是。”他独断道。“我还是能呼风唤雨、叱咤风云的龙爷呢！”她没有权力说不。情妇要顺从帝王的。

她表情诚恳地说：“我是真心的——允许你以后可以纳妾——”“夜怜

——”龙霸天大呼小叫。“我拜托，不，命令你忘了那些鬼‘情妇守则’，这辈子我绝不变心，我会向你证明我的真心，我的誓言——”看样子，也只有时间能证明了。

而她，很楚楚可怜道：“我无法相信，情妇也能有名正言顺变成妻子的一天，虽然不知道未来做妻子的日子会如何，但我仍然欣喜若狂，因为，我也能与爱人结婚——”龙霸天紧拥着她。

她的身上流着他的血，所以，她是他的女人、情妇，以及妻子。

第八章

一代帝王龙霸天与他的情妇黑夜怜的婚礼，正如火如荼地展开筹备工作。

当然，还是要等夜怜的身子完全复原，出院以后才能完婚。夜怜在龙霸天的悉心照顾下，身体越来越健壮，由于怀孕的关系，使她看起来更加丰满，更有少妇的妩媚及韵味。

自从遭遇夜怜被绑架的事件后，龙霸天更加小心自己与夜怜的安全。在病房外，他特别请了特级保镖及保全人员，他更不准夜怜离开他的视线半步。

会这么严厉要求，无非是因案子尚未水落石出。

那日警察循枪声在丛林中追逐那几名匪徒，却赫然发现草丛中有五具尸体。绑匪一定不只这五人，他们只负责动手，主谋者肯定另有其人。他们因任务失败，主谋者怕暴露身分，所以先将他们击毙。

绑架夜怜的五名绑匪，最终的代价也是死，这才使龙霸天“稍微”能够心平气和。

龙霸天明白这群歹徒绝对不是泛泛之辈，他们应该不会轻易放过他，他们一定在暗地里虎视眈眈，准备伺机行动。而龙霸天毕竟也不是省油的灯，他已指派日本黑道的弟兄们，悄悄地进行一连串的计划。

冷玉浓从日本来台湾了。

这次的回来，可是应她儿子龙霸天“诚心”的邀请，参加他与夜怜的婚礼。

冷玉浓看着眼前态度恭敬的儿子，他向来对母亲总是冷言冷语，自以为是，唯独这次，他对她绽放出一个很善解人意的笑容。“妈——”他叫得很诚恳。“你辛苦了。”“霸天——”冷玉浓悸动得不知如何言语。

“虽然——”龙霸天可是心服口服。“我依然痛恨被利用及玩弄，不过，我非常感谢你利用夜怜来收服我，她用爱掳获了你狂妄的儿子。在七个月之后，你将一圆你含贻弄孙的梦。”他不忘搂搂夜怜，亲昵地端详她。

“是的。”夜怜很柔声道。“霸天以后一定会好好孝敬你，毕竟，你是我们的妈妈——”冷玉浓闻言，不禁痛哭流涕，她感动道：“幸好，现在一切还不算太迟。霸天，你知道吗？”她握住儿子的厚实大手。“你刚刚那一声诚心的叫唤，以及很温暖的笑容，已经成功地溶化了我心中多年来的仇恨。

我没名没分的与龙浩介生活这么多年，唯一能依靠的，还不就是自己的儿子，可是，你一直恨我，不肯原谅我，所以我变得充满怨恨，只相信权力金钱才是我唯一的依靠，我变得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现在我已醒悟了，因为我需要儿子的关心及爱，我也知道，在未来的日子中，我将不会缺乏母子间的天伦之爱。”冷玉浓语重心长道：“其实，做情妇很苦，也许我怨怼心特别重，所以我要全天下的女人也来——身为情妇的煎熬与痛苦。以前我替霸天遴选的十二位情妇，以及夜怜，都是我恨的棋子——”她惭愧地看着夜怜。

“原谅我，夜怜。”夜怜不以为意地笑了。“快别这么说！如果没有你的‘利用’，我和霸天也不会有今天，这全靠你的撮合！”“不！我是个坏心眼的女人！今天这一切都源自你们自己心中的爱。在你们身上，我终于没见到重复的影子，及同样的命运——霸天是个专情的男人，而夜怜是个贤慧的女人，你们——让我见到了希望，一对恩爱亲密的夫妻。”冷玉浓回首见到一件典雅的婚纱礼服，她不胜唏嘘。“夜怜有幸可以穿上漂亮的白纱，而我呢！这辈子都没穿过呢！”她眼中的感伤，让人深感同情。

今天，一个艳阳高照的好日子，也是一代帝王龙霸天与他的情妇黑夜怜的大喜之日。

这场婚礼的来宾只有冷玉浓及中森耀明，其余全部是保镖和保全人员。

龙霸天的父亲龙浩介的身子大不如从前，现在已卧病在床，但仍致电表达他的祝贺之意。

一大早，冷玉浓就已替夜怜梳妆打扮妥当，不过，这小女人天生丽质，仅是换上一袭纯白的婚纱礼服，已是国色天香，丰姿绰约。

“你很美！”冷玉浓衷心赞美。“你真的决定要把头发垂下来吗？”“嗯！”夜怜点头。“霸天喜欢我这模样。”她的所做所为都是为了龙霸天，想到他，她禁不住浮现一脸幸福模样。

冷玉浓将夜怜的秀发梳得又直又亮，等一切准备就绪后，冷玉浓才离开寝室，先让夜怜独处。

夜怜一个人照着镜子，她对镜子扮鬼脸、挤眉弄眼、搔首弄姿……她满面春风，实在是太快乐了。

龙霸天躲在暗处，看她的傻劲，他禁不住抿嘴偷笑，最后，实在受不了了，他才爆笑出声。

“是谁？”夜怜吓一大跳，她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待看清躲在门后的是今天的新郎官时，她娇嗔地跺脚。“讨厌，你又偷窥我——”她努着嘴。“你难道不知道，在婚礼前，新郎和新娘不能碰面吗？这是忌讳，如果见面的话，会有不幸——”她紧张不已。

“别那么迷信！”龙霸天取笑她。“我是绝不会变心的，除非是你反悔，否则，这婚礼还能有什么阻碍？”他走向她，并一把抱起她。“怜儿，我好想你，好爱你……”他故意说得很露骨。

“不行——”夜怜大叫。“我的妆上好了，我的新娘礼服也穿好了，你不能弄乱——”“是的。”龙霸天懂得她的言中之意，不过，他又佯装饥渴难耐。

“如果，我等不到今晚的洞房花烛夜，怎么办？”“我……”她好无奈。

“我……你真讨厌！”她翘着嘴。

“哈哈——”龙霸天哈哈大笑。“逗你的啦！”“可恶——”她笑得好灿烂。“帝王怎么可以欺侮情妇？”她佯装不满意，眼瞳中却只有欢愉。

“你不是情妇，是我的妻子。”他纠正道。语毕，他俯身亲吻她。“我要好好看你穿白纱的模样，你是世界上最美的新娘子，无人能比——”一代帝王赞美道。

他们十分珍惜这一刻……

表面上简单隆重的婚礼，私底下却是危机四伏，但是，除了龙霸天以外，没有人知道——十里外的山谷，其实早已埋伏了上百位日本黑道弟兄。他们整装待命，以防万一。

龙霸天不会忘记夜怜差点命丧黄泉的经历，以他过人的感应力，使得他早已动用日本黑道弟兄私下保护夜怜。

现在，他更不容许任何人来破坏这场婚礼。

教堂矗立在前。

中森耀明已在教堂外等候。

古意盎然的教堂大门外挂着神圣的玛莉亚雕像，还有十字架。婚礼的钟声响彻云霄……十辆宾士轿车进入教堂前广场，新娘子夜怜由冷玉浓搀扶下车，龙霸天在一旁迎接她。

这婚礼不拘泥礼俗与形式，所以龙霸天并没有先在教堂内等候新娘子，而是直接携夜怜进入教堂。

然而，中森耀明却挡在教堂门外。他第一次卸下谦卑服从的面具。此刻，他的脸上全是轻鄙、不屑，以及——恨意。

“双手沾满血腥，肮脏污秽的人，不配走进神圣的教堂——”他直言不讳地叫嚷。

中森耀明之语，令众人愕然，连龙霸天也不例外。

龙霸天愠怒道：“你在胡说什么？让开，中森耀明。”他口气中的威严令人胆颤。

“不！我不能。”中森耀明咆哮。“我要替天行道。”“你疯了？”龙霸天大发雷霆。“你想背叛我？为了什么原因？”龙霸天怒目瞪视。

“你不想活了吗？你知道背叛组织的下场？”他啐嚷。“别逼我——”“我不想活了？”中森耀明哈哈大笑。“你才真该死呢！龙霸天。我终于明白——残酷的人终会有最残酷的报应。而你，就要受这种惨无人道的处罚了。”中森耀明指控。“你不能和夜怜结婚，因为，普天之下，哪有亲生父亲娶亲生女儿的。这是人神共愤，天理难容之事啊！你——死不足惜。”所有的人闻言，皆万分震撼。

现场一片鸦雀无声。

“胡扯！中森耀明——”龙霸天的忍耐度似乎已到极限。“我跟夜怜不是父女！”“哈！哈！龙爷——”他佯装轻声细语。“你错了，而且错得非常离谱。告诉你，我是来救你的，你应该要好好地感谢我，因为我是阻止你犯下滔天大罪的‘恩人’啊！”他滔滔不绝地控诉。“黑氏家族是一个情妇世家，家族中历代的女人都是别人的情妇。

也因为如此，黑家的子孙一直遭受可怕的诅咒——只要是黑家的子孙，一旦成为人家的情妇或是抢别人的丈夫，她们就会惨遭横祸、死于非命，所以，黑夜怜自甘堕落，妄想成为龙霸天的情妇，自然也逃不过这个劫数。”夜怜目瞪口呆，她被中森耀明突如其来的指控搞得心慌意乱，全身颤抖不已。

中森耀明钜细靡遗地陈述一段充满血泪的事实。“夜怜，你的母亲是不

是叫黑雪花？你知道她是一名妓女吗？早在她年纪轻轻时，就已是淡水一带的名妓呢！你母亲来自富裕家庭，可惜，她却自甘堕落。而在十七年前，她只有二十二岁时，看上了来台湾游玩的龙霸天，那年，龙霸天只有十七岁——”他盯着龙霸天的变眸，意有所指道：“龙爷，为了替你调查夜怜的真实身世，我可是费尽千辛万苦，才查出一切的事实。”中森耀明注视夜怜面如槁灰的脸，笑里藏刀道：“龙爷，你想起一切了吗？”记忆就像一张绵密又不断扩张的网，越织越大，不断地在龙霸天的脑海里翻腾。他忆起。十七岁那年的往事——日本学校放春假时，他独自一人到台湾自助旅行两个星期。那时，他到了淡水，欣赏著名的古迹及观光胜地。

黑雪花就在那时盯上他了。

龙霸天虽然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大男孩，可是，他那股掩藏不住的尊贵气质，却使得黑雪花爱慕不已。

她一直跟在龙霸天身后，对他死缠活黏。龙霸天很气愤，但偏偏黑雪花的“功夫”一流，龙霸天根本甩不掉她。那时，黑雪花对他说：“我可以陪你，一直到你回日本以后，你不用付钱给我。”“为什么？”龙霸天不懂。

“因为，我爱你——”她妩媚地笑道。

情场经验丰富的黑雪花，身怀诱拐男人的绝技，她有让男人意乱情迷的本事。龙霸天虽然不为所动，但也因为正值血气方刚之际，所以受她蛊惑而陪了“陌生”的她一夜——隔天，他们相偕去淡水游玩时，有人前来搭讪，要帮他俩拍照留念，再将照片嵌进一条心形的项链里，龙霸天爽快地与她合照，并将这条项链送给黑雪花做“纪念”。

而这条项链中的照片，是这荒唐情事唯一的证据。

夜怜崩溃了！

她哭嚷：“不——不——你不是找父亲，你不是，你不是我父亲……”她万念俱灰，心痛欲裂。“从我有记忆开始，我就知道母亲非常宝贝这条项链。连她卧病在床，也总是一直握着项链。她注视着项链中的照片，对年幼不懂事的我殷殷叮咛：夜怜，好好记住你爸爸的容貌，他虽然死了，但他会保佑你……”夜怜泪眼婆娑道：“当我第一眼见到龙霸天时，我就毫不迟疑地投入他的怀中，因为，他是爸爸的‘化身’啊！他是要来爱我，保护我的……我也会好好地爱他。终其一生……”龙霸天也无法接受这天大的打击及恶耗——他所挚爱的女人，竟是自己的亲生女儿！

“不——可——能——”他咆哮。“一切都是你胡说的！”“没什么不可能的，这就是事实。”中森耀明继续将已遍体鳞伤的龙霸天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中。

他残酷道：“你们两人的血型完全相同，勉强当成是巧合吧！但就在你捐血给夜怜时，我特别将你们两人的血液拿去做DNA比对，结果——”他阴森的表情故意露出无奈与同情之色。“万万想不到，你们还真的血缘关系，你们是真正的父女。”龙霸天盯着已六神无主、哭得痛不欲生的夜怜，这么美丽、纯真的美颜，令他独独钟情的女人……她——竟是他“亲生”的女儿！

他——沧然地笑了。

“哈哈！哈！哈……”这笑声，已是肝肠寸断，像迟来的丧钟之声。

“这一定是上天在捉弄我，这真是造化弄人——我竟爱上自己的亲生女

儿？”他仰天狂啸。“老天爷，你竟用如此残忍的手段，要置我于死地——”
“我爱她啊！她的肚子里有我的孩子，这孩子是我俩爱的结晶——可是，我和夜怜竟然是乱伦，我玷污了自己的女儿……”龙霸天的心已碎成千万片了。
“我居然玷污了自己的女儿……”“哈……哈……哈……”他咆哮。“我无法原谅我自己！”他全身发软地跪在地上。

“我龙霸天一生傲视群伦，可是，‘一代帝王’终究敌不过天意——”他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他仰首注视着一望无际的天与地，他心已死，也决定认命了。“上天若要灭我，我龙霸天岂能不从？如果我死就能够‘解脱’的话，我愿意遵从——一只希望我的死能够替夜怜赎罪。”他看着夜怜说了最后一句话：“夜怜，我爱你！”语毕，他像旋风一样冲出去，坐进车子的驾驶座，车子像火箭似的往山脚下冲，而转弯处的一个大悬崖像是死亡的温床，正迎着龙霸天——
“霸天，别离开我！”夜怜甫由震惊中回过神来，便发出断肠的呼喊。“霸天……”突然间，惊天动地的巨响，伴着天崩地裂的爆炸声传来。

众人赶到声源处一看，只见到车子摔落山崖，油箱爆破，车身已燃起巨火。

熊熊烈火仿佛要烧尽所有的恩怨情仇，罪与恨……夜怜眼前一片黑暗，下一秒，她已昏倒在冷玉浓的怀里。

喜气洋洋的婚礼，顿时变成一场哀恸的丧礼……

黑夜沈沈，山谷深不可测，弥漫着阴森诡谲的气息。

一群人小心翼翼地踏过杂草丛生之地，声音回汤在山谷间。

“找不到龙霸天的尸体……”这群人对山谷做地毯式的搜寻，还是一无所获。

可恨啊！可恨啊！

“他”对自己道：“龙霸天，我要你死，你就得死！”黎明就要到来，远方的夜空已有鱼肚白。

“他”当场做了决定，随即对所有人宣布：“无论如何，记住——龙霸天已死！”中森耀明偷偷摸摸地前往他的秘密住处。今天，是他众多情妇之一——冈本美贵从日本来探望他的日子。

冈本美贵痴心跟着他多年，而他只不过是玩弄她罢了。他只为了要证明，他能“玩弄”龙霸天的十二位情妇。

此时，冈本美贵已躺在耀明的怀中，轻声细语道：“你什么时候娶我啊？”她早已厌倦了这种不见天日的生活。

“快了，就快了。”他安抚道。“龙霸天已经死了，现在，只需等待我得到‘龙帝国’。”是的，中森耀明称王称霸的日子来了……冈本美贵嘟着朱唇，不满道：“这些都是你的藉口，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花心，其实你是舍不得你在外面的那许多女人，你太风流了。”她推开他，坐起身子。

中森耀明在心中冷哼，嘴上却赶紧安抚她。“别这样嘛！美贵，我的心真的是只属于你，我只爱你一人，你一定要相信我。”他举起手欲发毒誓。“如果我欺骗你，你可以将我碎尸万段——”“别——”冈本美贵赶紧捂住中森耀明的唇。“别闹了！”她生气道：“你真的想死在我怀中啊！神经病！”中森耀明搂住她，大言不惭道：“这才能表示我的真心啊！”“真心？”冈本美贵狡猾地将计就计。“这可是你说的呢！今天以前你在外面的女人我通通‘既

往不究’，但从今以后，你只能完全属于我，如果让我知道你背叛我，拥有别的女人，我——”她双眸闪烁着仇恨。“我绝对会杀了你。”她许下诺言。“然后，我再自杀，随你一起共赴黄泉——”虽然中森耀明听得背脊发麻，但他却不以为意。

因为他只在意“冷血帝王”的生死。

死亡真能解决这一切的悲剧吗？龙霸天甚至不让夜怜再见到他的面容。他的身体被烧得焦黑，早已面目全非。当时，他是在强烈的撞击下，被弹出车外，但却逃不过大火燃烧的速度。

龙霸天走了——他想以死替夜怜赎罪，却忘了考虑他这样一去不返，夜怜要如何活下去？她只有十六岁啊！她岂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这人生的大惨剧？她开始变得疯疯癫癫、痴痴呆呆，好几次，她都想要自杀，幸好都被冷玉浓及时阻止了。她将夜怜紧紧地抱在怀中，哭着要求她：“我可怜的孙女，求求你清醒过来吧！夜怜，振作起来！”冷玉浓向夜怜忏悔。“是我害了你，如果不是我利用你，让你做霸天的情妇，今天也不会有这样的惨剧，我是罪魁祸首！”“不！”夜怜大吼。“是我，是我害死霸天的，我背负着黑家的诅咒，却仍执意做帝王的情妇，我注定会有报应的，但……为什么这惩罚比让我死还痛苦上千倍呢？为什么死的不是我，是霸天呢？为——什——么？为——什——么？”夜怜心痛如绞地嘶吼！

“老天——”冷玉浓泪流不止。“这是怎样的业障？怎样的冤孽？为什么要让夜怜及霸天受尽痛苦？这全是我冷玉浓一手造的孽，请让我受报应吧！我已失去了一个儿子，不能再失去我的孙子！”她声泪俱下。“夜怜，为了我，请你勇敢坚强地活下去……”“奶奶……”她抱住冷玉浓，多日来，夜怜总算有了一丝存活的意志了。

“为了权力、金钱，人们制造了许多仇恨，因仇恨而衍生了邪恶，这些邪恶杀害了无辜的人们。你没有罪，也没有错，夜怜。”冷玉浓斩钉截铁道。“错只错在人敌不过宿命——”“奶奶——”夜怜又能够说些什么呢！

“夜怜！我最爱的孙女！”冷玉浓提起勇气，轻声细语道：“在许多方面，你仍是个小女孩，我希望你能明白，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向命运妥协……”冷玉浓审视夜怜的肚子，伤心欲绝道：“就像你腹中小孩的命运——”她再也说不出任何话了，这毕竟太残酷了。

“不要！”夜怜激烈地驳斥。“就这一项，我绝不向命运妥协，我绝不会……”她大声吼。“我要生下这个孩子，无论如何，我一定要这个孩子！”她无所畏惧地说道。

“夜怜——”冷玉浓抓住她的肩膀，强迫夜怜看着她。“你若现在不拿掉这个小孩，你将来怎么办？这孩子会毁了你一生。而且，你与霸天是‘父女’，近亲的血缘会造成小孩遗传上的缺陷，你能容忍吗？如果，你现在选择不要这小孩，那么，你还是单身一人，你还有机会寻找美好的未来——”“是吗？”夜怜苦笑。“没有了霸天，我的未来还有什么希望可言？我会有生存下去的勇气，全靠我肚子里的小孩支持，奶奶，我求求你，别把我唯一的希望带走，就算这小孩生出来会有许多隐疾，我也心甘情愿地承担，因为，这是霸天留给我的东西，孩子是我唯一的慰藉。”她的泪水涔涔流下。“求求你，奶奶。”“夜怜——”冷玉浓心疼地问道：“你真的不后悔？”“我无怨无悔。”她纯

真的脸上有着女人特有的韧性与执着。

“孩子——”冷玉浓仿佛也下了决心，她轻揽夜怜入怀，发誓道：“如果，这真是要背负一辈子的‘血债’，我愿陪着你一起偿还，这孩子与我们的未来，就让我们一起面对吧！”“奶奶——”夜怜流下感恩的泪水。“谢谢你！”人生中的缘分与际遇，实在令人难以捉摸。

命运，何时才会停止玩弄她们呢？龙霸天带给夜怜不同的人生——“……因‘冷血帝王’龙霸天猝死，他生前未立下任何遗嘱，而养女龙夜怜不久前已终止收养，故其‘龙帝国’——霸天财团将全数交还他的父亲龙浩介。近年龙浩介卧病在床，霸天财团总裁之位可能由其爱妾冷玉浓暂代……”新闻火热的报导不断。

由于媒体及各种小道消息的报导，一夕之间，夜怜成了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她与龙霸天之间的种种传闻，不停地在街坊间流传。

可是，她的生活却无任何变化。

她还是与冷玉浓住在龙宅。

冷玉浓为了夜怜肚子中的孩子着想，特别找了一名女子服侍夜怜，而这名女子，必须要是冷玉浓信任的女孩，所以，冷玉浓选择了这个一直忠心耿耿的仆人——冈本美贵。

冈本美贵是当年冷玉浓遴选的十二位情妇之一，她也是冷玉浓的心腹。

不过，这只是表面的服从，真实的她是中森耀明的情妇，是他派来龙家的“卧底”。但美贵一直表现得很好，未曾露出马脚，所以冷玉浓才会放心把夜怜的生活起居交给她。

夜怜的腹部逐渐隆起，身体状况明显地起了变化，使得美贵需要无时无刻地伴着她。

冷玉浓早期只知与龙浩介的众多妻妾争宠，根本不懂商场之事，如今她突然成为权力的所有人与行使人，反而使她无所适从。

由于不放心夜怜，所以冷玉浓每天上班时都会带她一起到霸天财团去。

夜怜在办公室中根本不说话，也不理睬任何人，她只是垂着头，不停地摺着莲花。

许多“幕僚”皆偷偷在暗地里嘲笑夜怜。

这个小女孩一定疯了。可能是龙霸天的死，对她的打击太大了！

中森耀明也不忘当面对夜怜讥讽道：“虽然你们的关系没有公开，但你这个女儿还真不孝啊！你不知道好好辅佐年老的奶奶，还在这里摺纸莲花？你知不知道‘龙帝国’的帝王只要一日不处理公事，‘龙帝国’会损失多少钱？”他挑衅道。

夜怜还是文风不动，面无表情。

中森耀明用邪恶的势力“控制”了冷玉浓。

短期内，中森耀明已取代了总裁的位子，成为“龙帝国”最有权力的大人物。

而夜怜——依然不曾改变。

她仍旧不停地摺莲花，就像当初霸天伴她的那段日子一样——龙霸天办公，她坐在一旁摺莲花。

只是，当时她是撒娇地坐在龙霸天的脚旁，或是一边的沙发上摺莲花，而现在，她没有了依靠……虽然她每天还是摺一百零八朵，但是，却从五颜六色的色纸换成了冥纸。

她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到，她会有今日——用冥纸摺一百零八朵莲花，祈盼龙霸天踩着这些莲花到西方极乐世界……忆及此，夜怜不禁流下两道泪水。

霸天，你怎能狠心抛下我？就算你无法忍受你爱上的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可是，你为何不替女儿想想，她也需要父亲啊！

你说走就走，留下我一个人该怎么办？这真是我黑夜怜做情妇的诅咒吗？夜怜无语间苍天！

每天黄昏，摺完一百零八朵莲花的夜怜，就会等待冈本美贵开车来载她。

夜怜离开霸天集团后，并不直接回龙宅，她会命令冈本美贵先开车到第一公墓前。每天此时，她总是会去墓前祭拜龙霸天。

不管台风下雨，日晒炙热，她都不曾改变过这个习惯。

不久后，黑夜怜已跪在龙霸天的墓前。

“霸天——不！也许我该叫你爸爸……”夜怜有着蚀骨泣血之痛。“我每天会烧给你一百零八朵莲花，这些是我在阳世为你做的功德，祈求你能安息……”她的眼瞳迸出泪水。

“还有，我深深盼望你，就算在死后，也不要忘记夜怜，生生世世都别忘记夜怜……”须臾，她取出打火机，将一朵一朵的纸莲花烧掉。

霸天，你听得见我在喊你吗？如果，人鬼真能感应，那么，就算是人鬼殊途，也请你感念我对你的痴心，只可惜，我无缘成为你的妻子……

夜怜的肚子越来越大了，尽管行动越来越不便，但是，她每天还是会带一百零八朵莲花到霸天的墓前，而且，表达她对霸天的情爱，以及遥遥无期的思念。

夜怜不知道——远方有一双如老鹰般犀利的眼，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她。

每一天，他都在远方端详着她的一举一动。

这双曾经冷酷无情的眼眸，此时却充满了心酸、哀痛，以及陷入万丈深渊的爱恨纠葛。

他恨她，恨到天崩地裂。

他爱她，爱到天荒地老。

夜怜！我恨我自己为什么会爱上自己的女儿？那双紧紧握住拐杖的手，已发黑发紫了。

求求你，别再到我的墓前了，别再来看我了，别再为我烧莲花了，别再悼念我了。

别这么痴心，别这么执拗，别这么傻，别再爱我了。

求求你，让我好好安息，让我的死，换取这份孽缘的结束。

求求你，别生下腹中的孩子。这孩子注定是孽子，他是邪恶的化身。

求求你，停止虐待你自己，以及停止折磨我。

他不断地在心中呐喊着，一遍又一遍。

第九章

“你真的不看医生吗？夜怜？”冷玉浓疼惜地搂搂夜怜。

“不要。”夜怜笃定地摇头。

“为什么？”冷玉浓担心地问道。“你从怀孕到现在，从未做过产检，想请医师到我们家，或是你到医院做检查，你一律拒绝，我的宝贝孙女，你知道你快生孩子了吗？万一，孩子有什么问题，这——”“奶奶，”夜怜反而一脸领悟的神情。“顺其自然，好吗？”她把脸埋在冷玉浓的肩膀上。“我不要去任何检查，反正我一定要生下这个孩子，不管这孩子有任何缺陷，我都不去预先知道，否则，我一定会很痛苦。”“夜怜，”冷玉浓眉心深锁。“可是——”“奶奶，别太担心我。以前的女人，还不是就这样传宗接代？我相信，生孩子是女人的本能及天性，放心吧！我一定会很好的。”夜怜粲笑道。

冷玉浓愁眉苦脸，“那么，你要在哪里生产呢？难道你不去医院生产？”“当然不在医院生产！”夜怜坚决道。“我要在这里，在龙宅，在霸天的床上，生下我们的小孩。”“夜怜！你——”冷玉浓深感哀伤，这孩子对霸天的爱，已是无怨无悔了，就算他们是父女，有相同的血缘，也无法阻止他们如滔滔巨浪翻滚的爱吗？相爱的两人有错吗？他们的相爱是罪大恶极吗？不！在冷玉浓看来，她只觉得——错只错在上天，是上天不该让他们成为父女。

冷玉浓深深叹一口气。“好！夜怜，既然你如此坚持，在你快生产时，我会找最有名的妇产科医师到龙宅来为你接生。”“谢谢你，奶奶，你是全天下最棒的奶奶。”夜怜兴奋道。突然，她按着肚子，露出一个古怪的表情。

“怎么了？夜怜！”冷玉浓紧张不已。

“孩子——他在踢……哦！他也赞成我们的决议——”夜怜露出满足的表情。

冷玉浓忍不住笑了出来，她慈蔼道：“这表示他一定是又强壮又健康喔！他在告诉他的妈妈：我很平安，请妈妈放心！”“当然。我一定会生出与霸天一模一样的儿子，生龙活虎，壮得像一条牛——”虽然说此话时，泪水在她的眼眶打绕不已，但她仍然无怨无悔。

时光飞逝，春去秋来。

夜怜已十七岁了。

这天，冷玉浓柔声问道：“我的孙女，你的生日到了，告诉奶奶，你想要怎么庆祝？”“生日？”夜怜的脸立即沈了下来：“我不要过生日：奶奶，霸天死还未满一年呢！我怎么可以独自玩乐？”冷玉浓拿夜怜没辙。“那你有“愿望？”夜怜眼见冷玉浓一脸真诚，她垂下脸，不疾不徐道：“我的愿望是——霸天没有忘记我的生日，然后送我满山遍野的纸莲花。”“夜怜——”冷玉浓一时哑口无言。

“我一定是在做白日梦！”哭得早已红肿的双眼，此时又泛起泪珠，因为她想起了霸天的承诺：不再忘记她的生日……“我可怜的孙女！”冷玉浓心疼地将夜怜揽进怀中。

冷玉浓尽量顺夜怜的心意，所以，夜怜十七岁生日的这一天，龙宅内冷冷清清，与平日并无不同。

夜怜还是坚决挺着大肚子陪冷玉浓去上班，她只是道：“我还要摺莲花，还要到霸天的墓前去祭拜。”因为这些意念，使得她虽然感觉肚子有些

微疼，但她仍不以为意。

冷玉浓也决定陪伴夜怜一天，“既然你不想过生日，那就让我这个奶奶好好陪陪你。”所以，一大早，冈本美贵就开车载着冷玉浓与夜怜到霸天财团。

黄昏，她们祖孙便共同到龙霸天的墓前去。

夜怜拖着沉重的身子，还是又跪又拜的，冷玉浓看得好不忍心。

怀孕的关系，使得夜怜有些体力不支。拜别了龙霸天，冷玉浓立即嘱咐冈本美贵驱车回到龙宅。

回到了龙宅，冷玉浓要夜怜上楼休息。夜怜毫不踌躇地点头，因为，她真的很累，她有一股孩子快掉出来的感觉，难道这小家伙要出来见世界了吗？她走回以前与龙霸天共同住过的房间，倏地，一股奇异惊悚的感觉袭向她。

她站在门口，觉得霸天的气息缭绕整个卧房。夜怜火速打开门——她一脸惊心动魄，天大的狂喜凌驾着她，她的心脏几乎停止跳动。

怎么可能？在这房间看，竟有满坑满谷的纸莲花，五颜六色数不尽地充斥这寝室的每个角落。

夜怜双拳紧握，讶异使得她用牙齿咬住指头，她要证明这一切究竟是真是幻。

她清楚地记得他的“承诺”：“……我不会再忘记你的生日……”霸天……夜怜的泪水簌簌滑落，她实在是太高兴了。她突然双眸发光，容颜发光。

霸天一定还在龙宅！她要找他——她狂乱地旋过身子，声嘶力竭地呐喊！

“霸天——”沿着长廊，夜怜扯开喉咙嘶叫，“霸天，你在哪？你在哪……”“夜怜——”冷玉浓大惊失色地唤住她。“你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她在大厅里翘首大嚷。“你做梦了，是吗？”“奶奶——”夜怜高兴得手舞足蹈。“霸天回来了，他送我好多好多的纸莲花……他回来替我过生日，他真的没有忘记我的生日……”冷玉浓小心翼翼地道：“夜怜，霸天——他根本不会回来，他早已……”冷玉浓勉强地笑一笑，她走向楼梯口，和颜悦色道：“夜怜，你累了，才会胡思乱想，奶奶乾脆陪你去休息，好不好？”“不——”夜怜面色如土地反驳。“霸天真的回来了，他送我好多莲花。”她仍然坚持己意，怔忡说道：“我在二楼找不到霸天，那霸天一定在一楼，我到一楼去找他。”语毕，她以旋风之速冲下楼梯。

“夜怜！”冷玉浓想制止，但已来不及了。“小心——”夜怜只觉得脚下踩空，下一秒，她整个人已从楼梯上滚了下来。

冷玉浓向前，紧紧抱住夜怜。“夜怜，你要不要紧？哪里受伤？”冷玉浓急疯了。

“我——”夜怜抱住自己的肚子，惊嚷：“我的肚子，我的肚子……好痛，好疼……”她尖叫连连。“奶奶，我好痛苦……”“夜怜——”冷玉浓按住夜怜的肚子；惊悚地看到夜怜的下体正流出鲜血。“老天！”冷玉浓蓦地回首大叫：“美贵！美贵！快点！打电话叫医生过来，夜怜要生了！”正在厨房做晚饭的美贵，立即飞奔到大厅。她火速打电话给医生，挂上电话，她和冷玉浓合力扶夜怜上二楼龙霸天的寝室休息。

夜怜每走一步路，浓浓的些血便从她的大腿间窜流出来，转眼间，地

板上已是一片血淋淋，令人触目惊心。

好不容易捱到霸天的房间，夜怜已处在将近昏迷的状态中，但她仍然喃喃自语：“霸天，我要找霸天……”房间开启后，冷玉浓也吓了一跳。

触目所见，房间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纸莲花。

夜怜的话竟然属实！

是谁？究竟是谁？夜怜头晕目眩之际，眼瞳依然见到数不清的莲花，她摇摇欲坠对冷玉浓道：“奶奶，我没说错吧！是霸天，他回来找我了，也唯有他，才知道我喜欢莲花……”冷玉浓故意岔开话题。“夜怜，先躺到床上去，你刚刚那一跤跌得不轻啊！等医生来了，他会帮你接生——”“不！我不要。”夜怜猛摇头，“我要找霸天，我要找霸天……”她拚命地挣扎。

她一直吵闹不休，当医生来时，夜怜虽已被冷玉浓及美贵安抚在床，可是，夜怜还是执意要下床。

“霸天，霸天……”夜怜喃喃唤道。

医师觉得情况不乐观。现在，夜怜最重要的是专心生下小孩。若一直流血不止，恐怕孩子及她都性命难保。他回首，将诊断内容告诉冷玉浓。

冷玉浓心乱如麻。迫于无奈，她对美贵使了一各眼色，美贵很有默契地完全心知肚明。

即使是谎言，但在这燃眉之际，冷玉浓依然决定如此做。

“霸天，我好想你，霸天……”夜怜唤个不停。

站在一旁的美贵此刻跪了下来。“夜怜小姐，原谅我，全是我的错。”她低头忏悔。

“是我擅自作主，送你纸莲花……今天是夜怜小姐的生日，我以为你看到莲花会很高兴……谁知，却反害你从楼梯上摔下来……”美贵乞求着。“求求你，夜怜小姐，清醒些，龙爷不会回来了，他早就往生了——”她用力握住夜莲的右手。“夜怜小姐，现在当务之急是你平安生下孩子，否则若有个三长两短，龙爷在天之灵，他不会安息的！”“你骗我！美贵，你骗我……”夜怜伤心欲绝。“莲花是霸天送我的，他知道我每天摺好多莲花给他……他不会忘记我……”她伸手抓住一朵纸莲花，用力握在手中。

“霸天——”她尖叫连连，似乎已进入了迷迷惘惘之际，口中呻吟不断。

“霸天，别离开我，别离开我……”她紧紧抓住手中的莲花不放，仿佛手中握的是霸天的真情挚爱。

“哇——哇！”孩子的哭声响彻云霄。

冷玉浓在卧房外闻声不禁欣喜若狂，就连忙打开房门冲进来。“医生，夜怜和孩子——”“平安！母子平安！”医生抱住怀中的婴儿。“是个男孩，看起来很正常、很健康，而且相当重呢！”“真的？”冷玉浓简直不敢相信，这是奇迹吗？霸天与夜怜是父女，但这孩子却——她小心翼翼地由医师手中接过婴儿，看他哭得声嘶力竭，哭叫不停，冷玉浓心中不觉溢满了爱。

不管未来如何，在她有生之年，她一定会尽力保护这婴儿及夜怜，不让他们受到任何伤害！

冷玉浓又忧心忡忡地问：“这小孩的智商——”“现在当然看不出来，不过，如果夜怜小姐有做产检，就能测出是否为唐氏儿，或其他异常，现在的医学都是要求婴儿在完全正常的情况下被生出来，否则，会造成父母一辈子的负担呢！”医师解释道。

冷玉浓一时哑口无言，在昏暗的卧室内，没有人看出她的眼角正泛着泪光。她深呼吸好几口气，试图让自己怅然的心恢复平静。

她转移自己的悲伤，将怀中的婴儿抱到夜怜的床前。“夜怜，一切都过去了，你看：你的儿子多可爱啊！长得好像霸天——”她将婴儿放在夜怜身旁。

“真的？”夜怜气若游丝道。“我好高兴，我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这一定是霸天在天之灵保佑我——以后，我就叫我的儿子‘小霸天’，奶奶，你觉得怎么样？”“当然好，一切都如你的意！”冷玉浓面目慈蔼道。“你累了，好好睡一觉吧！等你醒过来时，一切又都是新的开始呢！”“当然。”夜怜沾沾自喜道：“一切都不一样了！我现在是个母亲了。”她安然地闭上双眼，即使在沈睡中，她的手中仍然紧紧握着早已被捏碎的纸莲花。

“夜怜——”冷玉浓看得心疼。

“小霸天”带给夜怜全新的希望与生命。

她忙得不可开交，用全部的精力来照顾他。她相信他是个正常的孩子，也相信这一定是霸天在暗中护佑他！让他的儿子与常人无异，这是多大的恩宠啊！

这一个月，因调适自己的身子，所以夜怜没有到霸天的墓前去探望他。

不过，当儿子满月时，夜怜的身体也复原了，尽管外头是冷风飕飕，她还是执意带着小霸天及一百零八朵纸莲花，到龙霸天的墓前祭拜。冷玉浓与冈本美贵为了顾及夜怜及孩子的身体，也都跟随在侧。

“霸天，你看！这是你的儿子呢！我唤他‘小霸天’，因为，我相信，他以后一定长得跟你一模一样，而且聪明绝顶，是‘龙帝国’的统治者……”夜怜不停向霸天倾诉好多话。

“你一定很欣慰吧！你有一位最优秀的儿子……”“一朵莲花表示我的一颗心，一百零八朵莲花表示我一百零八颗的心，而这么多我的心，我的情，我的痴——”只是在对你起誓，我对你永远不变的贞洁……”直到一百零八朵莲花熙烧成灰烬，夜怜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回到了龙宅，夜怜便抱着儿子上楼。今天可是“小霸天”的满月日呢！她走到霸天的卧室，才打开门，不禁愣了一下，她立刻哑然失笑了——又是纸莲花？一大堆数不尽的纸莲花。

先安抚了“小霸天”，当他熟睡后，夜怜才离开。她走到长廊，对大厅轻喊：“美贵，美贵——”“夜怜小姐，什么事？”美贵急忙跑出来，礼貌地问道：“你需要什么吗？”“没有。”夜怜对美贵笑道。“我只是要告诉你，别再送我纸莲花了，你把莲花塞得我整个房间都是，真是的！你是不是因为今天是‘小霸天’的满月日，是个特别的纪念日，才这么做呢？不需要了，放心吧！美贵，我会很好的。”“小姐——”美贵顿时吓得花容失色。

又是纸莲花？她没有送纸莲花给夜怜小姐啊！上次是她配合冷玉浓撒谎，而这次——坐在客厅的冷玉浓闻言，立刻大吃一惊，但她心念一转，立即佯装严肃地说道：“美贵，记住！不准再送莲花给夜怜了！”“是的。”美贵怯声道：“我再也不送了。”她们二人的心中都有相同的疑惑：究竟是谁送夜怜纸莲花的？而且，都选再这个重要的纪念日呢？这个人又如何能够在龙宅来去自如？霸天逝世一周年的日子到了。

夜怜的心十分沉重。她希望在霸天忌日这天，让她和孩子单独留在龙宅，不受打扰，因为她想好好在龙宅缅怀过去与霸天的种种。

正巧，冷玉浓的丈夫龙浩介在日本突然病危，她不得已必须飞回日本，对于夜怜的要求，冷玉浓立即允诺。但是，她坚持冈本美贵必须要留在台湾，陪伴夜怜。

霸天的忌日当天，冈本美贵放一天假，她彻夜不回龙宅。

就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夜怜带着“小霸天”躺在霸天的大床上沈思，而“小霸天”乖乖躺在一旁，不一会儿，他就睡着了。

夜怜没有开灯，整幢龙邸黑漆漆的，只倚赖窗外的一轮秋月，朦胧的月光斜射进落地窗内，有丝诡谲及阴森的意味，仿佛这里是阴曹地府。

尽管偌大的豪宅只有她一人，夜怜也不怕。她默默地闭上双眼，盼望霸天会出来见她……她听到房门开启的声音。

她火速从床上爬起来。

“霸天——”她惊呼出声，因为她看见晕黄的月光在地上反射出一条强壮男人的身影。

那道影子的主人冷不妨冲向夜怜。

她整个人被这名壮硕的男子压回床上，虽然她觉得有些不对劲，但她立即联想到，也许不同的世界改变了他，她忍不住喊道：“霸天，霸天，你来了……”声音有一丝哽咽。

空气中却传来这名男子嘲弄的声音。“龙霸天才死了一了一年，你这么快就寂寞难耐了啊！你已经遗忘了他身体的气息吗？这么快就想对别的男人投怀送抱吗？你——黑夜怜，真不愧是做情妇的料啊！”这是她再熟悉不过的口气——老天！是中森耀明！她瞪大如铜铃般的双眼。

“放开我！”夜怜拚命挣扎。“你竟敢擅闯龙宅，放开我——”两巴掌突然狠狠甩向夜怜，中森耀明露出可怕狰狞邪恶的脸孔。“笑话！现在龙宅只剩孤儿寡母而已，谁能耐我何？除了龙霸天，谁能让我死？我当然可以随心所欲地进出龙宅！”“你——”夜怜的声音在颤抖。“你要做什么？”“下流情妇，你以为呢？”他抓住她，捏住她的脖子。“我为三件事而来。”他卑鄙道。“第一件事，如果你想活命，先在这张单子上签名——”他取出了笔与纸。“否则，不仅你会死，连你的儿子也无法活命！”他说得凶狠野蛮，双手更是无情地掐住夜怜的颈子。

夜怜快窒息了，她感到无法呼吸、眼冒金星、头昏眼花，在四肢虚软乏力前，她伸出右手，握住笔，随意在纸上签下几个字。

中森耀明松了手，夜怜立刻咳嗽不已，大口大口地吸气。

中森耀明的脸上浮现得意洋洋的笑容。“现在，只差一步，我就是唯我独尊的‘龙王’了，而你和你的儿子，就是我‘成功’的跳板——”他双眸杀气腾腾。“亲爱的龙爷情妇，你还必须帮我做第二件事——”中森耀明有着让夜怜必死无遗的仇恨。“你知道你刚签的是什么吗？这就是你的遗书——将成为我要挟冷玉浓交出‘龙帝国’的利器。你想问我既然想以你们母子的命来换取权势，又为何要你签遗书吗？唉！你真蠢！为了让我中森耀明能称霸天下，你和你的儿子当然必须死。”“你疯了！”夜怜高声尖叫，她的大眼充满恐惧，全身不停颤抖。“为什么？为什么？”她大叫。

“因为——”中森耀明简促道。“我恨死龙霸天了，为什么从小时候到现

在——他都已经死了，不论在我父亲或世人面前，他就是能拔得头筹？我中森耀明哪一点比不上他？我不服气，我一定要赢过他，所以，我决定要毁了他，毁了他所有的一切。除去了他这个阻碍，我中森耀明就是天下第一！”他露出邪恶的笑容。

“你是个疯子！”夜怜大嚷。“你是疯子！霸天是你哥哥啊！”这人太无人性了。

“龙霸天是我哥哥？”中森耀明仰天长笑。“是的，他是我的哥哥，所以嘛！哥哥要与弟弟有福同享嘛！哥哥品尝过的女人，弟弟当然也可以占有！”他是妖魔！百分之百的妖魔转世。

“不——”夜怜吓得花容失色，明白他话中的不怀好意后，她拚命往床角缩。

“闻到了吗？一股瓦斯味道呢！这味道会越来越浓，你和你的宝贝儿子将死在一氧化碳外泄的意外中，没有人会怀疑这是谋杀。而我在你们与死神搏斗之际，则可以轻松地将这份文件传真到日本，与冷玉浓谈判，别做无谓的抵抗了，反正你的下场都是死。”他嘻皮笑脸。“但在瓦斯外尝到令人中毒的程度之前，还有好长一段时间，足够让你在死前，有一段销魂蚀骨的欢愉——”“住口！”夜怜大叫。“你休想得逞，我不会让你得逞的——”她说得斩钉截铁。“是吗？”中森耀明贼笑各不停。“你别忘了，你这要做的第一件事呢！满足了我以后，你才能下地府与龙霸天在黄泉相遇——”恶魔以走向她。

“你很美！你真的很美！以前，光看你婀娜多姿的身材，就以让我迷恋不已，瞧着你白皙修长的美腿，我更是情难自禁。你可知道，过去，每当见到你跟龙霸天卿卿我我时，我就恨不得杀死他，让我来代替他，爱抚你身体的每一寸——”中森耀明端详夜怜蕾丝睡衣下的胴体，双眼闪烁着渴的火花。“终于，你这个天生做情妇的女人，要供我任意使唤了，你属于我中森耀明了——”他已走进夜怜，已迅雷不及掩耳之速扑向她。

倏地，传来他痛苦的咆哮声，原来，夜怜狠狠地用脚踢向他的下腹。

中森耀明扯住夜怜的头发，用蛮力了她好几下！“可恶！贱人！”他破口大骂。“你不是情妇吗？情妇都应该要迎合男人，你凭什么拒绝我？”他拚命用手掌掴她，并粗狠地撕下她的睡衣。“你少佯装圣女贞德，你——是——情——妇，不必为龙霸天守贞！现在，是让你高攀我，否则，谁会要你这淫荡的寡妇？”他扣住她的双手，身子压住她的双腿，在夜怜尖叫连连，哭喊求饶之际，一个低沉压迫的声音从房间的一角传出来——这声音如此令人毛骨悚然，丧魂落魄。

“你不再放手，我这枪膛内的子弹，就会不长眼的贯穿你的猪脑。我劝你最好放开她，中森耀明！”他是谁？在这暗室中的另一名男人究竟是谁？中森耀明停下动作，以他敏感的机灵度，不难猜到在角落中的男人是谁。

夜怜的喜乐表情宛若重生，这么令她怀念的声音——她不禁痛哭失声。

是霸天，一定是他。

他没死，他真的没死，他活生生地站在她面前，虽然她只有见到地上反射出他的背影，但是，她确定他回来了，他又再回到她的怀抱中了。

在千均一发之际，中森耀明挟持住夜怜，并取出早已准备好的利刃抵住夜怜的脖子。

夜怜吓得全身直冒冷汗。

他盛气凌人道：“龙少爷，如果你留意到我们三人的位置距离，你就应该知道，目前情势对我比较有利，而且——”他一脸豁出去的模样。“你嗅到了浓浓的瓦斯味吗？只要你一开枪，所引起的火花就会立即让瓦斯爆炸，没想到我的死能有这样的美人做陪，加上那个孽子可以当奴才使唤，如此也算值得了！”中森耀明狂笑不已。“还是，我们再来玩一个‘游戏’——”“游戏？”龙霸天一咬牙，怒气腾腾。他从阴影中站了出来，手中的枪依然瞄准了中森耀明。

龙霸天依然镇定，不疾不徐道：“我想，游戏要结束了，谜底也要揭晓了，现在，我们应该开诚布公——”夜怜流下了喜悦的泪水，仔细看清楚了，他那副天生的王者之风，让夜怜放下心中所有的负担。她知道，龙霸天会保护她。

“好一个龙爷，不愧是一代帝王，跌下山谷还能平安无事，你该不会是不死之身吧！”真正亲眼见到活生生的龙霸天站在眼前，中森耀明在震惊之余，犹不忘冷嘲热讽一番。

“我确实是大难不死。但是，更可恶的是，有人找了具面目全非、烧焦的尸体来冒充我，颠倒黑白说龙霸天已死，这人才真是罪该万死！”龙霸天一脸穷凶恶极。“你说，是不是呢？”中森耀明咬牙道；“如果我直接找到你的尸体，就不会有这段插曲了。”龙霸天语重心长道：“亏我当你是兄弟，对你推心置腹，你还是背叛了我！”“不错！从头到尾都是我在出卖你，是我想置你于死地，怪只怪你太信任我这个一直恨你入骨的弟弟。我把你侍奉得像太上皇，我谄媚你、巴结你，我让你撤下心防，但是——”中森耀明得意洋洋。“你可别忘了了一句话——主子其实才是仆役的忠实奴隶，因为，仆役非常了解主子的一举一动，所以仆役容易控制主人。就算是一代帝王又如何？你也是人，你也有弱点，所以，你的忠仆就轻而易举地毁了你。”龙霸天的容颜布满阴霾。“是你唆使歹徒去绑架夜怜，把她挂在摩天轮上，再派人埋伏刺杀我——”“没错。”中森耀明坦承。“偏偏这贱女人不要命地冲上前去为你挡子弹，所以你才幸运地逃过死劫。而那些匪徒害我事迹败露，当然就得死。”“然后，你又继续陷害我和夜怜，信口开河说我们俩是名副其实的父女，不过——”龙霸天双眸闪烁着怒火。

“厉害！不愧是龙爷！真相竟被你查出来了。”中森耀明十分佩服。“你们两人如此特殊的血型，却巧合的相同，这是非常难得的机缘。而我也正好利用此点搬弄是非，因为我知道，唯有利用你对夜怜深刻的爱恋，才能制造令你死无葬身之地的机会，你太在意夜怜了，夜怜是你最大的弱点。

“其实，你们并无任何血缘关系。当年，黑雪花是怀了你龙霸天的孩子没错，但是那孩子在黑雪花怀孕两个月时就流产了。后来，她任意找了个鱼贩，怀了那鱼贩的孩子，她就是你，黑夜怜。那个鱼贩虽又穷又丑，却是真心爱黑雪花，你母亲应是心知肚明，所以才与那鱼贩生活在一起，但他们并未办理任何结婚手续。在那个年代，与一代名妓明目张胆地生活在一起，是会备受嘲讽的！”他轻蔑道。“而你龙霸天的心中从来不曾记得‘一代名妓’的情影，使得我能轻易地利用你那早已尘封、微不足道‘一夜情’——“他们在一起生活没几年，鱼贩就死了，此后，只剩下你们母女相依为命，也许是对你们黑家的诅咒灵验了吧！黑雪花年纪轻轻就得了怪病，受尽了病魔的折磨……而她为什么还一直保有她和你龙霸天的那张照片，在我看来——是她依然无法忘怀你吧！因为，你是一位令女人无法抗拒的男人…她心中也许

一直期盼能生下你和她的孩子，所以，她才会对黑夜怜胡说：这张照片中的男人，是你的父亲……”夜怜面色惨白，张口结舌，她想哭，却又想笑，她的心中五味杂陈。一切终于真相大白了——她所受的煎熬，所受的折磨，总算没有白费，她的等待，一切都值得……“你不愧是忠心的仆役。龙霸天冷笑道。“竟能把十八年前的陈年往事调查得一清二楚。”“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中森耀明憎恨道。“我不知花费了多少的心血去查明真相，一切只为等待一个能毁灭你的时机。”中森耀明倏地严肃起来。“谜底既已公开，现在，才真正进入我们的比赛。”“比赛？”龙霸天面容一整。

“是的。”中森耀明早已陷入疯狂之中。“一个较量智慧、魄力、耐心、运气之你死我活的比赛，我会向你证明，我中森耀明一定能赢你，我绝对比你还强。”

第十章

中森耀明是疯子！

一个杀人不眨眼的疯子！

可惜，如今才看清他已太迟了。夜怜现在在他的掌握之中，性命安全堪忧，而且，此时“小霸天”突然惊醒，开始哭闹不停。

中森耀明故意激怒龙霸天。“你来啊！你过来啊！让我看看你有什么天大的帝王力量，能救出夜怜与你的儿子。这就是比赛——我给你五分钟的时间，无论用什么方法，只要能安全将他们由我身边救走。否则我中森耀明可是性喜血极大地，血流成河的人，哈哈！哈！

一切就看龙爷的机智了！”在这彼此僵持、充满紧张的局面中，没有人注意到，中森耀明的背后多了一个影子。

她神不知鬼不觉地站到中森耀明后方，脸上有着浓重的怨气、仇恨及不满，而她的手中正执着锋利的水果刀。

她已举高手中的刀，一切是如此的出其不意，让人措手不及——刀锋已刺向中森耀明背脊上的要害。

倏地，中森耀明发出垂死的哀嚎，松开了手中的刀子，夜怜乘机跑开，他向前扑倒在床旁的地上。

夜怜被这突来的意外吓得心惊肉跳，她猛地一回首，昏暗的视线中，她忍不住尖叫出声：“美贵，是你。”美贵的情绪仍处于失控状态，她只是心灰意冷地嗤笑不停，而后心力交瘁地说：“耀明，你别怪我！因为你真的该死！你不应该欺骗我的感情，你是十足的负心汉，我跟你这么多年，而你竟还去玩弄别的女人，你不是人，比禽兽还不如！”她吐露真言。“其实，你根本没有资格与龙霸天相提并论，你输他输得彻底，你唯一值得骄傲的就是你比他嗜血、残暴，恶劣上千百倍。龙霸天虽然冷血、无情，但是，他不欺骗女人的感情，更不会成为负心汉。就算我是冷玉浓遴选的十二位情妇之一，他连瞧也没有多瞧我一眼因为他不想欠下任何感情的债。而你，我把我的身与心心都交给了你，换来的却是继续看你左拥右抱不同的女人，你不屑我，只是利用我做冷玉浓及龙宅的间谍，提供你任何你想要的资料……如过今天不是我，你如何能走入龙宅？”冈本美贵双眸呆滞空洞。“想不到你连夜怜

小姐也要欺侮，你发过毒誓，所以你要付出代价。让你成为我冈本美贵唯一的男人，只有一个方法——杀了你，让你无法再到外面寻花问柳、欺凌女人。如此，你将永远属于我——”她哼哼哈哈地嘻笑着。“我杀你，是要让你知道，我太爱你了，爱你爱到杀死你，这样，我心中的恨也才会完全消除殆尽。”中森耀明不甘心、不甘愿，他竟然会死在他的女人手里，而且，美贵又是依偎温柔娴淑的情妇——也许，一个最温柔的女人，才是最残忍的吧！他睁大双眸瞪视着美贵，而伤及他要害的伤口，早已血流成河。

冈本美贵也瞪着中森耀明许久，她突然开口到：“你怎么还不死？也许，我该再使劲补你一刀，送你上西天！”语毕，她竟真的举起手中另一把水果刀——往他的心脏狠狠地刺下去。

“不——”中森耀明发出像动物临死前的哀嚎声。

他凸起双眼，四肢一蹬，再也动弹不得。

每个人脸上的表情皆是一片茫然，因为他们无法置信，在生死一线间，他们竟真能逃离中森耀明的魔掌。

“夜怜——”龙霸天紧紧地搂住她，并将她抱离床边。

儿子的哭泣声越来越大了。

瓦斯味已浓到令人头晕目眩，每个人都感觉呼吸困难，恶心得想吐。

“先离开这里！”龙霸天命令：“瓦斯已经外溢到无法控制了，我们的生命非常危险，夜怜，美贵！快！”他抱起自己的儿子，夜怜则伸手抓住床柜上的一样厚重东西，两人旋即往外跑去……当他们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龙宅外食，夜怜才惊觉——美贵不见了！

“霸天，美贵不见了！”她紧张不已。

霸天回首望向龙宅，心悸地道：“夜怜，美贵还在屋内呢！”美贵居然站在二楼的落地窗旁看着他们。

那是龙霸天的房间，也就是刚刚中森耀明死于非命的所在地。

“美贵，快下来！”龙霸天狂吼。“快点！你会有危险啊！”美贵神情黯然地摇摇头，隔着一段距离和玻璃窗，夜怜竟能感觉到美贵心中的想法。

“我要跟中森耀明死在一起，就算是做鬼，我们依然是阴间的夫妻。”猛地，龙霸天及夜怜的心脏仿佛停止了。

老天爷！她竟取出打火机！

龙霸天反应敏捷，他左手抱着儿子，右手用力搂住夜怜，带着他们拚命往前跑、往前跑……他们身后的龙宅离他们越来越远……在龙宅内的美贵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动作——按下打火机的开关。火焰迅速燃烧成猛烈的巨火，崩天的爆炸声使得整个龙宅天摇地动，爆炸声不曾停息。

龙霸天迅速扑倒在地，他把夜怜和儿子掩护在他的下方，保护他们母子二人。传进他们耳朵的声音震耳欲聋，瓦斯爆炸的力量令人惊心动魄，残砖碎瓦飞向它们，还有那燃烧直冲天际的大火……不知过了多久，爆炸声才消失，但是熊熊的大火正不断地吞噬他们的家园……躲在霸天怀中的夜怜，不禁痛哭失声，她簌簌滑下泪水，沾湿了霸天的衣襟。

龙霸天在她耳畔低语：“夜怜，为什么哭呢？”夜怜哭得泪眼婆娑，她呜咽道：“我同情美贵，我不懂，为什么女人都这么傻？”霸天心疼地搂住夜怜，怀中的儿子哭泣不停，他仰头望着灿如白昼的夜——他心中也有一千万个为什么……

消防队和警察很快地来了。

现场一片凌乱。

一切都结束了。

再度凝视形同废墟的龙宅，龙霸天抱着儿子、揽着夜怜，感叹道：“都没了，什么都没有留下。”“不！还有——”夜怜仰起头，注视着龙霸天。“还有一样‘宝贝’没有被火焰烧成灰烬。”她释然一笑。

“宝贝？”龙霸天一脸木然。“什么东西？”“是这个——”夜怜笑着从怀抱中取出音乐盒，并小心翼翼地打开盖子，即刻——“似曾相识”的音乐流泻在他俩专有的世界中。

是音乐盒——龙霸天当年收夜怜为养女时，送给她的音乐盒。

龙霸天感动不已。“你竟没忘记把这个音乐盒带出来！”“当然，我怎能忘记你给我的第一份礼物呢？”夜怜甜蜜道。这音乐盒中收藏她多少的思念、哀伤、惆怅啊！她抬首，百感交集地端睨龙霸天。

霸天深情地注视着夜怜的双眸，意有所指道：“音乐盒只是我俩情缘的开始，以后，我俩情缘将延续至生生世世。就让这一场大火烧尽所有的恩恩怨怨，让我们重新开始吧！”“重新开始？”她的脸色沈了下来。“可惜纸莲花已烧得一乾二净了——”她翘着朱唇，显然很难过。

“没关系。”龙霸天安慰她。“我还可以送你永远数不完纸莲花。”“喔！”夜怜恍然大悟。“原来，纸莲花是你送的，你一直偷偷摸摸地在龙宅内来来去去，害我疑神疑鬼。”她用粉拳击打他，愠怒又撒娇地道：“讨厌，你应该早点出来！”龙霸天感触良深，他回道：“这都是上天在‘试探’我们。”“试探？”夜怜迷惘了。“试探什么？”“试探我俩的真心——”他低头，以吻结束了谈话。

龙宅被毁，龙霸天只得带着夜怜及孩子，暂时住在霸天集团顶楼上的总统套房。

他立即打电话向冷玉浓说明一切，冷玉浓喜极而泣，她允诺会火速回来台湾。

挂上电话后，龙霸天再次凝视他挚爱的夜怜。此刻，她背对着他，他们的孩子，“小霸天”早已累得睡着了。

龙霸天一脸柔情蜜意，他悄悄地起身，蹑手蹑脚地走向她，当他一把抱住夜怜时，诧异她竟是满脸泪痕。

“怎么了？”他大惊失色。

“我——霸天——”她把脸埋在他的肩膀上，哭得死去活来。“我……不敢相信你还活着……”她抱得他死紧。

他懂她的意思，在她耳际小声道：“我真的活着回来了——”接着，他一一对她说明原委。原来是日本黑道弟兄救了他……他擦拭她的泪水揶揄道：“你浑身脏得像小黑炭，实在该好好冲个澡，尤其是身上这件睡衣，又臭又恶心——”说着，他已扛起她。

他在逗她开心，她心照不宣地笑了，随即忆起了过去与他的浓浓缠绵……在充满水蒸汽的浴槽中，他轻轻褪下她的睡衣。相隔漫长的一年后，他们再度赤裸相见。

他们心中的激动，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

霸天极力克制自己奔腾的欲望，他从头至脚仔仔细细地端详夜怜曼妙

的身材。“你变了……”“变了？”她拉下脸，敏感地问道：“你是说我变丑了？”龙霸天急急辩解……“别生气，我的意思是，生过孩子的你，变得更丰腴了，更有成熟女人的魅力，也更美了，美得令我无法抗拒。”他诚心地说。

“是吗？”她双眸闪亮，随即投入他的怀中，两人紧紧相拥，任奔腾的热水在他们的身上。

夜怜在也受不了心中的悸动，她哽咽道：“喔！霸天，我终于再度抱住你了，你是热的，是真正存在的……”“夜怜——”欲火排山倒海而来，他的臀拱向她，将他男性的悸动定在她的双腿间，随即滑进了她温暖的谷地中……她是他最珍贵的礼物——结合的那霎，是他们无法想像的惊奇，狂喜的痉挛震撼了他俩。

他紧紧地拥着她，直到他们的心跳恢复正常，她早已虚脱地瘫痪在霸天的身上，连离开他的力气都没有。

“夜怜，你真是完美无瑕！”他在她耳际低语。他依然托住他的臀，他的手滑过她如丝缎般的肌肤，他的身躯依然紧紧地贴住她。

她任他为她全身涂上香皂，任他为她冲水净身，热水滋润他俩，带给他们如痴如醉的神迷——直到霸天取出大浴巾包裹住夜怜，将她报到房间的雪白大床，夜怜却仿佛从梦幻中回到了残酷的现实，她的双眸充满了阴霾。

“怎么了？”霸天轻触她长如细丝的秀发。

“我——”夜怜叹了口气。“这真的是诅咒吧！一个仇恨又悲哀的诅咒——黑家子孙不得做情妇，而我，不顾一切地犯了这个禁忌，所以，我必受处罚。现在我躺在你的怀中，令我联想到你也曾如此抱过我的母亲……”她用力咬住下唇，心痛道：“这是多淫秽的事啊！做男人的情妇，本就是很败德、淫乱之事，如果，我不是一意孤行要你接纳我，今天，我就不用受这诅咒的折磨——”她啜泣道。

龙霸天一脸悔悟道：“夜怜，我何尝不是也犯了错？别说你无法接受我与黑雪花之间……我自己也无法忍受啊！其实，我们一直在禁忌的爱情游戏中游走、玩乐，忽略了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他握住夜怜的手。“我希望你能忘记我与你母亲的一夜情，一切都是我的无心知过，我无法预料在十几年后的今天，我竟会爱上黑雪花的女儿……我们虽无法抵抗上苍的安排，但我要你明白，我好爱你、好爱好爱你——”“霸天——”夜怜搂住他，会心地点头。

“我有没有告诉你，谢谢你为我守住贞节？”龙霸天轻声说道：“你是独一无二的情妇，才会为她的男人守贞。当我看到你因拚命抵抗而遭中森耀明殴打时，我真是心痛如绞——”他脸色黯淡下来。“我害你受苦了——”夜怜不以为意地笑了。“当情妇只是手段，因为我爱你，目的就是要诱惑你爱上我。”她语重心长道。“一个情妇不应该对她的男人用情，而我对你，却是用情太深。”“什么话？”龙霸天不以为然。“你会是我的妻子啊！妻子难道不应该爱她的丈夫？”“谁要嫁给你？”她一脸反悔。“那是一年前的事了，现在，我才不要结婚呢！”“什么？”龙霸天脸色惨变。“你出尔反尔，你变心了？”“我没有变心。”夜怜驳斥。“只是，天底下的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你看！冈本美贵多可怜啊！如果我结婚，不仅是给我自己一个大束缚，而且我害怕有那么一天，与美贵的下场相同。只因为无法容忍自己爱人的背叛——我还是做情妇好了，虽然背负可怕的诅咒……”她止住不说了。

“唉！谁叫你是一代帝王呢？”龙霸天被她的荒谬论调搞得啼笑皆非，不知

如何是好，她小心呵护道：“这显然是我的错，我无法带给你足够的安全感，所以你胡思乱想，以为我一定有不同的女人——”他有些哭笑不得，试着以另一种角度与她沟通。“那你有没有想过，只要你做了我龙霸天的妻子，不再是情妇，也许，黑家可怕的诅咒就不会发生在你的身上了。”“这——”她偏头想一想。“这……好像也对，可是，我做情妇，绝对会乖乖的不吵不闹，但等我做妻子时，我可能会一天到晚对你大呼小叫、疑神疑鬼，质问你外头有没有午妻，情妇……”她眼中带媚回看他。“怎么办？”“你在拷问我喔！”龙霸天哈哈大笑：“这个嘛——”他眼神突然正经起来：“你也许不知道你自己的魅力，而我却可以肯定，黑夜怜是天底下最独一无二的情妇，除了黑夜怜，我不会在迷恋其他的情妇了。”他真心真意道。

“你……”她满脸喜悦，又惊又喜他的话。

“当这名情妇变成我的妻子时，其实并没有改变多少，这只是名称的问题，你拥有龙霸天的情妇与妻子的双重身分，随你高兴安排使用，只是，你有名有分，所以你可以正大光明独占我，拥有我全部的爱——”“任我为所欲为？”夜怜佯装凶神恶煞的脸。“也对！如果，以后你在外偷腥，被我发现，那我就——”她撇过头。“我就离家出走，让你欲哭无泪！”“使不得啊！我不能没有你，你离开我，我救活不成了——”龙霸天佯装求饶状。

夜怜见他像哈巴狗的摇尾乞怜，她仰头不断地嘲笑他。“这就是一代帝王吗？”龙霸天忙不迭将她压在床上。“敢笑我？我要制止你的狂笑声——”他俯下身，不怀好意地扯去她身上的浴巾，狂吻她胸脯上的樱桃。

嘻笑声迅速转变为嘤哼声，夜怜呻吟道：“你这么快又要——”“因为，我永远要不够你，我永远需要你。我的妻子兼情妇以及曾是我的女儿——”龙霸天诚挚道。

夜怜露出一个笑容。“我很高兴我能满足你，”她风情万种道：“我以后虽然是你的妻子，但是，我依然会像情妇一样，不计一切地引诱我丈夫，让我丈夫不能没有我。”语毕，她起身推他躺在床上，跨坐在他上方，一切，是如此的销魂蚀骨，令人迷醉……

一代帝王终于结婚了。

龙霸天真的实现了诺言，他曾承诺永远不会忘记任何他与夜怜特别重要，且有纪念价值的日子。

新婚之夜。

夜怜被霸天折腾得累到张开眼，她睡得很沈，所以，当霸天轻轻为她穿上一件黑色长外套，将她抱出门时，她根本没知觉。

在车子里，她才稍微清醒过来。她呢喃道：“你要带我去哪里？”“放心。”龙霸天驾着车子，夜怜坐在她另一侧，他略微偏过身子道：“你先睡一觉吧！你太累了。”“我是很累，那完全是因为你——”她嘀咕道，随即闭上双眼，梦周公去了。”她根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不过，当龙霸天宠爱地唤醒她时，夜怜睁开惺忪的双眼，不经意地瞧了四周一眼，她不禁心惊胆颤起来。“老天！我们究竟在哪里？”他们竟在半空中呢！

“你忘记这里是哪里吗？”龙霸天调侃道：“这里是当初你被高挂的摩天轮上——小心，抱紧我，千万别摔下去喔。”夜怜闻言，大惊失色地紧紧搂住龙霸天。“你疯了！今天我们的洞房花烛夜，你为什么带我来游乐园！”

我的天——”“别怕！”龙霸天神色自若道：“其实，我只不过是要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送给我妻子一份礼物罢了。”“礼物？”她一脸不信。“什么礼物？”“嘘！闭上双眼——”龙霸天轻轻合上夜怜的双眸，当一切就绪后，他亲昵道：“你可以张开眼了！”夜怜蓦地张大双眼，当眼前出其不意地出现一片灯火通明的景象时，她不禁尖叫连连：“这——这——”金碧辉煌的游乐园让她看傻眼了。“霸天，霸天……”她太受震撼了。

龙霸天开启游乐园所有的电源开关，这片千顷土地转眼兼变得美仑美奂、金光闪闪，仿佛天堂中的梦幻乐园。

“好美喔！这游乐园好漂亮喔！”夜怜赞不绝口，从游乐园的最顶端——摩天轮上，他们鸟瞰整座乐园，远方有个水池，水中央植了许多粉红色的莲花。“是莲花！”她欣喜若狂：“这里，一定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游乐园！”在灯光、水池的反射下，莲花傲然挺立在水池兼，仿佛他们坚守自己的信仰。

霸天说道：“你喜欢莲花，你知道莲花的花语是什么吗？”夜怜摇摇头。“我只会摺莲花。”她笑得好纯真。

“莲花的花语是——信仰。”龙霸天侃侃而谈，终于道出他心中多年的秘密：“我小的时候，每尝受到兄弟姊妹的讥讽与欺侮时，我就会逃到家里附近的游乐园尽情地发泄。而这里恨的方法，就是尽情的玩耍，那一刻，我仿佛是无忧无虑的小孩，心中的仇恨也消失殆尽，我开始坚信——游乐场绝对是孩童们的快乐天堂。”“盖一座我心目中的‘天堂’——一直是我的理想，这理想，渐渐变成一种坚定的信仰，盲目的信仰，疯狂的信仰：为了达成这个信仰，我变得不择手段，所以，收养你，为了争取到那块土地……”夜怜用指尖抵住霸天的唇，柔声道：“一切都过去了，现在，我已是你的妻子。”“不！我一定要告诉你。”霸天掏心掏肺道：“因为这股坚毅的‘信仰’，让我邂逅你，因为这一直伴着我多年的‘信仰’，让我拥有了你。”他眺望这片费尽心血建造的游乐场，如今，总算是大功告成了。“今夜十二点，就当作为游乐场的开幕典礼吧！以后的每一年，游乐场的开幕纪念日与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同一天，你觉得如何？”“棒透了！”夜怜完全赞成。“这会是个最特殊的日子。”她像小女孩似的手舞足蹈。

“谢谢你，霸天！”“所以，我必须送你一样礼物，以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他从怀中取出一个丝绒方盒，递给夜怜。“打开它吧！”夜怜满腹好奇地盯着小方盒。“这是什么？”她挑起秀眉，盒盖一掀——她立刻惊呼出声。

这是一支用黄金铸成的纯金钥匙。

“这是游乐园的大门钥匙。”霸天温柔道。“现在，这个游乐场的主人是你了！我将游乐场整个送给你。”“什么？”夜怜诧异万分。“你真的要送我？为什么？”“因为，我爱你啊！”龙霸天不以为意地笑道。

“就这么简单？”她握紧手中的钥匙笑道：“你这样会把我宠坏，我突然变得很富有，变得阔气——”“你本来就可以算是世界女性中的首富了，在人们以为我死亡后，已将我名下所有的财产交还我父母，现在，我又把它们全数登记在你名下，你不成为世界女性首富也难。”龙霸天释然笑道。

夜怜悸动不已。“我不懂。”她叫嚷道：“你根本没死，为什么不把财产要回去呢？你这样，根本是一无所有——”她嘟着唇。

“这就是我的本意——”龙霸天搂着夜怜道：“我要让你相信我的真心及对你永远不变的爱，在我龙霸天已是穷光蛋后，绝对不会有其他女人对我有

兴趣，我也没钱再去寻花问柳了，所以，这辈子，你对我大可放一百个心，反而是我，要处处担心你会不会给我戴绿帽子。”他故意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怎么办呢？老婆？”夜怜眼中泛着泪光，她有丝哽咽道：“你很傻，知道吗？”她柔情蜜意地爱抚他英俊的面庞。

“也许吧！”龙霸天审视怀中的爱妻。“但是——”他无怨无悔道。“因为我爱你，所以值得。”这就是一代帝王——他的承诺。

他的真心。

他的真爱。

夜怜献上她的芳唇，然后胡乱叫道：“现在，我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女帝王了，而你，则是女帝王的面首……哈哈！多有趣的搭配啊！”他们深情相拥，注视这最美丽的游乐园，也许，再过不了几年——会有许多“小霸天”在这无忧无虑的天地间嬉戏、玩乐……黑夜怜，黑家十位子孙中的一位，曾经被误认为是名智障儿，尔后，十六岁变成帝王的情妇、十七岁嫁给了一代帝王龙霸天，现在，又是世界女性首富——她堪称最传奇的人物。

而黑家第二位子孙黑夜蝶呢？“诅咒”会不会尾随她呢？在一个月黑风高、寒流来袭的夜晚，一位“股神至尊”捡到了她……请期待“黑情妇传说十之二”——至尊的情妇。

全书完

